

## 序章 远方，或是未来。

小女孩抱着膝盖，呆呆地躲在岩石的后方。

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火光划破了漆黑静谧的夜色，村庄在烈焰中燃烧着，线条随着炽热的空气变得扭曲，渐渐化作迷离的幻影，像是要朝着远方飞去一般，离女孩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后再也无法捉住。终于，最后的一点幻影也飞散了，火光渐渐平息下来，留下死灰色的静寂。

一切都毁了……没有了村边流淌的小河，没有了树林中盛放的不知名的小野花，没有了母亲在夜晚降临后温柔的歌声。耳边最后剩下的声音，只是灰烬中的噼啪的细微的挣扎，和似有似无的、村中人们死去时声嘶力竭地叫喊。但是她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呆呆地躲在岩石的后面，连喊叫声都被恐惧遏止在喉咙里，只能看着，看到双眼变为同火光一样的红亮，然后也同火光一般渐渐凋谢了光芒。

良久，她慢慢地站起身，在黑夜中痛哭起来，哭声在村庄的废墟上绽放，飘向四方，回荡在夜色里，但是，再也没有人回应她了。

千年之交，北狄、西凉之兵联合进犯中原，天下大乱，群贼四起，烧杀抢掠之事遍及九州大地，中原彻底淹没在刀剑火光之中。这里只是接近北方荒原的偏僻的村落，路过的北狄的铁骑，只是路过这里，顺便留下了火焰和死亡。这样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如今天下，除开沿海的偏僻之地和北方的不知名的净土，全都在战火中风雨飘摇。一切都像是千年之前大战的重演。少女能做的，只有把自己小心地藏好，离那些杀人的恶魔远一点，珍惜幸运女神赐予自己的得以继续的生命的生命的机会。活下去，活下去，在这个时代，这对于平民百姓而言，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后要怎么才能活下去？她还不知道。可以容身的地方，已经没有了。无论如何选择，剩下的，也只能是流浪。

流浪。没有目的，不知道要去哪里，只是流浪，只是为了活下去，就已经竭尽了全力。她开始了全新的流浪生活，从这一片荒地上流向下一片荒地，寻找每一点点可以吃的东西，在废墟中过夜，靠着森林的河流清洁身体，她渐渐有了同伴，一起流浪的同伴，彼此相依为命。岁月就这样渐渐流过，她从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变为了十五六岁的少女了。一切都是这样无味地继续着，她不知道自己哪天就会死掉，但是那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就像是多年前的噩梦。那个她无法忘却的深夜，她总会一次次梦见，梦见自己跪坐在废墟上哭着哭着，渐渐听不见自己的哭声，死去的父母姐妹和那些熟识的村名渐渐从黑暗中浮现出身影，围绕着她，默默地凝视。她看不清他们的脸……他们到底是怀着怎样的表情？愤怒、悲伤、或是同情怜悯？不知道，看不清，她很害怕看清，害怕看见他们……那个噩梦般的夜里，她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人，活下来的理由是自己跑到村外去偷玩……然后她就只能躲在岩石后看着一切在火焰之中燃烧。讨厌这样的自己，什么都做不到，连一点反抗的勇气都没有，被恐惧死死地扼住了咽喉……自己能做的，只是看着幸福的东西从指尖一点点流逝。

那是个可怕的噩梦，她害怕有一天那个噩梦会再次追上自己，来继续多年前的恐惧。

但是，噩梦真的再次追上了她。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明明……明明自己，只是出去打晚上用的水……可等着她回来的，是遍地的同伴的尸体。血液飞溅满四周的墙壁，浓重的腥味散在空气里，似乎还可以听见刚刚离去的铁骑的嘶鸣声。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平民的生命就是如此的低贱，可以随意被夺走？为什么平民的幸福就是如此的脆弱，可以轻易被摧毁？连最后的一点点平稳的日子都不留下，这究竟是一个怎样无情的世界！

她无力地瘫倒在地上，连哭出声的力气都没有了。

多年前的感觉再次追上了她。那样的无力，看着自己的东西被一点点夺取却没有阻止的办法。伴随着无力感汹涌而来的，还有希望彻底失却后的空虚和迷茫。就算这一次自己又侥幸活了下来，这样苟且偷生的日子，究竟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难道自己就这样继续流浪下去？那样，为何不直接让骑兵的长矛贯穿这胸膛，何苦还要留下这空虚的躯壳？

无数汹涌的情感在内心里交织，冲刷着内心本就脆弱的屏障，但随着夜色渐渐变深，还是慢慢安静下来了。霎时间汹涌的激流过去后，剩下的缓慢地流淌着的，就只有悲伤，无尽的悲伤。必须做些什么，无论是什么，只有做些什么，才能稍稍掩盖一下此刻内心的悲伤，否则，就将被这无尽的悲伤吞没了。她慢慢起身，捡起废弃在路边的早已生锈的农具，试图用那木柄都已腐朽的铲子在地上费力地掘开一个坑，时而是铲，时而是用双手，等到双手都全是血痕时，终于掘出了一个浅浅的坑洞。再轻轻地把同伴们放在坑里，平躺着，似乎这样就会好受一点，然后用土浅浅地掩埋了。松开铲子，在路边折下一朵无名的花，插在土堆的上面。其实似乎应该立个碑的，可是写什么呢？他们这些人，从来没有过活下去的价值，连到死时，可以写的东西都一点没有。只能这样了吧，插上一束花，等到再下一个季节，可以开出新生的希望。

白色的野花在黑暗中仍勉强可以看见。她跪在草草落成的墓前，同多年前那个夜晚一般，哭泣起来。等到悲伤的泪水都已流尽，再也哭不出声来，她转而开始歌唱。一曲离歌，是她在这些年的流离中听着和她一样的流民的凄苦歌唱时学会的。那曲调很简单很平静，但最难以模仿的，是透出的悲意苍凉。现在她唱起来如此自然，歌声飘散到原野之中，白色的花瓣随之轻轻摇曳着，安静的夜里，歌声的河流向远方的世界。

有人听到了这歌声。那是怎样的歌声呢？悲伤，这个时代里最常见的悲伤。流离失所，骨肉分离……如今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了吗？骑着马的黑衣男子微微地叹了口气。就算神明打到了恶魔，人心也仍会把这世界糟蹋得一塌糊涂。隔着茫茫的夜，他高声呼喊起来，向着远方歌唱的少女，大声说道：

“少女啊！如果你觉得悲伤，觉得彷徨，觉不到希望，那么，向北去吧。越过北方的荒原，穿过北方的雪山，那里是云荒，是未经污染的净土。去吧，停下你的绝望和悲伤，带着希望的种子，让着种子在那片土地上盛开。”

然后他继续踏马而去，向着中原的刀光剑影。似乎，可以听见远去的他发出的隐隐的叹息声。

北方？云荒？那会是怎样的世界呢？听起来似乎很遥远，要走很长很长的路。那里，不会有和中原一样的花儿与河流，一样碧蓝的天空？会不会没有战乱，没有烧杀抢掠？她轻轻地抬起头，望向北方。仍是极深极浓的夜色，什么都看不清，但是突然稍微有了一点点力气，一点点冲动，想要去北方，飞奔向那遥远的净土，离这人间地狱远一点，再远一点。她轻轻闭上双眼，回想自己并不漫长的过去的岁月。

那岁月很乏味很寂寞，只有生命的前七年还带着些许温暖的味道，那是还和母亲父亲一起生活在村中的时候。那时无忧无虑的自己什么都不懂，不懂这世界的残酷，不懂世界的无情。只是现在，很怀念母亲的歌谣和河边的野花……流浪的岁月是那么孤独乏味，陪伴的只有悲伤和仇恨，还有深深的无力感。好不容易结识了相依为命的同伴，却又被无情地夺走。

母亲，父亲，朋友，伙伴……他们的身影一个接一个出现在心底。大家，我打算要离开了……很对不起，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所以这样的孤独，就是对我的惩罚吗？真的很抱歉不能带着大家离开这里，但只有这一次，我想用我自己的力量，去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所以，再见了大家。我要启程了，去往北方的世界。

愿那里的世界没有战乱，有精灵歌唱着舞蹈着送来祝福。

愿天堂的世界没有痛苦，有天使飞舞着吟唱着带来安详。

她站起身，凝视着北方。接下来，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也许在半路就会死掉，或是被路过的军队杀死，或是在雪山中失足跌下悬崖，或是在荒原之中被生生饿死，但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她早就该走向死亡了，能活到如今本就是侥幸之极的事情。

所以，她迈开了自己的步伐。

在远方等着我，未来。

## 第一章 濡雪的少女

往北方走去，第一个要穿越的地方是北荒。位于北方的荒原，接邻北获的土地，但是远比那里要荒凉的多。这里接邻北方的雪山，又在大陆内侧，干燥寒冷异常。时而会有大风刮过，如刀割般在脸上开出小小的血口，四周的土地也非常贫瘠，只生长着杂乱的低矮的野草。

少女立足在荒原的起点处，身后是刚刚逃离的中原的河山。再向前去，就彻底离开已知的有人烟的世界了，荒原之中能遇到的，最多也只是流浪的牧民而已，甚至连汲取水分都是问题。自己该怎么办呢？她有些惆怅，默默地站着。

“喂，那边的小姑娘！你也是要去云荒吗？”

她有些惊讶地看过去，一个大汉带着一队像是流民的人，正在荒原的边上整顿行李，像是准备穿越荒原。

“是的。你们是？”

“你也是听了云荒的传说吧？那个神秘的黑衣男子，自称什么神的使者，说雪山的那边有叫做云荒的土地，没有战火的侵扰，和平而安详。哎，要是在和平年代，谁会相信这样的鬼话。可是如今这世道，真是让人活不下去啊。我们这些人，老弱病残都有，都是在战乱中家园被毁的流民，现如今都没了活路，盘算着大家一起，去雪山的那边看看，反正都是个死，不如在死前，做点多少有些希望的事。”

“我可以加入你们吗？我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

“那你能为我们做些什么？”

少女沉默了片刻，缓缓开口。“我会唱歌……要是走累了，我可以唱歌给大家听。”

大汉看着她，半晌，点了点头，“行吧，反正目前我们的食物和水还很充足，多带一个人不算什么。好好休息一下，明天黎明之前就要动身了。”

一大群人行走在荒原之中。大家都是同样经历，家园被毁，和至亲失散甚至天人永隔，为了那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向着北方去。天色渐渐暗下来，四周的景物不曾有丝毫的变化，看久了实在是让人觉得乏困。大队人马就地扎营生火，锅中的水翻滚着，食物在里面跳出诱人的曲线，大家围绕着坐下，等待着开锅。

“你们说，真的有云荒吗？如果有，到底是什么样子？”突然有人开口问道。

“谁知道呢？那边的世界，从来没有人去过。不过，如果真的有，北方的土地，也一定很寒冷吧。说不定，比荒原还要难熬。”有人有些丧气地说。连日的奔波，大家都有些疲惫，有些丧气在所难免。大家都有些沉默。

“不，那里不会冷的。我曾经听人说过，云荒接邻着大海，接邻着大海的地方很温暖的，就像中原东南那里一样，四季湿润，土地肥沃，大家可以一起平静地生活下去。”少女开口说道，她的眼里带着期待的光，望着远方的雪山。“那里会有鲜花，会有河流，会有森林，也许还会有人鱼和精灵……大家别放弃啊，路还很长，我们都要走下去才行。”

“喂，小姑娘，给大家唱首歌打打气吧。”领队的大汉开口了。“我们大家，可都是看着你这鲜花一样的小姑娘，才有了继续走下去的热情啊。”

于是少女开口歌唱起来，唱的是一首欢快热烈的曲子，火边的人们也拍着手跟随着节拍轻轻晃动，大家也都开口唱起来，一时间，夜幕降临地荒原上，围绕着仅有的一点点光亮，人们载歌载舞，锅中的食物快要熟透了，蒸腾的热气弥漫在人群中，宛若一场欢快的梦境，梦里的任梦都在等待着远方和未来。

大队的人马继续向前进去，累了就原地休息，半个月过去，雪山的轮廓已经清晰地可以看见了。领队下了休息的要求，即将进入雪山，危险四处潜藏，需要所有人都有最好的精神状态，避免出现各种难防的意外。等到第二天，再正式向雪山迈进。

太阳渐渐落下，白色的雪山在太阳光辉的照耀下泛着光，像是一个晶莹灿烂的幻梦。大汉渐渐远离了人群，立在可以看到雪山的最远的地方，啃着手里的大饼，想着这些日子来的事和接下去要面对的事。最重要的两点，食物和水，以及雪山之中潜藏的危险。本来的食物和水应该是足够的，但是这几日连续原地休息，反倒有些吃紧了，何况进了雪山，还需要更多的食物和水以防不测另外就是雪山之中各种可怕的陷阱，冰窟，雪崩，风暴……难以想象，自己带着这个队伍里的老弱病残，怎样才能翻越这座可怕的雪山。只能舍弃一些人了，必须舍弃一些人。老人和残疾的人，除了最必要的几个以外，都只能舍弃掉。那个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的少女，当时也只是一时兴起带上了她，虽然一路过来，正是有了她才让行程变得稍微有了些乐趣，不过等到进了雪山，也只能放弃她了。

就这样随便放弃一路走过来的同伴，真是残酷啊……他咬下最后一块大饼，默默地想着。但是，还有什么办法呢？如今这世道，容不得半点的仁慈，否则，只会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神啊，宽恕我们的罪孽吧。不，我不祈求宽恕和原谅，这个世界的人，都该一起下地狱。

太阳此时已彻底落入地平线一下，荒原上只剩下些微昏黄。

少女从冰冷的雪洞中醒来，稍稍活动了一下身子，想要寻找同伴的身影，但是一个人都没有，地上还残留着昨夜生火的痕迹，但是四周的包裹和人都不见了，只剩下她一个。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向洞外走去，洞外接邻就是雪崖。然后她看见了，崖边散落在地上的队伍里老人的衣服的残片。她明白了，他们被放弃了，也许是食物和水不够了，也许是怕他们成为累赘，或者什么别的缘故。只是，为何将其他人推下悬崖，只单单留她一个人自生自灭？是在感谢这些天来她为他们唱的歌吗？真是仁慈啊。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重新靠着雪壁坐下，想着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

其实，她早就料到可能会出现如今的局面了，队伍原地休息了超过预计的天数，食物和水当然会吃紧。雪山之中，水还不算是大问题，可是食物又该往哪里去找？这冰天雪地里，怕是连找到一个活物都是问题。身上仅存的食物，只够撑到明天了。望向高高的雪山，要想从这里活着出去，只有一个办法，往最低矮的雪峰去，翻过那里的话，大概明天傍晚就可以做到。但是，那里，并不是云荒的方向。那里是哪儿？翻过雪山，向东是云荒，向西去又是哪里？完全不知道，连与之相关的传说都知之甚少。

但是，自己如今已经只剩下这一条路可以走了，再无其他的选择。穿过茫茫的雪山，避开重重的陷阱，去一个自己闻所未闻的地方，和自己的梦想和希望隔得越来越远……

自己是第多少次经历这样的事情了？她都快麻木了，连哭都不想哭，只是轻轻叹了口气。那就迈开步伐吧，无论那里是哪里，也是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

雪山之中又刮起了风，夹杂着碎冰和细雪，在她细嫩的少女的肌肤上隔开一道道细碎的小口，极低的气温又把伤口瞬间凝结住，血液来不及渗出脸颊就被冻住了。满脸细碎的伤口，她只能裹紧身上的衣物，继续朝着低矮的雪峰走去。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至少夜晚降临之

前，要到达临近山脉顶端的位置，只有这样，食物才勉强足够支撑她翻过雪山。这一步踏下去，感到寒冷；这一步踏下去，感到痛苦；这一步踏下去，没有知觉。于是，一步，一步，一步……渐渐连风声都听不见了，但是她终于到达了，到达了临近顶端的地方。四周到处都是雪洞，想来千年之前，这里是否也曾有生灵居住？不然，如此之多的洞窟又是从何而来？那时的雪山，应该并不像现在这样寒冷……那是的中原，也定然不是现在的模样……

她轻轻摇头，驱散开心中的杂念。不能想太多，在这样的地方，想太多的后果，只有死亡。自己能做的只是好好找个雪洞，安安静静地度过今天的夜晚，明天就翻过山去。

她迈步走进一个雪洞。

没有了队伍里的火源，这寒冷的夜晚只能靠着衣物和体温硬撑。干脆别睡着了，万一这样睡过去，就再也醒不过了呢？就这样靠着墙壁，坐着休息吧，哪怕有什么危险，也可以立刻逃跑。嗯，就这样，不睡着。

她睁着眼，在雪洞里静坐着。夜晚的雪山，远比荒原的黑夜更加黑暗而可怕。荒原的夜晚，至少可以在天际线处，看见天空隐隐的轮廓，还有偶尔出现的星星和月亮。可雪山的黑夜，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夜晚也在肆虐的风暴彻底遮住了天中传来的光线。何况她还是坐在雪洞中，睁眼和闭眼，实在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但是还是要争着眼，不能闭上。她害怕闭上眼睛，害怕就这样睡过去再也醒不来，更害怕，自己一旦闭上眼睛，就会看到死去的母亲、父亲、同伴……那是她永远的痛楚，是她失掉的幸福，她如今正在自己寻求幸福的路上，要是再看见那些破碎的东西，害怕自己最后的一点点勇气都会随之消散殆尽，再也走不出这雪山。

她抬头望向雪洞的顶部，依然是黑暗一片，什么都没有。对啊，这里是山洞里面，又怎么可能看见星星和月亮呢？星星和，月亮。那是给在黑夜里流浪的人，带去安慰的唯一的東西啊。如今，连着最后的一点希望和慰藉都不给我吗？

但是我不會害怕，不会忙了。自己的希望就要自己去抓住，如果只是靠着别人的施舍，就算是能勉强好过一下，也会像如今的自己一般，被无情地丢棄在雪山的深处，一个人面对寒冷的黑夜。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自己是不是该如此发问呢？问这苍天，为何世道如此这般？问这苍天，那些人怎能如此无情？

但她不想问，问了也得不到答案，得到的只是感觉自己无力做到什么。这些都不是能改变的事情，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稍微挣扎一下而已。

可就算是沟里的虫子，也会有变成蝴蝶的幻梦啊……

天应该快亮了吧？那就动身吧，向雪山那边走去。有些害怕，毕竟不知道那边到底是在哪里，但还是只能继续走去，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不对，也不能慢慢地走，要快点，再快一点，在食物耗尽之前，走下这片雪山。

一步，又一步，不能停下。她渐渐有了力气了，随着气温的回升，步伐更加稳健起来，一点点向着顶部推进着。

终于，到达了顶端，甚至还只是清晨，就踏上了这里。

清晨的阳光照射在雪山之上，金光灿烂的雪峰峰顶，是如此的美丽动人，盈满了圣洁的光辉，宛若天使降下的祝福。天空是那么蓝，不如蓝宝石那般深邃，但是悠远，能容下一切最美好的期盼。当她站上山脉的顶端，回头望向从东方升起的太阳时，一切忽然都蕴满了金色的希望。这里已经和中原隔得很远很远了，远到那些凶神恶煞的骑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次追赶上她。一切都在这阳光的照耀下充满了新生的感觉，这一切都给她以最美好的期待，如果雪山之下，就是有着河流于鲜花的土地，那该多么美好，自己的噩梦就终于可以结束……朝阳，一切都像是新生的朝阳。

她重新转过身，看向雪山那边的、她即将前往的世界。然后，还是叹了口气。其实她也知道，刚才自己的期待大多是要破灭的，她并不是一点有关那边的传说都没有听到过。千年之前，神族与魔族在极北之地交战，战于荒原之上。如果真是极北之地的荒原，那必不可能是指的北荒，只能是和云荒同在雪山之北的地方。所以，从这里下去，大概见到的，也还是一片荒原。但还有其他的选择了吗？没有了，就算真的是荒原吧，也好过现在的中原，说不定，还是能够找到活下去的办法。

她怀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越过了山顶，开始向那边走去。前面的雪风还是太大了，以至于看不清山下的任何东西。下山的路远比上山可怕，上山的时候，只需要看着山顶，避开周围的陷阱危险，其它什么都不想，就可以走下去。可是下山的时候，会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不知道山脚哪里才有生命的可能，看着四周的悬崖，害怕自己会坠落下去。

还有最后的一线希望，不能放弃。继续走，继续走，虽然不知道到底该往哪里走，但是只要是慢慢地往下走，总归是不会有错的。

这边也是向下，那边也是向下，都是茫茫的白雪，我到底该走向哪边？

这四周的道路，都是错综复杂，浸没在远处的风暴之中，根本看不清前方的样子，我到底该选哪一条？

完全不知道，连一个选择判断的标准都没有，只能胡乱选一条继续走下去。因为不能停下，一旦在太阳落山之前没能走出这雪山找到新的食物，就只有死亡的结局。

然后，她彻底地迷失在了这群山之中。已然走到了半山腰的位置，可是彻底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被白雪风暴所围绕，天空之中高悬的太阳都看不真切。

我该往哪里走！该往哪里去！愤怒突然澎湃了她的胸膛，她很想朝着雪山大喊，却又害怕着雪崩的到来，最后静静地颓然倚在雪壁上。

哪里都不是，哪里都不是。没有故乡的彷徨旅人呵，这样的迷茫何时才是个尽头啊！我要前往的地方，也只有仅存的丝毫的希望。

抬头望向天空，只是一片白茫茫的光景。大概已经接近正午时分了吧，雪山的太阳本就落得很早，在这样耽误下去，不可能走得出去的。只能动起来，继续向下走。

她咬着牙齿强撑着继续走下去，食物在早上已经耗尽，中午已没有了可以补充热量的来源。但是没有其它办法了，只能这样下去，只能。

风雪渐渐更大了起来，像是炽热的阳光也给它们带来了新的活力一般。山间的风咆哮着冲撞，她本脆弱的身躯快要站不稳一般，几乎要被撞下悬崖，用手死死抓住一旁的冰柱才勉强站稳。大片大片的雪花都舞蹈起来，她正对着的是两山之间的高空，雪花就在里面成群地舞蹈着跳跃着，跳出狂暴原始的姿态，风声呼啸着，像是对迷失的人无情地嘲弄。

下山，下山。必须赶快，赶在天黑之前。

意识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了，快要什么都看不清了，风雪太大，快要迷了她的双眼。她奋力咬开自己的舌尖，鲜红的血液奔流在口腔之中，剧痛和血腥味一起疯狂刺激着神经，她几乎快要晕厥过去，但是还是迅速靠住自己的身躯。只有这样了，没有食物的寒冷之地，勉强保持清醒的最后的办法了。快要黔驴技穷了，已经再想不到更多活下去的办法了，快走吧，走得再快一点。不用等到天黑了，再这样下去，肆虐的暴风雪就会要了她的命。没有路，前往更下方的路已经找不到了。怎么办？怎么办？那就跳下去吧，看准一个不算太高的地方，慢慢往下跳，反正这是松软的雪地，应该不至于受太大的冲击。

她紧紧地闭上眼，站立在看准的岩石上，向下跳去。

半空之中，少女的大衣被风吹起，张成一朵欲放的鲜花，但还没能开放，就摔在了雪地之上，凋谢成残破的花瓣。

好痛，好痛！好冷……但是，这样却反而保持了清醒。还有路吗？如果找不到路的话，是不是又只能这样跳下去？她慢慢起身，想要寻找向下的道路，但是，仍然找不到，仍然只看见漫天的风雪。

那就再往下跳吧，再往下跳……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向下跳去，紧咬住牙关，紧闭上双眼，别害怕疼痛，那是保持清醒的唯一办法……

就这样，一个紧紧十五六岁的少女，一点点向山下挪动着。摔了太多次，已经快要站不起来了，到最后，甚至只能靠着蠕动到崖边，再找准低一些的地方，再滚下去，再滚下去……

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听不见暴风雪的嘲弄，听不见自己是否因为痛楚而大声呼喊。

但是还是只能向下滚去，不可以停下来……自己在哪里了？是否快要到达山脚了？她不知道。但是，还是只能滚下去，慢慢挪动着滚下去……

然后，她停在了这处高崖之前。

这里的暴风雪，已经很小很小了，可以看清下面一段距离的东西了。是的，下面，已经没有悬崖了，都是近乎平原的地形。想必，自己已经到达山脚了，这里就是最后的一处悬崖。

可是，为什么这里的悬崖忽然变得这么高？这样的高度，自己本就已经残破不堪的身躯落下去，真的还能够再次醒过来吗？

可是，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就算不滚下去，也只能是死路一条啊……

她挣扎着在崖边挪动试图找到一个低一点的地方，好摔得稍微轻一点。可是都是那么高，无论挪动到哪里，都是那么那么的高，高到令她害怕……

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在犹豫下去了。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留给她犹豫下去了。这样下去只能是死亡。那么，就在这里吧，管它到底多么高，只要闭上自己的眼睛，什么都不去想，然后，坠落……

这次，那大衣张成的花朵终于有了足够的时间盛放开去，开出最最完美的形状，然后跌落，凋谢，再也不动弹了。

夜幕悄然降临。太阳快要收走最后一缕光线时少女缓缓醒来，身上依然隐隐作痛，但是已经可以勉强站起来。她慢慢起身向山外走去。终于到达了，在夜晚降临之前离开了雪山，带着满身的伤，和空空如也的腹，干裂出血口的嘴唇。在地上胡乱抹了一把雪塞进嘴里，蹒跚走向远方的世界。那里，究竟有什么呢？两侧的山壁缓缓靠拢，又在尽头处停下，这里似乎是一处类似山谷的地方。两侧的山峰太高，看不清天空中的情况。很快，再向前一点，再向前一点，就可以离开雪山了，那外面，到底是什么？……

终于，她从峡谷中走出，踏上了原野。

此刻，漫天的星光洒落在她的身上，她从未曾见过如此多而繁复的星，密密麻麻的点缀着夜空的每一个角落，此刻全都凝视着她，把来自亿万年前光投注在她的身上，像是欢迎这片死寂了千年的原野迎来的第一位旅客。

星光的照耀之下，她慢慢向四周看去。

雪。

仍是茫茫的雪。

她甚至可以感受到，从地底深处透出的刺骨的寒意。恐怕，这里的雪，甚至比雪山上还要厚。

原来，雪山的另一边，是无尽绵延的雪原，没有生命的死寂雪原。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在雪山之中可以听见的暴风雪的呼啸在这里也不存在，她甚至突然有些怀念那呼啸声。

一切都是死寂般的安静，星光的背后隐秘着持续亿万年的孤独……

她感到这样无力，从未曾有过的无力。她太渺小了，全是茫茫的雪，那孤独的感觉已经快要使她沉溺了。

幸福？

真是可笑，到最后压垮自己的，是孤独.....

她瘫倒在这片雪原之上，任由寒意和即将来临的死亡侵袭自己的身体。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做不了，她现在无比理解那些星光后隐藏的孤独，因为现在的她是那样孤独，茫茫的雪原里，星光下，仅有她一个人。

其实还是很美的，这生命的最后的时刻.....至少，从未曾见过这般的美景，就算这景色实在是太过孤独.....

她忽然很想唱一首歌，唱一首最最动听的离歌，告别这个世界。

歌声游荡在原野上，在凄冷的星光中消融，渐渐小了，渐渐消逝了。

然后，原野重归于平静，忽有细细的雪慢慢落下，一点点快要覆盖了她的身躯。

这样的死亡真是讨厌，那么孤单.....

漫天的星星仍只是默默地照耀着，绵延无尽的雪原之中，落成了一个小小的凸起。那就是这平寂千年的雪原上，最最引人瞩目的东西了。

离歌的余韵似乎仍然在星光中游荡，久久没有散去，给荒原的孤独中浸染了悲伤的味道。孤独，悲伤.....

默默地照耀着的星星也渐渐黯淡下去，雪越来越大，乌云遮住了天空，渐渐全是黑暗。

于是，褪去星光后，就只剩下了孤独与悲伤。

西贡小姐

千层的雪下，寒冷的冰下，是一个空荡荡的洞。洞壁皆是寒冰凝结而成，像是镜子一般，所有的镜子都朝着洞穴的中央，安静地映照出千万个素白色的人影。

好像，这样，就可以让那个少女不那么孤独一点似的。

是谁？是谁扰乱了这片荒原的宁静？

四周似乎传来了遥远的歌声，夹杂着悲伤和孤独，细微近乎不可闻，却在心底的伤口上深深地映刻下新的痕迹。那么孤独悲伤，是看见了这片原野上孤独的星空呢？还是，只是把原本心中的星空投影在了这片素白得可以当作画布的雪原之上？

不管怎样，可以感受到，这片原野千年的沉寂被打破，有人踏上了这片隔绝世外的土地。

那会是谁呢？她从哪里来，是要去做什么？外面的世界，现在是什么样子？

有太多太多的问题想问了。千年的时间里，没有可以言语的人，在孤独的时候，只能看着冰里自己的倒影喃喃自语。那个人.....能不能，和我说话？告诉我，告诉我，外面的世界，已经是什么样子了？我又有多久，才能等到我的救赎呢？

临近晨曦的荒原上，风雪凝结，渐渐化出一位少女的身影。一身素白的厚重的皮毛大衣包裹着全身，她轻轻跑向雪原边上小小的凸起。

那个远道而来的人就在里面吧？应该是的，所以我要挖开这堆雪。那么冷.....在向下一点，快了，马上就可以看见她了。啊。这双已被冻得发僵的手.....这身破败不堪的红色大.....这张布满血痕的柔嫩的脸.....

她终于彻底挖开了倒在雪中少女身周的积雪。雪上静静地躺着她几近残破的身躯，四处可见伤痕，还有因摔打而造成的淤青。她是经历了怎样的险阻，才到这里来的呢？又是为了什么，才到这里来的呢？留下这样一身的伤，脸上还残留着最后的痛苦悲伤的表情。那表情



被风雪凝结在了脸上，像是封冻冰里的沉寂的孤独与悲伤，棱角分明，尖锐刺骨。你又是为何如此悲伤，如此孤独？她在想说的话越来越多，心底燃起了火似的焦灼。

少女将埋在雪中的人慢慢扶起，轻轻地让她靠在自己的怀里。

这样她就会感到一点温暖吗？我想大概不行吧，我的身躯中，还是一样的冰冷……该怎样才能让她醒过来？她还没有死吧？还能感受到微弱的最后一丝心跳。那么，也许，自己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可以试着救救她……

少女开始吟唱，唱起千年之前的古老的歌谣，来自那遥远的神域的歌谣。

曾经，有谁曾对我说过，只要唱起这首歌，一切的病痛死亡都会远去，这是属于神的歌谣……

但是，就算已在冰下把这歌唱得熟练无比，也从来没有人让我能够唱起这首歌谣。

现在终于能够……不知，这首古老的歌谣，能否拂去你脸上的悲伤？

雪原之上，绽放出圣洁的光辉。四周的雪中涌出茫茫的白色的光点，幻化作漫天洁白的羽毛，一根根飘落在少女的身上，消失在胸口，在不留下任何痕迹。她继续歌唱，羽毛越来越多，像是下起了新的大雪一般翻飞在空中，飘跃着跳动着环绕着她们，像是天使在跳着舞唱出新生的祝福。

好暖……好暖……我这是在哪里？是死后的世界吗？

好刺眼的光啊……身周都充满了力量……死后的世界，会这样地美妙吗？

少女睁开双眼，慢慢地坐起，看见了坐在她对面的，轻轻凝视着她的另一位少女。素白的厚重大衣，一对清冷如冰般的蓝色眼眸，闪烁着星星般的光泽，精致得绝非人力所能雕刻的脸颊。还有，一袭同样是白色的长发。她的神色似乎很平淡，又似乎透着一点焦急，刚刚睁开的双眼太过迷糊，看不真切。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我还活着？”

脱口而出三个问题，接着，不禁为自己竟然如此充满活力感到惊讶起来。

“嗯，看起来你精神很好哦。当然还活着，活得好好的哦。”

“是你救了我？”

“嗯，大概算是吧。”

“谢谢……你也是路过的人吗？不过，在这样的地方，怎么还会有人呢？”

白发少女轻轻地笑起来，“你不也是路过的人吗。对我而言，你可是像鬼一般地出现哦。埋在那么深的雪里。”

她轻轻停顿了片刻，又接着开口，“我也是从这里路过的。”

“那么，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她有些犹豫，不知该怎么继续开口。

自己该怎么回答她？是告诉她自己其实并非路过，而是在此处早已驻留千年？那样会吓到她的吧？不能告诉她。可是又该如何编制一个足够完美的谎言？自己对这个世界，真是了解得太少太少了。自降生而起，便被留在这片荒原之上，仅有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也是在千年之前的早已过时的东西。这个眼前的少女，大概是来自山那边的世界……但是，在我的认知里，那里还只是一片未曾经众神开化的洪荒之地……过去的千年，已经发生了太

多的事,自己能够求助的对象,也只有眼前的少女了。只能编制一个拙劣的谎言了吧?要是远离她的世界,她的世界未曾触及的角落.....

“我来自西方遥远的大漠,曾是,魔国的属民。近年来的魔国战乱连连,民不聊生,所以我就逃难出来了。”

魔国?听到这个词的少女微微地向后缩了缩。

“别害怕啦,只是普通的国家,恰好被叫了这么个名字而已。没有太多异常的事情。”

“那,你的家人呢?同行的伙伴呢?没有其他人,没有足够的食物和水,很难走出这里吧。”

“途中走散了。食物和水其实不算是个大问题,魔国的人,有着可以将白雪化作食物的神奇力量哦。”

她的眸子里,奇异的色彩流转,盯着面前的少女。漆黑的长发,配上红色的大衣,在雪中简直是燃烧的一团火焰。碎冰刮出的血痕已经褪去,剩下一张似乎饱经风霜却又蕴含着少女稚嫩的脸庞。真是矛盾的存在.....要经历怎样的过去,才能拥有这样的脸庞?真是叫人心疼。不过,自己也该问出自己心中的疑惑了。

“你又是从哪里来的?”

“我和你一样,也是逃避战乱。”少女轻轻开口回答她,脸上似乎有些落寞。“南方的中原,这几十年来,因为北方和西方势力的入侵,加上朝中有野心的人太多,同样是战火连天,大家都没了活路,才想着一起逃出来,逃到北边。我们听说了北方有个叫做云荒的地方,像是世外桃源一般,没有战火侵扰。要是可以到那里的话,大家也许就能够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了。”

“可是,我的同伴在翻越雪山的时候,放弃了我。大概是觉得带着我这样的小女孩翻越雪山,是在是个累赘。何况,也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和水。所以,我没有了足够的物资,想着只能尽快离开雪山,就走了最快下山又不返回山那边荒原的路。谁知,这里也还是一片茫茫的雪原。”

“你的家人们呢?”

话一出口,少女自觉失言。

“不,对不起。”

“没什么,很久以前的事了。”

黑发少女仍只是平静的回答,眼神飘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本来,想着要是下了山,就是云荒一样温暖而遍地生命的地方该多好.....其实我也真傻,就算下了山,也不过是在雪山的四周,哪里有什么温暖的去处。只是死前的一厢情愿罢了。”

“所以,真的很谢谢你救了我。”

少女微微地躬了躬身。

“没事没事,别在意。看到路边倒下的可爱少女,谁都不会坐视不管的哦。”她轻笑着回答道。

“是啊,这里也还是一片茫茫的雪原。不过别再担心食物和水了,跟着我,我可是有着将白雪变作食物的神奇本领哦。”白发少女挂上了坏坏的微笑,“就跟着我一起走怎么样?我也是要去云荒。云荒那个好地方,可是真实存在的哦,我们魔国还有去那里做生意的人。听说,那是一个临海的温暖的地方,稍微靠近内陆的地方全是森林和湖泊,到处都是生命,哪里像是这片鬼地方。”

“嗯那我就跟着你了。只是,为什么你要我跟着你呢?”

“你一个人是走不出这片雪原的吧？那就只能让你跟着我嘛。而且，我想听你给我讲讲，雪山那边，你说的那个叫做中原的地方的故事。这样，遥远的旅途才不会孤单啊。”

“嗯，那约好了，我们一起，去云荒。”黑发少女轻轻地说。啊，旅途还在继续，希望还没有熄灭，终于可以看见希望的曙光了。就这样走下去，就可以到达幸福的终点吗？

仍然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事在等待，会有什么痛苦在等待。但是这一路，已经经历了太多了，甚至快有些无动于衷。所以，无论到底会有什么东西。

“约定好了的话，就一定要做到哦。”她这样说着，黑色的长发随着晃动有些散开，摇摆在身周，眼睛里，重又泛出点点希望的光辉。

向前走，向前走，向着云荒的旅途，重新开始了。

“呐，你给我讲故事嘛。讲讲中原的事。”

“中原的事？你想听什么呢？”

“嗯.....什么都可以啊，只要是中原的事。或者说，既然旅途还那么长，你就把你知道的所有事都讲一讲嘛。”

“哈？所有事？这还真是为难我啊.....”

“不要紧的，你就先挑你觉得有趣的讲就好了。”

“嗯，有趣的事.....我想想.....”

少女轻轻地挠了挠头。

“中原的事，我知道得其实也不是很多.....我从小就是独自一个人在外面流浪，没念过书，

没什么知识。我知道的大部分的事，都是在流浪的时候从同伴那里还有偶遇的其他流浪者处听来的。也许，我讲不了你想知道的你那些事情。”少女有些落寞地开口。

“不要紧的吧，我想，总是知道一些事的。你说你知道得不多，那岂不是更好？说不定在走出雪原前就可以全部讲给我听哦？”

“或者要不这样，我来问你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我就好了？”

“嗯，好吧。”

白发少女轻轻地笑起来，转过头，停下脚步，看着跟在她身后的少女。

“好吧，第一个问题，我还没问过你的名字呢。”

“你的名字是？”

“我叫娅。你呢？”

“我叫奸。”

“嗯，奸.....听起来是个好名字，光是读着就让人觉得很有趣。”

“怎样的有趣？”

“奸.....”她闭上眼，沉浸在幻想的海洋中，“应该是个很灵动的少女.....调皮.....善解人意.....很温柔.....”

“就像你一样。”她旋又睁开双眼，凝视着面前一袭白发的少女。根根发丝如雪华凝结成的一般泛着晶莹的光，在阳光的照耀下美得惊心动魄。

白发少女不敢直视她的眼睛，转回了头。终于，这次轮到娅笑了起来。

“嗯好吧，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奸重新走起来，头微微向右转，目光越过不远处茫茫的雪山。

“山那边的世界.....”她轻轻吸了一口气，“是什么样子？”

“我想，既然已经有了你这样的旅人从那边过来，那一定不会是一片未开辟的洪荒了。”

“当然啦。山那边的世界，很大，越往南去，越温暖。最南端就到南海海岸为止，那里和云荒大概很像，温暖潮湿，有湖泊和森林。沿着海岸向东走，就可以到中原最繁华的地方。长江从那里汇入东海，是一片肥沃的平原。那里住着中原的富商们，那里有天下最最精美的瓷器，有天下最最漂亮的绸缎。”

“再往里走的地方，我们一般叫做江南。江南的话，有着最温柔的女子。或者说，江南的什么都很温柔，江南的雨，江南的小河，江南的一砖一瓦……那也是少有的，战火还没有触及的地方。我们本来也可以去那里的，只是从中原北部往那里走，中间要经过的就是最惨烈的几处战场，到处都是军队……”

“那比雪山还可怕，所以我们还是逃向了这边。”

“沿着长江再往里走……要越过一处十分险要的峡谷，两座直耸入云的高山……那里没有人烟……再往里走，是蛮子盘踞的土地。那里还很荒凉，没有太多经过开垦和治理的土地，那些蛮子喜欢烧杀抢掠，这样就可以轻松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中原战乱，有一部分就是因此而起。”

“南方的世界，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我没有去过南方，知道的事，只有这么一些。”

“北方的话……沿着东边的海岸继续往上走，就临近了北海的起点，远比南海和东海要寒冷，冬天的时候甚至可以看见更北方处的海面上的浮冰。”

“稍微温暖一点的地方，就是云江的入海口。沿着云江往里走，也是一片肥沃的平原，比南方的平原更加寒冷和干燥些，但是仍然是我们赖以维生的土地。”

“那里的动物很多，鸟，鹿，象……都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四季很分明，春天的时候原野是一片浅浅的绿色，到了夏天就转为深厚的绿色，秋天是近乎一片的金黄，冬天的话，没有下雪的时候，只是一片黑色的土地，若是下雪了，就反倒是白色的。”

“再往里走去，越来越干燥，但是寒冷反而变为燥热了。那里就是临近沙漠的地方。中原的势力，还没有进入那片沙漠，里面盘踞着北狄，同样是这些年战乱的起因。他们远比西方的蛮子要可怕，懂得有组织有纪律的行使军队，几乎占据了整个中原的北部。但就算是北狄的势力，也仅仅只是在沙漠边缘还勉强可以生存的地方而已。再往里走的地方，我还未曾听人说过。你说你是从大漠深处的魔国来的……我也曾听过所谓魔国，那是千年之前就已存在的国度，是站在神的对立面的国度，要不依赖神的力量自己开辟天地，似乎在和神的战争中落败，从靠近北边的沙漠逃进了大漠深处，从此失去了消息。”

“那片沙漠很大吧？我想，甚至不比整个中原加起来小。只是太过荒凉，太过孤独……”

她停下了话语，轻轻地看着白发的少女，“荒漠那边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

我该怎回答她？告诉她，这一切都是我骗她的，我不是什么魔国的子民？不，不可能。既然她也没有去过那边的世界，那么我就讲一讲千年之前的事给她听吧。千年之前的沙漠，是什么样子的呢？有些快记不清了，太久远了。那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那时的我并不是为了欣赏大漠深处的景色才前往那里的。那里的沙漠对那时的我而言，实在不是什么所谓的美景，只是征服的对象，是反叛者的堡垒。

那时的我是什么样子呢，作为神族的使者？冲锋陷阵，手上沾满了魔国子民的鲜血……这样的我，又有什么资格在现在谎称自己是魔国的子民？我杀过那么多人，在那片荒漠的深处，在黄沙漫漫中颓败的残破城墙前，夕阳快要落下，沙漠里全是一片昏黄色的光景，但是仍然掩盖不住我手上沾满的鲜艳欲滴的血红色，红得快要把手掌都胀满……

不不，不要回忆，不要回忆起来！不是我想杀她们的，不是我想的，可是除了听神族的命令之外，我有什么办法可言？

早已没有了我的容身之处，魔国的世代仇敌，神族的违令者。

这就是我的报应吧，我被囚禁在这雪原，除了去往星域湮灭神形之外，若还想继续残存于世，只能在这里忍受无穷无尽的孤独的岁月。

那片荒漠深处，也没有我的救赎。……就算当时的我没有违抗神族的命令，屠了那一城的生灵，又能怎样？他们只是要我继续无尽的杀戮，把一切违抗他们的都杀掉。

可是我不要。……我不要再杀人了。……你们这些该死的高高在上的神，只是自私自利的家伙，有没有亲身上过战场，感受那些人的鲜血在面前飞溅时，感受被他们怨毒的眼神凝视时，内心中充斥的不亚于死亡的恐惧和害怕？

那是千千万万个生灵啊。……就这样因为你们的自私被埋葬在荒漠的深处。……

我甚至连一点补偿的机会都没有。……作为亲手杀死他们的人，我又怎么能被容许前往荒漠祭奠他们的魂魄？

这就是我的报应吗。……永世不得解脱的孤独。荒漠之后，等待着的是雪原。

姬想，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因为奸的眼睛里，突然流露出那么多的悲伤，愤怒，后悔，甚至绝望。她有关那片荒漠的过去，真的那么痛苦那么可怕？

明明应该是很美丽的景色，想必，同中原一样被铁骑和战火所玷污吧。……

这该死的人类的丑陋的欲望，肆意玷污着一切世间的丑陋。

嫉妒，野心，仇恨，虚伪，杀意，欺瞒，自私自利。……

太多的丑恶撕咬着她的内心，她感到疲惫了，摇了摇头，试图忘掉那些东西。然后，轻轻地抱住了甚至快要颤抖起来的奸。

“没关系的，别害怕了，我们现在只是在一片雪原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其他的可怕的东西，都会有的。”

奸有些惊讶地抬起头，看着正用双手抚摸她洁白发丝的姬。

那发丝很冰吧。……她为何还这样若无其事的触碰？

“奸，我想你和我一样，有很痛苦的过去，不想说的话，不说就可以了。”

她轻轻收回了手。

“你的发丝真冷。……魔国的人，果然还是有些异于常人之处的。……”

其实不是因为魔国，她突然很想告诉她，想把一切都告诉面前的少女，想向她倾诉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痛苦悲伤和孤独，想向她寻求慰藉。

但是，不能把自己的悲愿强加在面前这少女的身上。她和自己不同，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女，她还有着新的希望，她要去云荒，去那远方的美丽的国度，那里还有新的救赎等待着她，不愿因为自己而给她的前面的道路增上一层阴霾。

所以，她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无论怎样，”她略略平复了自己的情绪，“荒漠那边的世界，景色还是很美丽的。都说只是同样的景色，漫漫的黄沙，无论走到哪里，能看见的也只是这漫漫的黄沙。虽说的确是如此，可那黄沙，并不能算是同样的景色。”她轻轻闭上了双眼，“沙是很多变的东西，风一过，就会化作不一样的姿态。沙漠就是名为风的画师画作的舞台，她轻盈地拂过或是狂野地拂过，把这座沙丘搬到那里，肆意雕刻着荒漠的形态，塑造出最最出人意料的美丽。……这样的沙漠，哪里会是同样的景色？”

“日落的时候，天地间都被染成了同一种颜色，同样的昏黄，看不清方向，看不清世界，什么都看不清。……风大时，旋在空中的沙尘在夕阳的照耀下，像是瞬间就要凋萎的花朵，迷离了前方的道路。……”

“日落之后，就是星空的浮现，那里的星空和这里的看起来很像，一样的孤独和荒凉，若是走在星空下的荒漠里，看不清周围的事物，无论走到哪里，都感觉其实还在原地没有移动，仿佛这片荒漠没有尽头一般……好孤独……”

她轻轻睁开眼，脸上缓缓淌过一滴泪珠，划下脸庞的瞬间又凝结成冰，坠落在雪地上。

她们继续向前走去。云荒还有多远呢？不知道，但是只要走下去，总可以走到。从北方的荒原走到海边，本就需要一段很长的路，既然云荒接连着北方的海洋，想必所需的距离还会更久。看来，会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旅程。

“我饿了。”

媼疲惫的停下了脚步。

“歇歇吧，有些走不动了。”

“嗯。”妍轻轻唱了一句歌谣，双手伸开平摊在胸前。白色的光点从雪中涌出，汇聚到她的双手之中，凝结成两个小小的白色的丸子。

“给，雪做的食物。”

“嗯，小小的丸子，还蛮可爱的。要是可以多点花纹就更可爱了。”

“你还真是麻烦。不过，也不是不行。”妍双手一翻，白色的光点重新凝结，两颗雕着简陋花纹的丸子出现在掌心。

“我只会雕这个……其他的花纹，你教教我？”

“还真的行啊，其实我是说着玩儿的……”媼有些抱歉的笑起来。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教你雕些可爱的花纹吧。我想想，花纹，花纹……中原中，若是有钱人家的子女，身上的衣服，一定是绘满了好看的纹饰，不过我们这些平常人家的百姓，又哪里用得起那些华贵的衣饰，只能在人家路过的时候，从远远的地方看着，倒也记住了不少。你看，这样……”

她伸手在雪地上画起来，转眼间，俏皮可爱的花纹或是精致华美的线条展现在雪地上。

“那个花纹应该代表的是富贵，那个是好运……”

中原的东西，真是麻烦。不过，倒还挺有趣的。妍也在媼旁边蹲下，照着她的样子，伸手在雪地上画了起来。

这里，那里，嗯……

“天不早了，准备休息吧。”

“嗯。”

太阳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雪泛出的光芒正在一点点退去。

“怎么过夜才好？”

“用雪拍成砖，搭一个小小的屋子就好了，这是雪地中的旅人常用的伎俩，”妍又笑起来，“不过我可没那么麻烦。”

她转过身，又唱起歌谣。歌声过处，白雪似乎一点点翻动起来，飘起大大小小的雪球，向着她汇聚而来，转眼间，在她身前凝出一座冰做的小屋。

“走咯。”

魔国的人，还真是异于常人。

冰屋里，反倒比外面更加暖和，穿着大衣，觉不到一点寒冷。凝结成的冰墙仿佛镜子一般，清晰的映照出两人的身影。媼借着微弱的光线，细细端详着自己的面容。

比想象中的更有光泽和活力，完全看不出一天之前是个快要死掉的人.....这个名为奸的少女，身上真是有着奇异的魔力。只是.....看着倒影中自己脏兮兮的红色大衣和奸身上的洁净素白的衣服，她自己都感到一丝羞愧。

“奸，有没有办法，让我清理清理身子.....”她有些羞涩的开口。

“嗯？有啊有啊。”奸突然坏笑起来，“不过，你真的要试吗？”奸的坏笑更加放肆了，把脸凑到娅的前面，盯着她的眼睛。

娅不禁有些发慌，把手按在墙壁上支撑着，“是要、怎样.....”

“你闭上眼睛，不管我怎么摸你的身子，都不许乱动，几分钟就好。”奸的凝视着娅的双眼，像是试图从里面找到什么东西的答案一样。

这、实在是、太过.....

但是，没办法.....

嗯，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清洁身体而已.....

娅，轻轻闭上了双眼。

奸会做什么？奸，你要做什么？

心底燃起莫名的激动，比起害怕，更多的却是期待。

真是奇怪的感情.....自己是何时起变成这样的呢？

啊，来了，奸的双手。

好柔软的触感。好温柔的抚摸。奸的双手，真温柔，不同于过去母亲的抚摸，带着更加浓烈的东西，让人陶醉的东西.....

我该怎样？

有些害怕，害怕自己会控制不住自己，望着轻轻闭上双眼的她，心底开始躁动，开始想要做些什么。

但是不可以，不能辜负她的信任，必须控制好自己.....

不能，再让别人受伤了.....

奸的手轻轻拂过娅的身体，双手里绽放出水蓝色的光辉。从双脚开始，慢慢地向上移，小腿，大腿，大腿根，腹部，胸口，双手，脖颈，脸庞，最后，漆黑的长发.....

每拂过一分，娅脸上的红晕就更深一份，微微地喘着气，在寒冷的空气里凝结成白色的雾气，拂过奸的面颊。

“好了，可以了。”

娅睁开了眼，脸上还残留着红晕，微微喘着气。

“嗯，谢谢。”

“要不要再来一次？”

“不、不用了、下次吧.....”

娅逃似的，躲到冰屋的角落里。

“那个，我先休息了，我体力没你好，明天还要赶路呢.....”

“嗯，好。晚安。”

渐渐地，娅沉入了梦乡。

睡觉？那种东西，神明早就剥夺了，剥夺了暂且在世上寻得一丝安稳的机会。不被允许沉睡，必须永世保持清醒，清醒着面对自己的苦痛。真是可怕的刑罚，只是，我终于，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点点快乐.....

面前的这个少女，自远方来，要到远方去。对她而言，我只是一个过客，一个偶遇的不错的人。可是她现在对我而言，已经是我全部的意义了。那样温柔的拥抱，那样温柔地抚摸，我是第一次感受到.....以往的岁月里，当我因回想那片荒漠的往事而悲伤时，从来没有谁来拥抱我。那拥抱真好，驱散了我一切的悲伤.....

悲伤的时候，如果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拥抱，就足够了.....

是这样吧？

白发少女轻轻靠着冰墙，借着蔓延至屋内的微弱星光，端详着面前少女的脸庞。

她是人，是反抗神的生灵造就的物种，想必，中原的人族，应该是起源于魔国逃亡洪荒的难民吧。

那些对自己怀着刻骨仇恨的人的后代，却成了自己如今唯一的救赎。

该感谢什么呢？感谢自己当时的仁慈，没能下手毁掉魔都，才有了如今的人类？

不，不要感谢那个自己，不能感谢那个沾满鲜血的噩梦。

不该把这个少女和那些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诸神已经退却的时代，她早已与那些都毫无关系了。

自己只是应该感谢她而已。

她想要去的地方，是云荒。自己，应该把她送到那里才对。

可是，那么舍不得，不愿意送走她，好不容易有了能够说话的人，好不容易有了温柔的拥抱.....怎么舍得就这样让她离开？

但是应该让她离开.....不能因为自己的私欲决定旁人命运，否则同那些可恨的诸神又有什么区别呢？

送她走，送她去云荒。希望在那里，她能平静地度过这一生。

在那里，她会跳起最漂亮的舞曲，穿上最美丽的服饰，她找到托付一生的对象，一起看花开遍山间，然后慢慢老去，一起闭上双眼.....

她有些不愿往下想了。越是这样想，越想把她留下来。

可她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不该把人生消磨在这片雪原之上.....

她就这样漫无目的任由神思飘荡，走到门边，望着天空中的星。

无数次凝望的星空，如今竟从里面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不知，这片星空，在你眼中，是什么样子？

曙光出现在天际线处，她慢慢地醒来，走到外面，她早已站在那里，安静地看着太阳升起。第一缕光线投射在她的脸上，白色的发丝被风拂起，在光线中盛放出无数细碎的丝线，宛若一朵绽开的冰花，她的眼神里闪烁着星星般的光泽，就是那花的花蕊。

“奸，早上好。”

“早上好。”

奸转过身，用手指着太阳的方向。

“那里，就是东方啊。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走去，就可以到达云荒。怎么样，有没有感到很激动？”

“嗯，真好，云荒是在太阳升起的方向。”

“不过我想，也许，我现在并不是那么急着要离开这片雪原。云荒太远了，有些东西离我更近。”



“那些离我更近的东西，才是我真正想要抓住的东西，真正值得被我抓住的东西。”  
姬映着朝阳，眼眸里闪烁着光辉，“我曾经不懂，丢掉了太多身边重要的东西。”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已经细不可闻，变成了喃喃自语。  
“这一次，我一定要抓住她。”

这时，太阳的光辉彻底盈满了雪原，白雪散发出金色的光泽，映在眼睛里，如同流动的  
黄金一般珍贵。又是这样新生的希望.....

但愿这一次，不会碎掉。  
但愿这一次，可以救赎。

两位少女，迎着同样的朝阳，许下相同的或是不同的心愿。

星夜

向东走去，渐渐离开雪山越来越远了。从最开始的近乎占据了整个西边视野的黑色山脉，  
变成西边隐约可见的连绵的波涛，到地平线处细细的黑色的线，最后彻底消失在了视野中。  
于是，雪原上能看见的东西，就真的只剩下一望无际的延绵的雪。

不知不觉几日过去，两位少女已经离开了雪原的边缘地带，向着中心深入。

“径直穿过这片雪原，是抵达云荒最快的路。若是沿着那延绵的山脉走下去，要绕很长的  
远路，而且就算离开了雪原，中间应该还会有一片荒凉的平原才能到达云荒。”

奸是这样说的。她说的的确是事实，只不过，这条路，也恰巧是能和姬一起在雪原上行  
走时间最长的路。

真希望这样的路再长一点，永远不要结束就好了。

雪山消失在视野里后，辨认方向开始变得有些困难起来，若是有太阳的天气还好，但阴  
天的时候，就只能减下速度，避免偏离方向太远。进入雪原深处，太阳出现的时间也越来越  
短，黑夜渐渐快要长过了白昼，两人略微商议后，决定在夜深之前都继续向着云荒前进，何  
况在夜里，靠着天上的辰星，反而更加容易辨认方向。

“那颗最大最亮的星星，我们叫他北辰。在中原北部的世界里，这颗星星有着很多很多  
的传说，是我们这些流浪的人最最可靠的方向的指引。”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很北很北的地方了吧？所以北辰看起来那么大，那么亮，比以前更  
加清晰地为我们指明着前进的方向。”

“所以，只要这样走下去，一定可以走到的。”

姬一边走，一边对奸说着。

“听起来，你似乎对这颗星星有着很深的感情呢。”奸有些好奇地问。

“当然了，现在回想起来，从中原到这里，唯一还能不变地陪伴着我的，也就只有天上  
的这颗星星了。连太阳都渐渐远去的北方，繁杂的事物渐渐消失掉，剩下的只有他。”姬轻  
轻地说。“只有他.....同伴都放弃了我，但他还是挂在天上，而且从离得远远的地方，慢  
慢移到了天空的接近中心的地方。”

“真好啊.....这样想着，就还有些安慰，好像自己其实也没那么可怜。”

她的脸上渐渐露出微笑，有些自嘲的意味，

“不过说到底也还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星星只是在那里一动不动，是我自己恬不知耻  
向他靠近.....”

“不知道，那颗星星，到底是不是真的愿意这样陪伴在我身边.....”

奸渐渐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了。她只是觉得，姬看起来有些悲伤，又仿佛在祈祷着什么。

她不知道该如何接她的话，只是沉默地继续走着。

要是一个人走在这样的环境里，最难忍受的应该就是孤独。

除了茫茫的白雪，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山脉消失在视野里后，最后的一点对中原的精神寄托也灰飞烟灭。站在这里，已经很难再找到什么和中原和故土相关的东西。难免会有思乡之情和孤独漂泊的感觉涌出吧？倘若站在此处的是中原的诗人们，想必会诗兴大发，借着这浓郁至极的感情，挥就催人泪下的诗篇。

但婭不是诗人，她也不觉得孤独，也没有什么漂泊流离的感觉，仅有一点对故乡的怀念罢了。真是奇怪，只要站在奸的身边，连最后的一点怀念都会感觉不到。

她越来越相信这个少女，只要跟着她，一定可以到达那遥远的云荒。

只要跟着她，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夜幕越来越深，大概已经临近午夜时分了。

“婭，休息吧，你大概已经很累了。”

“嗯。”

奸轻轻地挥手，冰屋凝结而出。

“你先进去吧，我在外面再站一会儿。”奸说，

“我想，看看这片星星。”

婭慢慢走到她身旁，抬起头望着星星，

“我陪你吧。我也想看看这片星星。来这里后，还没有仔细看过呢。想来，和中原的星空，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吧。”

“嗯。”

她们在雪地上坐下。并肩，抬头，看着漫天的星星。短暂的沉默之后，奸开口了。

“婭，你之前是不是说，和星星有关的传说，在中原有很多？给我讲讲吧。”

“好啊，不过，你想听怎样的传说呢？”

“我都可以的。不过非要我选的话，就把你最喜欢的几个故事讲给我听吧。”

“嗯。”

婭伸手在雪地上抓了一把雪，一挥手，雪散开在夜空中，在星光照耀下泛着黯淡但是清晰可见的光，像是离得很近很近的小星星一般。

“有关星星的故事吗……”

婭转过身望着她，轻轻讲起了第一个故事。

“既然是有关星星的，那不如先说一个关于星星是怎么来的的故事吧。”

“传说，世界刚刚诞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大地，河流，海洋，太阳，月亮，星星……统统都不存在。世界浸没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黑暗所凝结成的物质漂浮在虚空中。”

“就是这样死寂的虚空中，经历了千万年的时光之后，终于诞生了世界的第一位女神。她起源自那黑色物质凝聚的海洋，立志要把这个世界改造成更加美好的样子。她开始用那些黑色的物质一点点铺满世界的下方，好让世界有一个更加稳定的根基。当世界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下方之后，她倒下了，倒在了黑色的世界里。她的身躯化作高山大地，眼泪化作河流，血液化作海洋，就是一切现在的物质的起源。她的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最后，当一切的物质部分都用尽后，她的灵魂化作了星辰，飞往遥远的天域中，默默地守望着这个世界。”

“但是，这样的世界跟她想象的不一样。看着渐渐美丽起来的世界，她一点喜悦之情都没有。因为孤独，世界里只有她一个人，没有分享痛苦喜悦的人，没有得到认同的可能。最后，她在郁郁寡欢中死去，临死之前，把自己的灵魂分成了无数细碎的碎片，四散向周围的天空，终于形成了现在的漫天繁星的样子。”

“我想，她大概是觉得，如果这样做，后来的星星，就不会再觉得孤独了吧。”

“真是一位善良的神啊。”奸说。

“不过，这个故事是在是有些没头没脑。”

她又带着苦笑补充道。

“是啦，神话都是这个样子的嘛，有些莫名其妙。不过，也许只是我们还没有读懂写下它的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吧。”

是啊，没有读懂曾经写下它的人想要表达的意思，奸想。那会是怎样的呢？在人类刚刚诞生，进入中原的年代，人类只是庞大世界里微不足道的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要与周遭的飞禽猛兽作战，要防备不时袭来的自然灾害，感到无依无助，感到孤独绝望。从北方的大漠深入南方的世界，也带上了怀念故土的感情，想来那孤独感，一定与自己所能理解的完全不同，有着另一种深邃的内在吧。

她仿佛看见，千年前，从北方大漠走向南方未知世界的旅人，在荒山野岭间，怀着悲哀孤独之情讲出这样的创世传说。

要是有机会可以和那个人聊聊就好了。嘛，这又是一个没头没脑的空想罢了。她轻轻摇头，看着姍，姍正盯着脚底下的雪看。

“姍，还有吗？”

“嗯，想起了一个。”

姍抬起头，望向天空中隐约可见的银河。她伸出手，指着银河边上的一颗星星，说道：

“第二个故事，是织女星的故事。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了。传说啊，织女原本是天上的仙女，有着天下最最高妙的技艺，能织出最美丽的衣服。天上的仙女们闲来无事的时候，经常会偷偷跑到凡间玩。”

“在凡间呢，住着一位美丽的年轻的姑娘。姑娘出生在一个不算富裕但生活还算宽裕的家庭里，长得很漂亮，非常文静贤惠，每年的乞巧节，都要向天上的仙女们祈求纺织的技艺。”

“这一年呢，闲在天上无事的仙女，恰巧听见了少女对纺织技艺的祈求，她决定恰好趁此机会，去凡间教她纺织的技艺，顺便在凡间玩一玩。于是，仙女打扮成一个路过的少女的模样，借住在里姑娘家不远的客栈里，开始跑到姑娘家里，教她纺织的技术。”

“在教她的过程中，她们两人慢慢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对天上的仙女而言，她是第一次接触到如此纯净无暇的美丽的少女，不自觉地被她所吸引；对这个少女而言，这位仙女是从未曾遇到过的美丽善良的存在，深深地走入了本就涉世尚浅的她的内心。等到她们两人渐渐认识到自己的感情的时候，双方都已经彻底坠入了爱河。”

奸突然再次感受到头上传来的温暖的感觉。但是姍并没有看着她，似乎是不自觉地把手放在她的头发上一般，仍是望着遥远的织女星。

“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在月下，仙女慢慢地亲手教少女纺织，在月光里织出最美丽的纹样；少女一针一针、也是慢慢地，把自己心中萌生的感情织入纹样里，拿给仙女看。她们在月下久久对视，在微微摇曳的野花前互诉情思。”

“但是，这样美丽的时光没能持续太久。仙女偷偷跑下凡间的次数太多，事情还是败露了。天庭对这不该存在的爱情勃然大怒，将织女流放到遥远的现在叫做织女星的星星上，将少女也放到遥远的星星上，又在她们中间画出一道银河，阻止她们相会。”

“从此，她们只能隔着银河，守望看看不见的彼此。”

“但是，她们都下定决心，为了不知何时能够再见到彼此的那一天，亲手，为她做出最美丽的衣物。她们隔着银河，心照不宣地编织起灌注了自己一生的思念和爱意的纹样。”

这个故事似乎到这里就结束了，姮松开自己放在奸头上的手，再次低下头，似乎在想着下一个故事该讲什么。

“要是这个故事是真的话，那现在她们织出的衣服一定多到可以搭出一条连接她们星星的路。”

“要是那样的话，那条路会很美吧。”

姮轻轻地回应着她的话，接着，慢慢抬起低下的头，盯着奸的眼睛。

“奸，第三个故事，是有关北辰的一个故事，和之前两个故事稍微有些不同，也许你甚至会觉得无聊。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听下去。”

“第三个故事，要从北方的一个小村庄讲起。有一个少女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那是多么多么快乐的时光，与大自然最美好的部分朝夕相伴，在家人们的关爱和村民们的照料中成长，永远保持着开心的笑容。仿佛可以听见，闭上眼就可以听见，从村头流过的小河，发出悦耳的叮咚的声响。闭上眼，还可以看见，白色的紫色的红色的野花交错着，遍布着整个山崖，风吹过，花瓣纷纷飘起，荡漾成一片彩色的绚烂，随着风拂过脸庞，还带来花的香味。”

她真的闭上了双眼，身体在星光里微微摇晃着，仿佛，那隔着遥远时光的温柔的风，再一次吹拂她的面颊。

然后，她突然停下了摇晃，睁开双眼，那双眼郁满了各种各样复杂的感情，奸惊得不敢出声，连安慰都不知该从何说起。

“那一天，已经七岁的少女像往常一样，出门四处玩耍。但是，当她回来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小河不再是清澈的，村民们的尸体倒在旁边，血水滴进河中，但是实在是太过稀少，所以河水变成了浅浅的淡红色。淡红色，触目惊心的淡红色……”

“迎面吹来的风，没有野花的香气，没有温柔的气息。满是火焰的灼热，夹杂着令人作呕的血腥的气味，无论是谁，只要闻过一次，一辈子都忘不掉。”

“村庄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扭曲的跳动着火焰的地狱……可怕的喊叫声被火焰炙烤得烫人的耳朵，滚烫得能在灵魂上刻下烙印……”

她颤抖起来，眼睛里蹦出可怕的光，流露出无比痛苦的神情。

奸轻轻地握住她的手，冰凉的温度传递到她的掌心，略略平复了她身体的抖动。

“那个村庄里的人，一夜之间，被路过此地的铁骑屠杀殆尽。那个晚上，小女孩蜷缩着身子，跪在村庄的废墟上，觉得这可怕的一切就像是梦一般虚幻，但传来的疼痛又是那么真实。一切都仿佛幻梦般逝去了，她就这样跪着，看着四周。极深的夜里，火焰的余烬都渐渐熄灭，最后能看见的，只有悬挂在天空中的北辰。”

“那是，最后的留下的希望，指引着唯一有光照耀的方向。”

“她向北方流浪，远离南方中原的战乱。一去，便是近十年的光景。这十年，每当她时至深夜，意识渐渐朦胧，便会顺着时间慢慢地往回走，不自觉地回忆起过去的事。从过去村庄周围的一草一木，悬崖上盛开的每一朵鲜花，到母亲曾经唱过的每一首歌，哥哥曾经讲过的每一个故事。一切美好的东西透过那个可怕夜晚的燃烧扭曲的火焰，瞬间化作可怕的梦魇，它们被火焰点燃，熊熊燃烧着，一边慢慢化作张扬的灰烬飘散开，一边向着她扑过来，像是要把她吃掉一般。梦的那边，看不见的可怕的人影冰冷地无声地站立，似乎提着一柄随时会砍过来的刀。有时，她会静静地就那样站着，什么也不做，等待着火焰将自己也化作灰烬，或是那把刀落在自己身上。有时，她又会撕心裂肺地挣扎，最后从梦中醒来，仍是一片黑茫茫的夜。每当这个时候，她就会走到外面，抬头望向夜空，看着永远悬挂在那里的北辰。那

是一颗永恒的星星，永远在北方高悬，无论是百年千年万年，都是那样沉默但明亮地指引着我们。只有这样，少女才会有一点点继续下去的勇气，似乎这样，就可以再次触碰到新的幸福一般。”

“她在流浪中结识了相依为命的同伴，可又再一次失去了她们。一切都是那样相似，仿佛经年之前往事地重演一般。死去的尸体，流淌的或者快要干涸的血液，令人作呕的气息。就像是以前那么突然，命运再一次瞬间夺去了她的容身之所。”

“随之袭来的，是彻底的绝望。看不到未来，不相信未来。”

“甚至已经有些害怕再这样活下去了。”

“仍是从北方，遥远的北方传来的声音，再一次为迷茫失措的少女指引着方向。”

她的脸上终于渐渐有了血色，声调慢慢归于平静。她慢慢松开了手，坐在一旁看着她。星光温柔地倾注在她的面颊上，褪去了她眼睛里狰狞的血丝，慢慢恢复了往日澄澈地眼神。她的眼底似乎藏着某种闪闪发光的东西，比星光更亮，就快要溢出来了一般，但是还藏在眼底里，看不真切。

“云荒，她要去云荒，比北方更北的地方。越过茫茫的雪山，就能到达传说中仿佛世外桃源一般可爱的土地。那里，有着和过去生活的故土一样的鲜花、微风、河流，临近温暖的海洋，四季流转，满是生命的气息。没有战火的侵扰，一切都会这样平静地流逝，如果是在那里，也许，终于可以安稳地度过这一生。”

“她终于看见了一点活下去的希望，迈开了步伐。向北方走，要到达传说中的土地，必须翻越延绵的苍茫雪山。而在雪山之前，还需要穿越北方的寂寞的荒原。”

“沿着荒原，越往北走，本就稀疏的草越变得稀薄。靠近雪山的时候，更是几乎变成了一片荒芜。又或者，其实到了那里，才能算作真正的荒原吧。到了夜晚，光线暗下去，看起来就和这里很想，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留下，空空荡荡。”

“若是仅仅只看着那空无一物的地面，仿佛可以感觉到那个创世的传说里女神曾经所在的世界的感觉。”

“那太孤独可怕，等到同行的伙伴都睡去，她一个人在深夜里，只能向天空寻找安慰。”

“然后，就会看见那颗北辰，永远悬挂在那里的北辰。”

“太过安静的荒野，仿佛可以听见它对少女说：‘向北去吧，向北去吧。’”

“向北去，那是她继续下去的唯一的希望。少女在加入的同行的队伍，扮演的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可爱女孩。在篝火旁，她在大家的欢声笑语里载歌载舞，宛如荒原上盛开的唯一的花朵。但是从来没有人读懂，读懂这朵唯一的花的孤独。她总是在深夜里一个人起身仰望着星空。”

“已经失去了太多同伴，悲伤渐渐被孤独所消化吞噬。看着那些人一个个离开，离自己越来越远，在火中化成灰烬飘散，再也无力抓住。可怕的孤独，不是自己幸运地活了下来，而是感到自己被遗弃在世间。”

“等到翻越雪山的时候，她真的再一次被遗弃了。同伴们扔下正在熟睡的她，放任她在这雪山中自生自灭。”

“等到女孩醒来的时候，又冷又饿，食物已经只够她再撑一天了。”

“她该怎么办？”

“向北吧，继续向北，找到向北去的最最快的路。”

“哪怕已然无法到达远方的世界，至少要在死前最后看一眼新的世界。”

“她不计一切代价地向北方走去，从山崖上跌落，在雪中昏迷。”

“终于，她看见了北方的世界，延绵不断的无尽的雪。”

“然后，被悲伤，绝望、孤独彻底吞没了。”

媼停下了话语。她慢慢把头转向奸，轻轻地凝视着她。

奸觉得，有什么东西快要从她的眼里蹦出来了，马上就会出来，然后彻底包围住她。

片刻之后，媼带着似乎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重新吐出了话语：

“她没能被彻底吞没。明明已经快要坠落深渊的底部，却被轻轻地拉住了，被一只从未遇见过的温柔的手，被一袭白发飘飘的少女。”

“她的那么多的孤独和那么多的悲伤，被这个明明如同冰雪一般的少女融化掉了。”

“她突然间就再也不感到孤单了，明明是在寒冷的雪原，却度过着平生最安稳的夜晚。”

“因为，她开始期待早上起来时，雪原上那少女的白发在朝阳中如花般盛开。”

奸只能用同样的凝视回应她的话语和目光。那目光如此灼热，满含自心底流淌而出的熔岩，无情地在她的心底烙出一道道印记。

“我爱你，奸。”

媼不再说话，用目光等待着回答。她的目光是如此灼热，流淌着最最明亮的恒星的光辉。

——奸，你会如何回应我呢？

——媼，不需要回应。

我听见你在说，你似乎想告诉我，我成了你的救赎，就你离开孤独的深渊。

可，你才是我真正的救赎。

你是否曾听闻我的过去呢，我的可怕的可憎的过去？有多少人曾死在我的手中，他们的冤魂缠绕着我千年不曾散去。为了我的罪孽，我选择一个人留在这里，静候时光的审判。到最后，坠入绝望孤独的深渊。

可你救我离开千年的苦海，给我以全新的世界。

我在地底苦苦求了千年，那些累下的孤独痛苦，都是你帮我化去。

媼，你是我从未见过的光。

也许，你很脆弱，你很无力。

也许我们加在一起，也不足以改变什么，

但这是只有我们两人的世界。

在这里，只有你。

只有你会拯救我。

只有你，也就足够了。

“我爱你，媼。”

奸用带着近乎哭泣般的声音，做出了最后的回应。

她把白色的发丝向身后拨去，靠近双眼正涌出热泪的媼。

“别哭了。”

然后，吻上那双正微微颤抖的唇。

——好冰，好冰。这个少女，从来都是这样冷冰冰的。

可自己又分明感受到她的火热，融化自己的火热，除此之外，还能感受到她藏在心底的，另一份火热。也许那不是火热，而是某种更加深邃的事物……

但是，别再想那些了。

现在，她就在我的怀里。

只需用行动做出回答。

嫋回以更加激烈的吻，她把双手环绕着抱住奸的纤细的腰肢，颤动着索求着更多的爱意，纵然那双唇如此冰冷。

良久，她们缓缓地松开了彼此，脸上都还遗留着未完全退却的红晕。嫋有些不好意思地理了理自己散乱的衣襟。奸的头发被嫋伸到她背后的双手所搅得有些凌乱，配上她紊乱的呼吸声，看起来更加令人目眩神迷。

“奸，我帮你梳头吧。”

“嗯。”

手里握着冰凝结成的梳子，奸在地上坐下，背对着嫋，把梳子递给她。

嫋轻轻地接过。一样的冰凉的触感，晶莹透明，在星光下，连内部的冰都闪烁着奇异的光辉，像是把满天的星星都封藏在了里面。

接过它，就像接过漫天的星辰一般。

她把那漫天星辰混合着爱意，倾注在面前的发丝上。

轻轻地、梳子在她的发丝上移动着。

远远地望去，星空下，少女安详地端坐着，脸上带着身后之人所无法看见的幸福的微笑。她的白色的发丝散落，白色的大衣在雪和星光中，泛起了纱一般的光泽，被同样素白的发丝所披覆，像是星空下为她穿上的梦幻的婚纱一般。

而她就坐在她身后，慢慢地为她梳着头。

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只要梳理好这头发丝，想必漫天的星辰也会为之而坠落。

“真美。”

嫋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的感叹。

是啊，真美。星光下，白色的发丝已经变得柔顺，乖巧地靠在奸的背后。她站起身，于是发丝如水般流动起来，张成了一股柔美的曲线，环绕着身姿。白色的头发，白色的大衣，黑色的眼眸，映着闪亮的星辰。

风吹过，她微微眯上眼。

——只要看着她，就已经足够了。

“嫋。”

“嗯？”

“再来一次。”

她们紧靠着坐下，双手重叠在一起。所有的动作都那么轻那么自然，仿佛一切都是如梦，是带着美好的幻影一般。不再有激烈的波动，唇重叠在一起。

星光无声地照耀着她们。

雪原仍是那样安静，仍是如往常泛着淡淡的光。

仅有白与黑的世界。

却因你而如此绚烂。

——奸，你说我为什么会被你吸引呢？

明明是一个如此冷冰冰的少女，有时还会流露出坏坏的笑容。

要我说啊，你一定不是我原本期待的类型。

原本的我回想，江南的女子多好啊。温柔似水，渔歌唱晚，我就和她慢慢划着船游荡在湖面上，看着太阳落下山去，远方的风送来琴弦的声音，她慢慢地清唱柔肠百转的曲调。

但是，我和那种东西，隔得太远了。

那的确是很美好的画面，但总是感觉缺了些什么。

先比起来，这里简直是什么都没有。你也不是水一般柔婉的女子，简直像是一块冰。

但是，我却觉得前所未有的充实，内心被涨得满满的。

看见你、和你聊天。

仅仅是这样，内心中的某些地方就被触动，就被安抚。

我想，你的身上，一定是有着和我相似的某种地方。

所以，我看见你后，略略找到了一点点温暖。

那是怎样的呢？

你这块冰，仿佛是一块镜子，在你身上，我看见了和我相同的东西。

同样的可怕的东西，缠绕不去的冰冷的孤独感。

你、为何也在心底深藏着和我一样的悲伤孤独呢？

想要知道，又怕触及你心底最脆弱的部分。

所以，只是这样就好。你陪我，我陪你，我们一起走下去，一起去云荒。

那样就能幸福么？

不如说，我感觉我的幸福已经不在哪里了。

我觉得，我的幸福就在这里。

我爱你，妍。

——妍，我为何会如此被你所吸引呢？

是因为你很坚强吗？自己孤身一人，越过了茫茫的雪山，只为前往远方的世界。

我想，那样的你固然很吸引人，但理由不是这个。

我被你所拯救，和你交谈，和你相处，融化了千万年来的孤独。

似乎是因为这个吧？

也许，有一部分是的。但，更多的，不是。

是因为，你和我一样吧。

若是路过一个远方的旅人，就算她讲再多的故事给我听，给我再多的陪伴，我的内心，也不会有现在这般的触动。

但是你直直地触碰到了我内心最深的地方。因为，在你内心最深的地方，藏着和我一样的东西。一样的孤独。

这算什么呢？同病相怜？

我不知道，我从未曾有这样的感觉。

我感觉，不再孤单。

明明是看见了另外一个和自己一样孤单的人，却觉得自己不再孤单了。

简直就像是在镜子前给自己一个人过生日般荒谬的安慰。

可是，内心的感觉却告诉我，不是的，那并不是什么荒谬的错误的感觉。

也许，在孤独之外，还藏着什么东西。

我想，那是，

我爱你。

我爱你，妍。



因为同样孤独，我爱上了你。  
因为爱上了你，我不再孤独。

——我想唱一首歌给我们祝福。

“姧，要不要听我唱首歌？你应该还没听过中原的曲调吧？”  
“好啊，我很期待。”

——该唱什么才合适呢，在这样的星空下？  
自然不应该是欢快的曲子。  
那么，也许曾经学过的离歌很适合这样的氛围？  
但是那太悲哀了，怎么能用来为我们祝福呢？  
所以啊，就唱一首如梦般美好的曲子吧。  
她轻柔，她朦胧，安静地起舞，为我们的未来祝福。  
嗯，那是母亲曾在深夜为我唱过的曲子。  
如此平静，怕惊扰我的睡眠。  
如此地祝愿着我的未来。

悠扬的曲调飘散开去，是夜的摇篮曲。

——自己多久不曾听到过这样的歌声了呢？  
事实上，也许从未听到过。  
多美的歌啊，一切都是恰到好处。不扰乱此处的宁静，给以最最美好的愿望。  
要是曾经的诸神听到这样的歌，也会放弃讨伐人类吧。  
因为他们一定明白，能唱出这样的歌的存在，绝不会被轻易抹去。  
作为力量，或是作为美丽，都是如此。

“嗯，真好听。是什么曲子？”  
“母亲曾为我唱过的，不太记得名字了。”

——真好啊，曾有过如此美好的过去。  
也正是因为如此，失去后，才会有和自己千年的积累相当的孤独吧。  
自己能想象她的痛苦，想像她在无人的夜里静静地望着天空，回想起过去的岁月，越想越是心痛，却又忍不住要回想，害怕它们被自己忘却一般。

姧重新坐下，紧靠着姧，把自己的最后一点点体温都同她分享。

——姧，你的身体总是很冰冷，总是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你，温暖你。

姧放任着她肆意亲近着自己的身体，眼光温柔地注视着她。姧渐渐不动了，靠在姧的怀里。她们不再说话了，姧移开了目光，重新望向星空。

黑色的背景下，若是不经心地看去，会觉得天空中似乎只有一两颗星星一般。但是若是仔细地看，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一颗星星，或明或暗，或大或小。星星是这样的存在呵，遍布着每一个角落，有着各种各样的孤独。

——若是那些都是女神的灵魂化作，在这样广阔如海的星辰中，寻找与自己的灵魂相近的存在，又是多么不可能的事。织女还能隔着银河望向那一边的她，可自己千百年来，连她在哪里都不知道。

不过，现在，她就在自己身边。

所以，自己一定要.....

——若是那些都是女神的灵魂化作，明明遍布了星空的每一个角落，却又看起来仍旧是如此孤独，女神最后的心愿也没能实现，到底是为何呢？

大概，总是孤独的吧，无论是什么，和自己隔离开去，决不再能彻底理解彼此了。所以就算隔得再近，也还是会孤独，没有什么可以交流。

真是这样吗？

或者，其实是有着能理解彼此的存在，只是太少，散布在星海里，不再能靠在一起，身边都是无法理解的存在，所以孤独吧。

现在的我，更相信后者是真的。

因为，我终于感受到了理解彼此的存在，她就在自己的身边。

真好。

真好啊，遇见了，和自己一样的星星。

约定

她们依偎在一起，静静地望着星空。

这样的时光，宛如梦幻一般。她们紧紧贴着彼此，沉醉在亿万年前遥远的星光中，周围的一切都带上了不真实的朦胧的色彩，仿佛谱出一曲属于星光的乐曲，令人沉迷不可自拔。

要是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雪中，彼此身上传来的触感是那样温暖，那样令人不愿动弹。

——是啊，要是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我是多么，想和你一起永远这样生活下去。

“奸。”她怀中的嫫轻轻地唤她的名字。

“嗯？”

“到了云荒以后，不要离开我，好不好？我们两人，就这样，一起生活下去。”

“嗯，等到了云荒，等到了云荒的话.....”奸回答的声音有些低，仿佛在自顾自地想着些什么。但是很快她就收起了流露出一丝寂寞的表情，满怀温柔地看着怀里的嫫，问道：

“我当然会一直陪着你啊。我们约定，从现在起，彼此永不分离，好不好”

好像是安慰着害怕的嫫一般说道。

“嗯，约好了，一生一世。”

“嫫，你说，等我们到了云荒，你想做什么呢？”

“想做什么？”嫫没有马上回答，她的眼里似乎闪过太多太多的光景，一时之间不知从何说起。

“想和你一起做的事，有好多好多.....”

“那，你就像讲故事那样，慢慢地一件件讲给我听吧。我也有很多的事想和你说呢。”

“嗯。不如，我们一起来讲这个故事如何？我们一起描绘、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世界。”

“好啊。”奸略带笑意地回答，盯着她细细地看，眼里的温柔仿佛要凝结成水珠滴落。

但，姍没有看她。她的眼神飘向太远的星海之中，显得有些近乎迷离，或许其实是因为里面蕴藏着的事物宛如星海一般辽阔无边，所以难以捕捉到在里面游荡着的姍的灵魂。

“奸，要是我们真的一起走出了这片雪原，到达了云荒，那样的话，我就要在云荒，修一座小木屋。它坐落在很偏远很偏远的角落，连离云荒的中心地带都很远，远到从中原来的其他的人都不能到达。于是，那里就永远永远只有我们两个人，不受旁人打扰，不受世俗侵染。”

“那它到底应该坐落在哪里呢？常人无法到达的、只有我们两人可以到达的地方，应该是很往北边的地方吧。我想，那一定快临近世界北边的尽头之地，就在冰封海洋的边上，靠着最后的一点点温暖的海湾，那里，正好适合我们。”

“嗯，所以，离北边太近的话，会有些冷吧？所以，要搭一座很温馨很温馨的小木屋。用在春天长成的最温暖的晕染了生意的木头，搭成一件有些低矮、也不太宽大，小小的、堪堪将我们两人容下的木屋。那样的话、就是只属于我们的城堡了。在我们的城堡里，你就是我的骑士，一辈子保护我。或者你是我的公主，我一辈子疼爱你。”

“要是木屋的话，应该搭在哪里会好一些呢？最合适的地方，应该是森林吧。北边的森林，四季分明，所以，不同的时节，会有不一样的美丽。春天的时候，满是青色的树木，散落在林间的盛开的野花，雨一过，就满是泥土和青草的芳香。到了夏天，青色渐渐变得浓郁，成了深深的绿色，郁满了生意，每一片树叶都在拂过的夏风和阳光中微微地摇曳，张成最最饱满的姿态。我们可以在木屋前坐下，躺在木椅上，安静地乘凉，静静地数着从树叶的缝隙间漏下的斑驳的阳光。气候一点点变冷起来，到了秋天，气温是如此舒适，满树的叶子都变成金黄色，地上开始堆起落叶。乘着那落叶还没有堆成厚厚的一层，清秋时节，我们就一起漫步在树林间，看这边飘落的叶，看那边蔚蓝的天，风吹过，落叶缓缓地旋转着起舞。”

“要是那样，我想应该我们的木屋应该在一座湖旁，一座森林中的小湖。很安静的一座湖，不深不浅，什么都没有，但是很干净很清澈，一眼可以望到水底。春天的时候，湖水倒映出的满是一池的浅清，像是块清湛透明的翡翠，但是比那更加生动。夏天在树下乘凉的时候，面对着湖，身后是我们的小木屋，面前的池水倒映着的是属于夏夜的极盛的繁星。不过，没有那些蝉鸣和其他一切声响的打扰，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只有偶尔的微风，轻碎一池的幻影，拂起你的发丝，在我的耳畔掠过。夜渐渐深了，有些凉意浸染，我们靠在一起，相依在椅中，沉沉地睡去。”

“那么秋天的话，湖中飘满了落下的金黄的叶子，一池的落叶浅浅地盖住了池面，只留下几处不大的空隙，倒映着蔚蓝的漂浮着白云的天空。一切都是如此宁静，我们散步在那湖边，我呀，有时会蹦蹦跳跳地跑在你的前面，有时又会安静地蹲下，细细地数地上的那一片落叶到底有多少条纹路。有时我们路过一根枯死的老树，断裂开来，就一起数它的年轮，一圈、一圈，慢慢地延伸着，带着我们回想过去的时光。那时的我们想起现在这样在雪原之上躺着一起看星星的时候，一定也会觉得无比珍惜、无比满足。”

“等到了冬天，雪开始慢慢的下。要是只身行走在这样下着雪的北方的土地上，一定会觉得寒冷凄凉。但是，我们两人一起，坐在温馨的小木屋里，喝着热水，对面而坐，看着窗外的雪一点点下。雪花慢慢地落入湖水里，将它的表面封冻起来，于是成了一整块的浅蓝色的宝石，像是童话里妖精们的舞台一般晶莹剔透。”

“冬天的话，两人一起漫步在雪中，一定又有有别于秋日清凉的感觉。孤独么？寂寞么？一定，那些东西都不会再追上我们的。要是我们两人从那木屋里走出，所看见的雪景，一定是灿烂的雪景，灿烂若星辰一般，闪着动人的光辉。我们一起在雪里奔跑，尽情地嬉戏，玩那些你以前从未玩过的游戏，等着冬天过去，依依不舍地迎接春天的再一次到来。”

“然后，四季轮回。”

“嗯，要是我们住的是那样一个地方，就很好了。”

“那时的我们，会怀念此时的看着星星的样子吗？”娜说着，眼神仍然游荡在星海的深处。

“所以啊，我想，不仅仅是有这样的一座小小的木屋而已。在另一边，湖的对面，我们一起，搭一座很高很高很高的台，高到平视着看不见其它的任何东西，夜晚的时候，我们坐在上面，视野中还能看见的唯一的的事物就是天空中闪烁的繁星。那时的我们，就可以像现在这样靠在一起，说很多很多的话，把一切想要告诉彼此的都倾诉出来，反正，会聆听的也只有彼此，还有遥远的星星为我们见证。”

“嗯，那样的高台，一定要搭一座。春天的时候，坐在上面，风送来的是春日野花的芳香；夏天的时候，是带走最后一丝燥热的清凉；要是秋天的夜晚，就什么都不需要，那最最平静的一切，就是属于秋夜独有的气息。冬天会下雪，台上都是白茫茫的，那要是躺在上面，就宛如我们现在一般，而且和现在比起来，离天空更近，近到你把你想要的星星指给我，我甚至都可以伸手帮你摘下。”

“那样当然很好，不过，还是让星星就在天上吧，那才是它们该在的地方。况且啊，要是我们之间多了女神的灵魂的碎片来打扰，岂不是很不妙？”娜微笑着说。

“嗯，那就还是让星星在天上待着吧。”奸也笑了起来。

“在我们木屋旁边，应该还可以修一些什么。嗯，我想，要修一片菜圃，要是到了那里，也天天吃雪搓成的丸子，也未免太无趣了一点。”

“才不会呢，奸搓的丸子那么好吃，一辈子都不会吃腻。”娜的脸上仍然保持着微笑。

“不过啊，修个菜圃，倒是不错的主意。我们在里面种上各种蔬菜，春夏时有着一样的颜色，却是各种不同的姿态，开出各种形状的花朵。秋天到来，就是丰收的季节，在木屋里煮上一碗粥，吃着从菜圃里收获的我们两人一起种下一起浇灌的蔬菜，那一定是人间最美味的事物。”

“除了菜圃，或许，专门修个花圃也不错？里面栽上各种各样的花朵，你想看什么，我们就种什么。”

“那当然好咯，不过我可是一个女孩子，想看的花是很多的。我想想，要是种花的话，西贡小姐、彼岸花、木槿、紫菀、乙女百合、大吴风草、大花四照花、初见草、大花六道木、镜草、大丽菊、苹果花、草莓花、根希百合、交让木、红千鸟、欧石楠、花菱草、百合、紫荆……想种的花，真的好多好多啊。所以我觉得，要是单单一个花圃，大概是种不下那么多的花的吧？要种的话也只能将她们分散开，种在树林的各个地方。我们一边散步，一遍路过花开的地方，给它们浇水，看她们一点点张成最美丽的姿态。等到她们开花播种，渐渐生长开来，不用我们再打理，就可以两人一起悠闲的漫步在树林里，等待着下一个拐角处，从树林中闪出不一样的新的美丽的花朵。要是经过了很久的时间，也许是三年也许是十年，说不定从那么多的花里面，还会结出花的精灵。她们不与我们言语，不与我们交谈，甚至感受不到我们的存在，她们只是作为美丽的花朵的结晶，美丽地存在着，用最美丽的姿态在空中飞舞。春天的时候，她们飞在一起，在空中一起跳出春的圆舞曲；夏日的时候，就是最动人的芭蕾舞；到了秋天，花仙子们已经熟悉了彼此，开始在落叶铺就的湖面上演出一场动人的戏剧。冬天的时候，原本的花已经凋落，花仙子们也即将消散，她们在临别之前，汇聚于冬日的冰封的湖面，那就像是专门为她们准备的舞台一般。她们尽情载歌载舞，把最最动人的姿态都尽情展现，全部身着素白的舞裙，背上透明的翅膀。最后，慢慢消失在冰雪中，等待着下一个春天的到来。那时，会有新生的花的精灵，她们已经不再认识彼此，于是重新做曾经一样的事，一起舞蹈一起歌唱，一点点熟悉，在秋天演出一场新的动人的戏剧，一起消失在冬天的湖面上，又是下一个春天，轮回往复，生生不息。”

“嗯，听起来，那真的是很美好的画面。”奸都有些为之动容了，白色的发丝微微晃动，星光里看起来根根都泛着白色的光沫，晶莹剔透。

“那就是我们的森林么？森林里，有花有湖，有我们的小木屋，还有高高的瞭望台，可以看见星辰的海。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高高的树木，流过的小小的溪流，这是当然会有的吧。溪流的话，应该是由远方的雪山的融雪汇集而成的，所以流淌到森林中汇成的湖泊，才会那么的清澈透明。”

“嗯，想来，这样的只属于我们的小小森林，真的很温馨。我们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要是觉得在高台上看星星太累了，就造一艘小船，在那星辰最最闪亮的夏夜，泛舟在小湖的中央，两人并肩躺在一起，慢慢地看着星辰。那样看见的星星，和坐在高台上看见的或是现在我们在雪原上所看见的，一定是有着很大很大的不同。那样看见的星星，很温暖，带着属于夏夜的气息，让人的浑身都充满着活力，不禁想要放声歌声。所以我们放声歌声，唱的是来自中原江南的柔婉的曲调，虽身在北域，泛舟湖中，却有着如同是江南水乡一般的感觉。不过，在星星的下面唱歌，唱出的感觉一定更加悠远。”

“又怎么会只局限于夏夜呢？任何时候，或是在春日的白昼，划着小船惊扰一池的清浅，荡漾在浅绿色的海洋之中，仿佛投身于生命的怀抱，可以尽情地感受着属于生命的气息，闭上眼，带来的是全身心地愉悦和放松，要是睁开眼，看见的蓝天白云，仿佛圣母大人的身心一般纯洁无暇。要是换成了秋日的湖面，就是载舟划开飘散的落叶，看着落叶被带起的水流激散，惊扰的涟漪渐渐散开去，把一池的落叶都激荡起来，打着缓缓的旋，我们的船就随着那旋的节奏，悠闲地飘荡在湖面，仿佛可以一直就这样下去一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悠远和宁静。”

“嗯，不过要是冬天的话，就没法划船了吧。毕竟，要是划开冬日的冰面，惊扰了湖水唯一清净休息的时光，也实在是一件扫兴致的事情。”

“所以啊，冬天的话，就还是让我们的船安安静静地待在岸上，等着雪将它一点点覆盖，最后变成一座白雪塑成的船的雕塑一般，船头的雪太久了渐渐凝成了冰，那，就是它一年当中最具锋芒的时刻了。或者说，只是这片温柔的森林，在她永远温柔的四季里，唯一带了些许锋芒的东西。”

“那时候的我们做什么呢？要是在雪地里嬉戏累了，回到家里坐下，一定会想喝上一杯热乎乎的东西吧？那应当是一杯茶，绿茶、红茶都很好，总之，是让人觉得放松的东西。所以啊，为了能在寒冷的冬天喝上一杯热茶，我们的菜圃里，一定要种上一棵茶树才好。而且啊，要是有了这样的茶叶，在夏日之中喝一杯凉凉的绿茶，不也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坐在湖边的木椅上，看着倒映着星空的清凉的湖水，手里捧着清凉的绿茶，这样的夏天，哪里会有一点点炎热的困扰呢。”

“岂止如此呢？想来，织女一个人孤零零地在星星上待着，唯一能做的就是想着远方的她，为她编制衣物了吧？所以，我们要在地里种上棉花，养上桑蚕。那样，到了冬天，无聊的时候，我们就坐在家里，先在雪地上绘制出所能想到的最美丽的纹样，然后把它绘织在衣物上。那一定会很有趣，而且等过了漫长的冬天，春天的第一朵花绽放的时候，我们就换上为彼此织成的衣物，先去欣赏初开的花朵，然后慢慢走回这里，靠近湖畔，一起在倒影中，欣赏彼此穿着自己亲手织成的衣物的样子。嗯，那样的话，我们一定会看着彼此的样子笑出声来的。”

“嗯，要是那样的话，我一定会竭尽一切，把丝绸织成最美丽的丝衣送给你。不仅在春天穿它，夏秋，冬日，都是你用它绽放美丽的季节。要是你穿着那薄如蝉翼的丝衣，静坐在冰天雪地中的湖面上，一定会宛如冰雪凝结而成的妖精一般美丽。发丝的颜色本就近乎冰雪，你的眼眸也总是那样动人，闪烁着宛如白雪反射星辰的光一般的光辉。那样的场景，一定会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的画面。”

“姤，要是我的话，我会送给你如火般鲜艳的绸缎做成的短衫吧？不，不要火的颜色，应该是深深的绿色，用浓厚的绿包裹住你本如火般鲜艳的身心。我想，那样的你站在夏日的湖边，站在阳光洒满的湖边上树林投下的阴影中，宛如红千鸟一般绽放。要是那时的你再唱起动人的歌曲，一定会如同火焰一般点燃我的内心。”

“嗯，要是那样就好了，夏天的时候你看着我，冬天的时候我看着你。春天和秋天呢，我们就待在一起，一起去看树林里盛开的花朵。”

“只是，只在这样的一片小树林里，会不会显得我们的世界太过狭小了呢？我们所拥有的世界，应该还要再广阔一点吧？既然是远离尘世的属于云荒北方的土地，无论我们想在哪里修怎样的房子种怎样的花，都没有人会管我们的吧？所以啊，我想，属于我们的世界还可以再大一点、再大一点，我们在一起，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

“那么，沿着流经那片树林的溪流慢慢往回走，就会走到她发源的雪山吧？雪山，是怎样世界呢？那里和这里的风景比起来，应该会很不一样吧？虽然同为冰雪的居所，但是面前便是野花盛开的原野，所能感受到的事物，一定会完全地不同。我想，那就是一道分

界线，生命与死亡的分界线，幸福与孤独的分界线。站在那里往东看，会是一片绿色融汇成的大海，流动着生生不息；往西看，则会是一片寂寞荒凉，让人害怕的孤独。那样的山不会太高，也不会太低，恰恰可以看到两个世界，又恰恰把他们隔绝开来。要是我们怀恋这片雪原的景色，可以站在山顶往这边看；要是我们想在高高的地方看看我们生活的地方，就可以往海的那边看。也许，其实不用爬到山顶那么高，只是接近山顶，越过半山腰不远的地方，那里是没有被冰雪所覆盖的最后的地方，是有着青青的野草生长的最后的地方。要是在那里坐下，若是清晨，露水还凝结在青草的叶片上，慢慢地看着太阳升起，太阳的光线透过露珠，被散解成梦幻的七彩色，隔着露珠看对坐在那边的你的眼眸，阳光轻柔地抚摸你的额头，白色发丝在有些强烈的光线中若隐若现，就是清晨最美丽的风景。或是到了白天，阳光洒满这片大地，看起来会是金灿灿的一片；要是它躲到了白云的后面，不再吐露强烈的色彩，原本属于树林的颜色就会显露出来，不同的季节看上去，是不一样的感觉吧。等到了黄昏的时候，太阳慢慢落向海平面，朝着海洋深处一点点坠落下去，每低矮一分，渲染出的红色就浓郁一分，到最后是葡萄酒一般深沉的红色，那时的你的眼眸若是映着夕阳，一定也会如酒一般动人，酒一般诱惑。”

“但我想，最美丽的风景，还是在夜晚吧？等到太阳慢慢地落下，最后一缕属于白日的气息消散，夜晚的风缓缓吹上山坡，青草微微摇曳，我们靠在一起，渐渐停下了话语，安静地坐着，慢慢看下方的世界一点点地变得昏暗起来。等到夜深至极处，已经没法再变得更加浓郁地时候，再看下方的土地，那时，我们的眼睛已适应了这样昏暗的环境，就会看到洒落的星光点缀在这片树林之上，往上去，仿佛是在中原上的深夜的皇都一般繁华。这是没有旁人的皇都，只属于我们的皇都，不过皇都的主人们不喜欢太过繁华和热闹，所以就坐在高高的山上俯看着它。风再次吹过，拂起你的长发，你穿着我织的薄薄的丝衣，丝带也随风飘起，在半空之中化作几只长长的手，像是要抓住远方的什么东西一般微微摇晃着。你的手轻轻放在地上，紧贴着已然在深夜中看不清原本颜色的青草，没有看着我，只是看着远方，凝视着属于我们的皇都或是更远处的海洋。属于我们的世界是那么的大的，但是我们远离了它，坐在高高的山上，所以很安静，一点都不会觉得累。是啊，我们的世界那么大，有山有海，有树有湖。不过，只要有那时的你，我的心就会被填得满满的了。”

“嗯，那样的夜晚，真的很美吧。风拂过的青草晃动的山坡，星光洒满的树林，远方，是倒映着天空的海洋。那里所倒映着的天空，与树林中的小湖所能做到的比起来，就实在是要辽阔得太多了。那样广阔的星海和树林连接在一起，中间隔着在夜晚不能看得太清楚的沙滩，我们的房子可以隐约看见一点轮廓，最显眼的事物是我们在林间搭起的高台。我们那样并肩坐下，就像现在一样，慢慢地看属于我们的世界的辽阔。”

“冬日的时候，景色又会与春秋夏所见的完全不同。被白雪所覆盖的森林，在星光的照耀下看起来，透着寒冷而孤独的味道。要是看着那时的景色，我们一定会觉得有些害怕有些无所适从，悲从中来的。所以那时的我们呢，要好好地牵起彼此的手，轻轻地在对方的耳畔低语，告诉她，她是自己最重要的人。然后，相拥着在雪中，享受着天地之间唯一的温度。”

“或者，在冬日的山坡上，泡上一杯热茶，漫无边际的说些话也不错吧？我们可以对着下方的世界和天上的星空，幻想各种各样的光怪陆离的故事，有些没头没脑的故事，有些动人肺腑的故事，有些发人深省的故事，更多的只是我们的絮絮叨叨，就像现在的我们一样，可以畅想更远方的世界。畅想在遥远的星空的那边，那些和这里不同的星星，那些星星上面的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想，和这里比起来，肯定是完全地不一样吧。大多数的世界，都不适合生命的生存。太过肆虐的狂风，或是极度的高温，或是围绕恒星的极度不合理的公转周期，甚至根本不存在稳定的昼夜交替。那样的世界，大概永远被洪荒所占据，不会萌发生命的种子。不过，在一两个十分幸运的世界，也许有了温暖的温度，至少是和那些千百度的高温和零下几百度的低温比起来的温暖的温度，也有了稳定的昼夜交替，就算那一昼或是一夜长达数十年又或是短至数个小时；也有了水源，就算那水源多到整个星球都被水所淹没或是只有在地底下的极深极深之处才有一点点仅存的甘露。不管怎样，至少有了生命。但那样的世界的生命，一定和这里比起来完全不同。无论是外观，语言，哲学，数学，科技，文学，对世界的认识，对事物的理解，宗教，政治，国家或者说是生物个体形成的生物社会之间的组织方式……”

“不过那些都是和我们太过无关的事物，就算无论怎么想，也想不出个模糊的样子。但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想像远在千万光年之外的世界，黄沙蔓延的荒漠中，与这里的世界的生命形式全然不同的一头岩石铸成的野兽，迎着属于它们的世界的月亮，疯狂地咆哮着。其实它是实在作诗，是在对着月亮颂出最动人的诗篇，只不过那样的诗篇，无论如何不可能被我们所理解。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或者在我们看来极度狂野又或是极度保守，完全不可能被接受。它们生存在我们绝对无法适应的环境中，飞沙走石，干涸无比；或是漫漫汪洋，深不可测；或是熔岩滚滚，灼热难忍。其实，应该是比起那些更加难以想象的世界。仿佛可以看见，那些原始的力量的咆哮，疯狂梦幻的形状。甚至，也许可能在遥远的行星上，存在着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天堂一般的世界说不定？飞舞的花仙子，奔流的小河……永远歌唱永远舞蹈……只有春天这一个季节，花儿永远地绽放着……我的想象都还是太过的贫瘠，不能描述那样的远方的世界的美好。不过，它本就应该比我能想象的极限更加的美好。”

“嗯，我想，那些都是有的，就藏在这一片星海的某一个角落。不过，它离我们太远了，远到我们就算竭尽一切，也不可能与它产生任何的联系，只能让它就这样停留在我们内心的角落，作为一个温柔的梦，幻美的梦，易碎的永远不可能触及的梦。”

“嗯，不过，只要想着有那样的世界，也就够了，本来，要是能在那片山坡上和你一起喝着热茶看着天上的星星，也就不再会奢求更多了。”

“我想要是看星星的话，除了高台，除了山坡，除了划着小船在湖中飘荡，还有一个更加合适的地方，更加美丽的地方。那应当是，远方的海洋。海洋之上，不能看见分明的四季，无论何时，星空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正是这样，更适合原本就属于星星的永恒。所以，要是想体会属于星星的感觉，海洋上一定是更好的去处。划着小船，慢慢驶入这样辽阔的海洋的深处，稍微离岸边远一点，最好远到恰恰无法看见陆地。那样的话，四周就全是漫漫的海水，倒映着的是漫天的星辰，仿佛是无尽的孤独。深夜里看不清海水的深度，要是风平浪静，宛如坠落如星辰的无尽的海洋，向上看不见海面，向下看不见海底，无论多深，永远都有星光照亮。那样会渐渐迷失的吧？失去所有的方向，只是安静地飘荡着，分不清自己到底在哪里，像是在星空中流浪。是的，这样的星空，不再是在地面上看见的近乎平面的星空，而是近乎立体的空间；星星不再是散布在天幕的每一个角落，而是出现在每一个目所能及之处。星星汇成的海洋是如此辽阔，沉醉在里面，仿佛可以感受到那些数十亿年之久的孤独。不过这时，就会想起你，牵起躺在身边的你的手。不需要言语，两个人只要是手牵着手，就算是再孤独的星空，也一定能够永远地飘荡下去。是啊，这样的话，原本孤独可怕的星空，反而变成了前所未见的美景，我们手牵着手在里面游动，越过这边的星星，飘向那边的星星；这边的星星是蓝色的，看起来是梦幻般的蓝色；那边的星星是红色的，有着近乎夕阳一般的美感；再往那边去，星星更为密集，结成厚厚的一群，无比璀璨耀眼。想来这一群女神的灵魂的碎片，一定生活得快乐而幸福吧。”

“是啊，星星汇聚成的大海，多么神往啊。要是在没有星星和月亮的夜晚，又会如何呢？那样的夜晚的海面，一定是漆黑而冰冷的吧？甚至有些令人害怕。不过，要是牵着你的手，反而会感受到无比的温暖。在船里轻轻侧动身子，靠上你的肩膀，感受着传来的芳香，就再也不害怕那样的黑暗了。借着仅存的最后一丝丝光线，还能看清楚海水的轮廓。那时的我们一定会想，海水的下面，是什么呢？要是仅仅坐在床上看的话，会觉得，那一定是与头顶的天空同样辽阔的世界。至少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不可触及的深度。那是多么的黑啊，海底下几百米深的地方，就算是在最热的夏天，阳光直直的垂射着海面，也还是无法穿透那样的海水吧。所以，海下的世界，同样是极深的孤独，与星空不同的另一种孤独。那样的孤独感没有星空的那样梦幻而飘渺，更多的是压抑的感觉，压抑的孤独感，仿佛是数十万亿吨的海水压在头上，令人窒息的感觉。这两种孤独，是不一样的可怕。星空的磨灭灵魂，海洋的压碎灵魂。那样的世界，要是坠落下去，意识会先强烈地挣扎，拼了命的想要逃离，可是无论如何逃不掉，渐渐失去了抵抗的最后一丝力气，慢慢地仍由身子向下坠落，不再抵抗，意识慢慢涣散，不再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最后在黑暗的海水中，变为一具行尸走肉。心会死去的，在那样深那样黑的世界之中。好可怕的世界，那里的生物，究竟是怎样生存的呢？听别人说过，曾有人从海边打捞上从未见过的丑陋的鱼类，想必那样的鱼，就是来自极深的海中吧。因为没有人会看见没有人会记得，所以无论自己怎

样，也无所谓吧？所以，就算是放纵自己的欲望，仍由内心的污秽流淌，也无所谓。所以，才会张成那样狰狞的模样吧？又或者，其实……在那样的世界里，只有仍由内心的欲望流淌，才能得到最后一点点生存下去的可能。任何的美感或是理性都是不被允许的，否则一定会因孤独和压抑而死去的。所以，才只能张成那样丑陋的模样，换取最后一点点生存的希望。不过，要是我沉入了那样的海洋，我就算是死去，也不会变成那样狰狞的模样的。因为我想，要是真的那样做了，灵魂也已经死了；甚至不是因孤独而死，而是在生存的压力前，主动扼杀了自己的灵魂。那样做，还有什么意思呢？只是因为活下去，就放弃了其它更加珍贵的东西。不过，要是你陪着我一起掉下去就更好啦，那样的话，我连孤独都不用害怕了，我们永远保持着这样的模样，不用变得丑陋，然后向着海底坠落下去。只要是两人一起，总能等到到底的那一天的吧？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了，或是就这样在海底永远地生活下去；这是另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永远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了，那样孤独的海底，隔绝了其它一切的生命。或者是，怀抱着想和你再次看见更加美丽的风景的心情，我们一起在海底寻找通往海面的方法。不过，也许根本不用回到海面，想想看，海底的世界，是不是应该同遥远的星星一样，有着超乎我们想象的美丽的景色？海底，应该是会有山脉的吧？毕竟所谓大海，也只是被水淹没的陆地而已。那里的山中，会有些什么呢？是不是，有着和地面上一样的雄伟？虽然看不见星星，没有温柔的风拂过来安慰我们的心，但是有温柔的暗流涌动，如此温暖，轻柔地涌动着，拂过我们的脸庞。在水中，你的裙裾会永远地飘荡着，以各种无法想象的美丽张扬的姿态绽放成白色的花朵。水下的花朵看起来，一定又是另一种美丽的感觉吧？所以，就算永远在海底流浪下去也无所谓了。何况海底不只是这样，还有其他的景色。也许会有火山，海底的火山，熔岩从那里流出，又在转瞬之间被海水凝结，形成一幅无比激烈的画面，高温和冰冷共存，像是你的矛盾的内心一般。那是如此令人神往的、别样美丽的世界啊。也许会有古老的遗迹，那时千万年前的生命遗留下的。我们可以漂浮在海中，静静地凝视着那被海水浸泡着的古老建筑，试图从他沧桑的痕迹里，解读出过去的文明想要传达的心情，想要表达的信念。”

“嗯，那样的海，很广大，容得下一切的事物。我们就飘荡在里面，从这一个角落，随着流动的海水，去往下一个世界。就这样永远地流浪下去，似乎听起来也不错呢。”

“是啊，不过，海底太黑了，待久了，总会有些讨厌的。”

“那么，我们重新回到岸上吧，从那冰冷黑暗的海洋之中。大海与陆地的邻接处，就是温暖的海滩。海滩一定是个好地方，不过只有在夏天的时候才能享受吧？冬天的海滩实在是太寒冷荒凉了，而且带着冰冷感觉的沙子，比起雪来实在是让人不舒服。所以，只有夏天的海滩比较适合我们吧？夏天的海滩，有温暖的阳光照射，因为是在很北边很北边的世界，所以不用担心因为阳光太过强烈而射伤皮肤。我们在海边打起另一座专属于夏日的小木屋，不同于森林中的设计，完全是为了清凉而存在，只有一扇薄薄的们，开着窗却不装玻璃，一切都是简陋而清爽的。我们穿着夏日的服装走在沙滩上，一步步映下属于我们的两人的脚印，它们蜿蜒成一条长长的路，从小木屋旁一直延伸到视野中的尽头。仿佛，可以就一直这样走下去，在夏日的阳光中，在海浪的涛声里。要是累了，我们就停下，转身望向海面。海面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又会波涛汹涌，不过夏天的海洋相比起来更加狂躁，所以我想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欣赏咆哮的波涛，感慨于它的自由和博大，他那蔚蓝的身姿，永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身姿。夏日的海洋，一定是这样的充满活力的。”

“不过，到了冬天，就没有办法在沙滩上欣赏海洋了吧？毕竟，冬天的沙滩实在是令人喜欢不起来。甚至不用到冬天，就算是秋天和春天的沙滩，都找不到那种夏日的感觉。不过啊，就算无法欣赏沙滩的美丽，无法用双足感受身下炽热的黄沙和不时袭来的清凉波涛，我们还是可以欣赏辽阔无边的海洋。从沙滩上再往岸上靠一点，走向属于泥土的世界，再沿着海岸线继续向北走去，若是要划分开云荒最后的角落和世界真正的极北的寒冷死域，一定会有一座高高的山崖。我们就可以站在山崖之上，仿佛是站在雪原与云荒分界的山脉一般，这里所分开的，是北方的寒冷冰洋与最后的温暖大海。向北方看去的世界，是和雪原一样寂寞冰冷的所在。那里真的是世界的尽头，要是再穿过那一片冰海，就会到达从未曾有任何人到达的，属于神的星域。那里的景色，是和雪原一样的寂寞荒凉。要是看过了这片雪原的景色，实在是不会有什么新的感觉或是味道吧。所以我们应该转过身，向着南方，看看这片温暖的流动的大海。海洋太过辽阔，所以占据了整个视野，北方的世



界的海洋，没有飞鸟游鱼的相伴，所以白天看起来，还是相当乏味的吧。但是到了夜晚，若是运气好，遇到了有月亮的时候，一定可以欣赏到那些诗人们为之疯狂了几千年的景色。一轮明月，从海洋的那边，从深蓝与黑暗交接的地方慢慢地探出身姿，一点点把静冷的光线洒满海面，海面此时仿佛变成了一块镜子，一动不动地倒影着空中的月亮。月亮仿佛在呼唤，仿佛在歌唱，唱的是洪荒亘古的语言，不为常人所理解，只唱给懂得古老的悲哀的人听。它慢慢地升起，渐渐攀爬至天幕地正中央，此时的倒影看起来就是如此的深，浸在了海底最深处一般。这时就会想，月亮一定也是很孤独的吧？她在夜晚来到这样的海面上，是否只是为了借着倒影来安慰自己的内心，告诉自己自己并不孤独呢？那样的话，月亮也真是可怜的存在。明明与太阳存于同一片天空之中，却因女神的最后的安排永世不得见面；明明是与众星同存于夜晚，可或者月明星稀，或者繁星满天，唯不见月。这样想来，月亮真是孤独的存在啊，还要在大家都已入睡的深夜，送上最温柔地摇篮曲。这样的月亮，我们在悬崖边静静地眺望着她的时候，是否会感觉到一丝丝安慰呢？”

“嗯，一定会的，那是我们能送给她的，仅有的祝福了。那么，离开了那片月夜的海洋，重新回到靠近南方的世界，更加靠近云荒的中心，和所在的北方的气温相比，就是一片温暖的土地了吧。那样的土地上，流淌着大大小小的数十条河流，不同于我们的树林中的安静的溪流，这里的河流是在富有生命力的奔腾着，那些大的河流所展现的，是属于生命的磅礴雄伟；那些潺潺细流所展现的，则是生命的坚韧与顽强。那是自然的颂歌，奔腾着跳跃着流进海洋，冲刷出一片属于生命的平原沃土。平时，我们安居在离那里遥远的北边的森林中，安静地享受着尘世之外的平静；不过，要是那一天心血来潮，忽然想要听见激昂的合唱，便可以来到这片奔腾着河流的土地，倾听那片水流汇聚成的声音，感受着向前的勇气和信念。”

“那样的河流，是否有一点中原的江南水乡的影子呢？所以啊，除了属于生命的勇气、坚强之外，还有生命的柔美才对。那里还是生长着树林，和更北方的高大树木比起来，是更加温柔的低矮的树林，常年保持青绿色，永远地滋润着这一方的土地。倘若下起朦朦的雨，地面上浮起一层朦朦的雾，雨林被湮没在散开的雾霭中看不真切，若隐若现，只留下一片灰色绿色交错的依稀的轮廓。那样的雨林，就让人觉到无比的柔软动人，是北方的冰无法表现的温柔。你，会喜欢那样的雨吗？”

“我想，是喜欢的吧。不过，无论如何，那也只是我们一时心血来潮去看的景色而已。真正能陪伴我，理解我的，还是属于我们北方世界的冰。” 姬从姁的怀抱中坐起，回过身，轻柔地抱住了姁。

“姁，不用强迫你自己变成我的江南。我只要你是我的北方的冰就好。那样的你，才是我最喜欢的样子，是我最合适的样子。”

然后，她牵起一缕姁的发丝，低头吻了一吻。

“要是你觉得我们之间缺少一点温柔，就让我来吧。就让我的温柔化作流水浸染你这块美丽的坚冰，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永远欣赏你的身姿了。”

“嗯。” 姁轻轻地回答她。

——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她是看出了，自己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一点点勉强自己的痕迹吗？

是的，姬，我想做你的江南，但是我做不到。对你而言，江南其实比起美丽喜欢来更多的是害怕吧？因为，那是你曾经奢求却永远无法得到的幸福。你更需要的，是自己亲手握住的寒冰，就算她那么冰冷，却是唯一与自己心意相同的东西。我懂，所以我不会强迫自己。

但我确实在强迫自己，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我害怕啊，姬。我害怕，再这样下去，我就会永远沉溺在和你一起的世界里了。你给我许下了太多美好的未来，就在今天，就在刚才，我们一起描绘出的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世界，她是那么令我神往，那么令我沉醉。

但是我不能啊，姬。那对我而言，是我的永远无法触及的江南。而你对我而言，也是即将远去的幸福啊。所以，不要在描绘那样美好的东西了，否则，我只会迎来更大的痛苦……

可是，看着你幸福的表情，我又怎能停下，停下我的讲述，停止描绘我们虚幻的未来？你是那么神往那样的未来，把全身心都用来期待。可是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定然无法回应这份期待，定然要辜负我们今天所描绘的美好。我现在竟然有些后悔了，后悔接受你的爱意，后悔没能控制住自己向你表达了自己的爱意.....那样，你在得知真相的时候，到底会流露出怎样的表情呢？我甚至不敢想，那一定会如同刀一般切割我本就支离破碎的内心.....

不能再靠近你这样一团火焰了，否则我会被融化，你会被我的融化成的水浇灭。  
可又像是飞蛾扑火一般，无法克制自己不去触碰你.....  
我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娅的手拂上她的面颊，安慰着此时微微失神的妍。

“妍，怎么了？”

“没事，想起了过去的事情，有些走神了。”

——啊，我又撒谎了，面对着一片真心的她，吐露出虚假的谎言。  
再一次对自己，感到深深的厌恶之情。

“别怕，都过去了。现在，在你身边的人，是我。”

“嗯，谢谢你，娅。谢谢你陪着我。”

“说什么傻话呢。你也要陪着我，我们一起这样走下去，然后到达云荒，开始新的生活，不是吗？我们刚才描绘的世界，那么美好，对吧？所以，我们做个约定吧，约定两人一起，去到那样的世界。”

“嗯，我和你约定。就这样说好了，永远不许反悔。”

——自己，为什么会答应下那样的约定？那样的，自己明知不可能实现的约定？

自己，一定会深深地伤害面前的少女。

痛恨自己，厌恶自己。

从未这样厌恶自己。恶心，想吐。

爱欲与愧疚交杂成一片海，快要吞没了我。

“妍，我爱你。”

“嗯，别说啦，我都有些害臊了。”妍别过了头，不敢直视娅的眼睛，出自深深的内疚与害怕。

“不，我要说。你不看着我，我就继续说。”

——真是闹不过你。为什么，娅，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拯救我的内心呢？这样，只会加深我的愧疚啊！

妍终究还是转过了头，面上终于有了一丝含羞的笑，面对着娅。

“不够不够。还要对我说我爱你才可以。”

“别欺负我啊，娅。”

“才不是欺负呢~难道冰公主的爱意，竟然只是这样而已。”

——才不是！我是多么的深爱着你，娅！

“我爱你，娅。”近乎是不受控制地，妍说出了娅等待已久的话语。但是娅却有些不知该如何回应她的，她的眼神中流露的感情太深，娅已经有些都不懂了。

——那么，抱住她就可以了吧？虽然不懂她到底在因何事而悲伤，但是，悲伤的时候，只要有拥抱，就足够了。吧。

媼再次轻轻地抱住了奸。  
星夜里，两人再次相拥，安静地感受着彼此的温度。  
嗯，真好。  
无论如何，无论将来如何，此刻的美丽，是永远无法抹去的。  
那一定会映刻在内心的最深处。

怀抱着这样的感情，奸放弃了最后一丝理性的思考，仍由自己坠入爱意涌动的海洋。  
无论未来如何，一定要铭记此刻。  
星光洒落，无语如歌。  
她们的发丝渐渐靠在一起，在微微地晃动中，错杂地结在了一起，难以分开。  
黑色白色发丝交错，宛如冰火相融一般令人触动。

良久，她们终于起身，依偎着走向冰雪凝结的小屋。深夜都已然快要过去，东方的天空已露出一点点曙光，仿佛，她们的未来也在那里，近乎触手可及。

远方

“起来啦，都快中午了。”  
“没办法嘛~昨天实在是睡得太晚了嘛。”  
奸无奈地看着面前躺在自己怀里肆意撒娇的少女，实在是不忍心再说些什么。  
“不过，饭总是要吃的。”媼挣扎着从奸的怀里起身，慢慢地把身子凑到奸的前面，“喂我好不好？”  
“真是的，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爱撒娇？”奸再次无奈地摇了摇头。  
“来，啊.....”素白的手指间，白雪凝结而成的小丸子十分浑圆饱满，可口诱人。不过，看着那同样素白的手指，媼的心中突然升起一股莫名的悸动。  
她张开小口，慢慢地咬掉丸子，却不停下，紧接着，舌尖缠绕上奸的手指，调皮地打着转，然后把手指吞进嘴里，温柔地舔舐着。  
“媼，你干嘛.....”奸有些羞怒地收回手。  
“奸的手指冰冰凉凉的，很美味哦。”媼笑着回答她。  
“真是的，又欺负人。”  
“欸，这怎么能算欺负呢？要不，你也欺负回来？”  
欺负回来？媼的手指？  
“啊，嗯.....”  
然后，奸咬上了媼的指尖。  
好温暖，好温暖的感觉.....和自己的手指完全不同，媼的指尖，柔软温润，像是一块美玉，不过也很脆弱，害怕自己再用一点力，就会不小心把它咬伤似的。  
媼倒是有些愣住了，没想到，奸真的会咬上来。  
奸的嘴唇，也仍然是冰冰凉凉的.....  
这个冰雪一般的少女，是否会感到来自自己的寒冷呢？那样的话，她也太痛苦了吧？  
这样想着，媼慢慢地靠着奸的身体，最后轻轻地抱住了她。奸松开了口，回以拥抱。  
“早上好，奸。”  
“早上好，媼。”

今天的太阳是如此明丽亮眼，整个雪原被照得熠熠生辉。

“真的很漂亮呢，这样的风景。”媼蹦蹦跳跳地在前面走着，她的大衣翻飞在空中，短发微微荡漾着，划出优美的曲线。

“不过，看久了总是会腻的。”奸说。“所以啊，比起这里，还是风景不那么单调一些地地方好。”

“是啊，所以，我们才要去云荒嘛。”婍回答说。

云荒、云荒，那边的世界.....

“对了奸，你觉得，我们大概还有多久才能到云荒呢？”

——还有多久么？我想，大概这几日下来，走了近三分之一的行程了吧。不，都已经过了三分之一的行程了.....

“我想的话，大概还有十余日，便可以走到临近雪原边界的地方了。毕竟，单纯在这样毫无遮拦的雪原上行进的话，速度是很快的。所以，要不了多久了。”

——是啊，已经没剩下多少时间了。

“真是期待啊，到达云荒之后.....”

“是啊。那时的你，不高兴得跳起来才怪呢。”

——不，那时的她，应该会要痛苦得哭出来才对吧。

又或者，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孩？

不知道，不愿意再想下去了。

真的很抱歉，婍.....

“嗯。说不定还要高兴地抱住你呢。”

“嗯。不过小心因太过得意而摔倒哦。”

“才不会呢。对了，奸，我们来打雪仗吧？”

打雪仗？奸有些哭笑不得地看着面前的少女。

“婍，你的脑子没坏掉吧，我们现在可是在荒无人烟的冰天雪地里赶路欸.....”

“有什么关系嘛，反正食物和水都不用担心，而且离我们目的地也很近了。就当是我们未来生活的彩排好不好？”婍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在地上搓起了雪球。

“嗯，听起来似乎是那么一回事。赶路，也需要适当的放松吧？”奸苦笑着说。“不过，要是真的打起雪仗来，你可不许哭鼻子哦？”

“哼哼，谁哭鼻子还不一定呢！”说着，婍向着奸掷出了第一个雪球，砸到了奸的胸口。不过，似乎是因为婍捏得不够用力，或是奸的身体的弹性实在是太好，雪球散落成了小小的雪雾，转瞬间消失了。

——一点痛的感觉都没有，不如说，被这样的雪球砸着，到是一种不错的享受？

“该我了。”奸说着，大手一挥，凝结出数十颗小小的雪球，飞向正在全神贯注防备着的婍。

“啊，奸，你作弊.....这个不算啊.....”婍的惨叫声中，奸的雪球悉数落到婍的身上，把她弄得有些狼狈不堪。

“奸.....”婍有些不甘地抬起头，一副哭兮兮的表情。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奸赶忙道歉。“只能用手搓雪球，对吧？”

“那你就上当了！”婍突然换上了满脸的笑意，趁着奸毫无防备，一颗雪球再次落到她的身上。

——嗯，还是那么舒服的感觉.....

转眼间，一个下午就在两人的嬉闹中过去了。

“累死了累死了。”时近黄昏，两人再次在雪中坐下，姍疲惫地靠着奸，把头放在她的肩上。

“还不是你自己要玩的，自作自受咯。”

“欸，你怎么这么无情啊。”姍撒娇似的说着，“不行，我的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伤害。你要补偿我才行。”

“怎么才能补偿你啊？”

“亲我一口，就好啦。”

“真是个撒娇鬼。”

然后，奸低下头，吻上了姍的双唇。

——好温暖，是刚刚运动完的原因吗？姍的气息有些紊乱，似乎还在微微地喘着气。双唇的温度，比往日还要高出一些，快要融化了我的神智一般.....

奸渐渐闭上了眼，放任自己享受此刻的温存。

良久，姍轻轻地推开了奸，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真是的，今天怎么这么久.....我都有些撑不住了.....”

“欸，不行姍，这岂不是再说，你对我的爱意还不够深厚吗。”奸坏笑起来，看着她，“我的幼小的心灵也受到了伤害哦~你要，怎么补偿我呢？”

“嗯，那我，今天，就慢慢的补偿你。”姍说着，紧紧地抱住了奸，狠狠地吻上了她的唇。

“姍，别这样，我没什么准备.....”奸有些慌乱地挣扎着。

“不要，奸，我不会再松开你了。我已经不愿意，再失去任何东西了.....”

夕阳下，两人的身影重合在一起，直到最后一缕阳光从地平线上退去，也没分开。

“啊，起不来啦.....”姍躺在雪屋里，重复着和昨天早上一样的撒娇。

“真是的，又折腾到那么晚.....”奸无奈地说。“这样下去，我们的行程肯定比预计的要久得多了。”

“无所谓啊，要是每天都这样度过的话，我已经连是否到达云荒都不那么在乎了。”姍笑着回答她。“所以啊，奸，给我一个起床的吻好不好？”

“姍，你真是越来越爱撒娇了。”奸一边轻吻着她的面颊，一边说着。“原来，你其实是很缠人的吗？”

“我才没有呢。只是啊，这诺大的原野上，只有我们两人不是吗？我也没有别的人可以撒娇嘛。还是说，你更希望看到我向别人撒娇？”

“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奸连忙说道。“我也不是讨厌你撒娇，我就是说说而已.....”

“嘻嘻，吃醋啦，我的小醋王？”姍笑着说，双手温柔地在她的面颊上拂过。“放心吧，我这辈子，能爱上的人，只有你一个而已。”

“嗯。”奸有些害羞地回应着，把头地下，放在了正平躺着的姍的胸前。姍伸出手，慢慢地抚摸那头白发。

“真是的，明明有时候那么强势，那么不知廉耻，现在却又那么容易害羞，像个什么都没见过的小女孩似的。”

“本来就是嘛。还是说，姍曾经有过什么特别的经历？所以说，已经不算是‘小女孩’了？”奸开口问道，眼睛盯着姍。“姍，莫非曾经有过？”

“别这样盯着我看啊，真是的，明明刚才还那么害羞的。”姍挣扎着，“所以说才会那么说你啊。嘛，我没有啦，都说了，我只会爱上你一个而已，我这辈子只喜欢过你一个。”

“真的吗？不许骗我哦。骗人的话，会遭报应的哦。你发誓。”

“我发誓我发誓，我嫫，这辈子，只爱妍一个人。无论是在这里，还是等以后到了云荒，我都永远只会爱妍一个人。若违此誓，神魂俱灭，永世陷于轮回苦痛之中。”

“谁让你发那么重的誓啦。”妍有些惊讶地说。

“无所谓啦，反正我又不会违背我的誓言。妍，我只爱你。”

——真是的，我又在做些什么？明明想好了，等送她到了云荒，要她自己一个人开始新的生活，不再困于自己这一个她生命中的过客。现在却又.....真是的，我到底在做什么啊！

“那，我也发誓，嫫。我，妍，在此发誓，请诸位隐藏于时间与空间之中的缝隙的神明见证，我，永远只爱嫫一个人，若违此誓，肉身陨灭，灵魂陷于炼狱之中，永世不得超生。”

“你自己不也发了那么重的誓嘛。”

“不一样的，嫫，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该一样。”妍摇了摇头。“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了。”

“为什么？”

“没什么，只是，我觉得应该这样告诉你。别太往心里去吧。”

继续向前走，她们的速度明显变慢了许多。不像是在赶路，更像是两人悠闲地漫步在雪原之上，一边享受着隔绝尘世的美景，一边沉溺在爱情之中。时间慢慢地流过，她们浑然不觉，只觉得这样下去真是足够美丽的一生。

星夜。嫫嬉闹了一天十分疲惫，已在屋里沉沉地睡去了。妍像以前那样，起身，站在门口，回头久久地凝望着嫫安详的睡颜。历历可数的睫毛根根都是那样的修长，她的眼皮温柔地合拢着，是如此优美的曲线。她的身体蜷成小小的一团，也许是在梦里感到有些寒冷吧？妍脱下自己的大衣，盖在她的身上，转身走出了门外。

还是一样的星空，自己凝视了千万年的星空，不曾有什么大的改变。只是，现在自己的身后，多了一位少女。

但是，自己真的还可以再这样下去吗？大概，是不能被容许的吧？无论是自己曾犯下的罪孽，还是希望她到达那一边开始新的生活，而不是和自己在这里虚度此生的愿望，都不容许她再和嫫这样悠闲地度日了。是啊，她们现在的行为，本来就是不被容许的存在。自己，是不是应该下定一点决心，行动起来，早日把她送到云荒呢？

单单站在自己的角度看，似乎这样做是很对的，完全没有什么问题可言。但是，最让自己纠结的并不是这一点，妍知道，真正令自己害怕令自己犹豫的事物，其实不是自己的心意，而是嫫的心意。对现在的嫫而言，和自己一起，与到达云荒，似乎是一件完全不冲突的美好。所以她才能和自己这样一直悠闲地走着，一点都不在担心什么。只是，要是嫫知道，这两件事其实是根本不可能同时达成的话，她又会最初什么样的选择呢？而且，无论她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自己都会害怕吧？要是她选择了去往云荒，自己会害怕一个人再次陷入孤独，害怕再也见不到她，并且为自己在她心中的位置并没有那么重要而感到伤心痛楚。可是，要是她选择了留下，自己又怎样呢？真的就把她留下吗？就算她不会后悔，和自己在这片单调死寂的雪原上度过了一生也不感到后悔，但难道自己就能忍心？忍心看着她明明有更加精彩的世界可以前往，自己却用爱的名义把她束缚在这里？

这样的自己，相当的令人厌恶。但是，之前的自己所做的种种事情，无非都是在加深她对自己的依恋，这样下去，她会选择不离开雪原的吧？那样的话，自己真的是太令人厌恶了。简直，是为了自己一人的幸福牺牲所爱之人的未来的卑劣之徒一般。

真是矛盾啊，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已经开始有些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结识这个少女后，自己的人生才开始终于有了一点意义，现在却为此陷入前所未有的苦恼.....后悔吗？

当然,是不后悔的吧?毕竟,我已经有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可是,又是这样的痛苦.....神啊,难道,我的幸福,就是这样不被容许的存在吗?

她痛苦地跪坐在雪原之上,双眼流出泪来。

——我在哭,我在哭.....明明已经千百年不曾哭过了.....

为什么会伤心?为什么会流泪?

大概是因为,我对那个人爱得如此之深吧.....

——我醒了,因为我感受到了,有人在哭泣。

是她,是奸,跪坐在雪原上,痛苦地无声地流着泪。但是我能怎么办?我连安慰她都做不到,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她是为何而哭泣,并且我想,她,一定有很多无法对我言说对我倾诉的痛苦。

奸,是个谜一样的少女,突然出现在这片本不该有任何人烟的雪原上,身体冰冷毫无温度,会很多无法被理解的法术,完全是个神秘的存在。本来,要是在中原流浪的时候,发自主存的欲望的本能,应当会让我,对这样的来路不明的人怀有戒心的吧?可为什么,我一点都不怀疑她,无比信任她,还爱上了她呢?

原因,大概是有很多吧。可能是因为累了,在中原为了活下去的这样的挣扎,我已经太累了。而且,无论我如何防备,在比自己强大太多的人的面前,还是会被摧残吧?所以,懒得去想她的真实的身份和来历。懒得去管。现在看来,自己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她完全没有要害自己的意思,并且甚至也爱上了自己。那样的爱里,是否参杂有同她的身份一样的虚假呢?我想,是没有的,这是能用心感受到的东西,和外在的身份来历完全不同。看着她的眼眸,还有现在正披在自己身上的她的衣物,就能明白,她的这份爱意,绝无半点虚假。

大概,这也是另一个原因吧,更根本的原因,发自内心的原因。因为,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和我一样的孤独的祈求着希望的灵魂,她和我互相吸引,我们无法克制的爱上了彼此。因为,彼此,就是对的那一颗星星啊。这是存粹发自内心的原因,与其他一切的外物都无关。

看那雪原上孤独的哭泣的身影,现在正如同冰凝结成的刀一般割裂着我的内心。回想奸几日来的话语,我能感受到,在未来,即将离开雪原之时,一定是有着什么不好的事情等待着我的吧。我,会感到害怕吗?那时的自己,会迎来前所未有的痛苦吗?

不知道会迎来怎样的痛苦,但是,我不害怕。看着颤抖的奸,就已经明白,更多的痛苦,都是她一个人在独自承担吧?什么都不告诉我,一个人背负下了所有。虽然有些小小的赌气,但是也还是很感动的吧?

所以,我还是照顾一下奸的感受,让她一个人慢慢平复吧。她不愿意让我知道的事,不愿意让我了解痛苦,还是不知道吧。我相信她,也许我们的未来真的会是黑暗无光的.....但是,无所谓吧?奸,只要有你。

但最可怕的是,如果没有了你,我该怎么办?不敢想,不敢想。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就这样躺着,默默地凝望着你的背影。

奸,我爱你。希望你,如果想要哭泣的话,到我的怀抱里来就好了。

不过,我爱你。所以,你如果希望自己一个人背负某些事物,我也不会阻拦。

不过,未来.....

隐隐还是觉得有些害怕。

清晨,姍慢慢从雪屋里走出,奸已经站在外面了,像往常一样,凝视着即将有太阳升起的东方的天空。

“姍。”

“嗯？”

“我想。我们，确实这几天走得有些慢了。要不，我们还是稍微走快一点吧，向着云荒？”  
——确实，这几日，因为我们之间的嬉闹，不仅速度慢了下来，还有些偏离了原本的道路。

“嗯，确实，是应该走快一点了。那么，这几天，我就稍微收敛一点吧。”姍有些不舍地说着。“不过啊，我想，要是到了云荒，你可要加倍奉还的哦？”

“嗯，到时候，谁让谁奉还还不一定呢。”

奸转回身，费力地挤出一个微笑。

只是，姍能感受到，从那个微笑里，流露出来的无比的痛苦。

——奸，你到底是怀着怎样的痛苦呢？

现在，我感觉我的心的上空，悬挂着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他在告诉我，无时无刻不再提醒我，说这样的生活就好像梦一般，梦总会有醒的时候。

但是奸啊，我真的不愿意醒来……如此美好的梦境，怎么舍得醒过来呢？

就让我，再在这样的梦里沉睡一会儿吧。

现在，我又会回想起你那夜和我的约定，那夜，你对我许下的誓言。

那些东西，是否都是骗我的呢？

可是，你发了那么重的誓。

究竟是因为什么，不惜做到这个地步呢？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奸藏在深处的痛苦，远远超乎我的想象，所以比起来，那个誓言的内容实在是不算什么，或者，她是在借助那个誓言，寻求最后的解脱？

真是的，我又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啊。奸，一定有她自己的原因吧。我，还是不要再妄加揣测的好。奸……

这一日的两人，没有再像往日那样尽情地嬉闹，而是沉默地赶着路。白昼慢慢过去，时近黄昏。

“松懈了好久后的第一天赶路，这样也就差不多了吧。”奸停下了，说着。

“我想，就休息一下吧。”

“嗯，好。”姍回答着。

其实，并不累吧，两人都不累。

那么是什么让她们就此停下了脚步呢？

——是我的不舍？

——是我的疑惑？

大概，比起身体的疲惫来，最先停下的，是心。因为不同的理由，两人的心，都已经有些累了。像平日一样搭起雪屋，做出雪凝结成的丸子，一口口吃掉，把一切该做的事都做好，时间还是很早。她们又只能坐下，靠在一起，看着夕阳。夕阳正好开始接触地平线，雪原上浸染着血一般的红色，到了远处又变成了橘黄色，有些迷糊。光线延伸到很远很远，像是试图触碰雪原之外的世界一般。要是直视着太阳的方向，回应光线还太过强烈而看不清它周围的景色，只觉得它在向下慢慢地移动着。

是啊，平时只是看着天空，所以从来没有那么明显地察觉到太阳的移动。但是它在动着，日复一日，东升西落，永远这样轮回往复着。现在，接着地平线作为参照，终于可以看见，清晰地看见，太阳的移动。何等的缓慢啊，又是何等的坚定啊，一点点，一点点。向着地平线下移去，很不舍一般，所以移动得那样的慢，但有时那么的无可奈何，为了能让人们有一个美丽的夜晚，所以必须要沉到地平线的下面。



这样的，是属于太阳的无奈吧。

一半了，现在，露出地平线的，只有一个血红色的半圆形。

太阳，还在向下坠去。

姍突然很想问，很想朝着太阳大声叫喊。于是她站起身，朝着太阳大声叫喊起来：

“太阳！坠落之前，离别之前，你是否还有着没有传递的话语？请告诉我！”

她的声音传开去，在雪原上向着太阳跑去，不知有没有到达天际线那里。

只是无论如何，太阳回应她的，只有一点点暗淡下去的光线。

姍坐在一旁，有些苦涩地笑了笑。

“落日的遗言吗……”

——真是个，不错的比喻。

只是，到底，谁又是谁的落日呢？

夜色慢慢袭来，天空中再次盈满了星星。

“姍，我们是不是，已经在一起好多次，凝望这一片天空了呢。”

“是的吧，我们一起望着星星，讲故事，畅想我们的未来……还有嬉戏、亲吻，许下对未来的誓言……还有最开始的时候，一起感受星空溢出的孤独的感觉。”

“嗯。所以啊，我们应该是很熟悉这片星空了吧？可明明那么熟悉，我却连那么多星星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你看看这么多的星星，散布在这里散布在那里，我想，甚至有很多星星，是还没有名字的。如此熟悉的事物，也会有不了解的一面吧。”

——姍，我懂，我懂你的意思。你是想说，就算是再熟悉的东西，也不一定要完全了解吧。

放心吧，我不会的，也许你已经看出了我这几日来的收敛，明白了我查觉到了某些事物。

但是啊，我不会问你，对不对？就像是这片星空一般，你也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我也没有非知道不可的打算啊。

所以，我只是等待着你的话语而已。

“是啊，不过，也没必要知道那么多吧？足够了，欣赏这片星空，就足够了。”

姍牵起姍的手，低头轻轻地亲吻着。

“姍，别想太多，我只是这样，就足够了。”

——姍，我知道，我知道你想安慰我。我知道你想说，你和我在一起，没有打算要了解我的全部，只是觉得和我在一起，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啊，姍，这才是真正让我感到痛苦，让我感受到不知所措的地方啊。

我该怎么面对，这样的存粹地爱着我的你呢？

我是无法回应这份心意的啊！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我也可以带着你永远地在这片荒原上流浪着。

但是，我的内心，绝不会容许我这样做的。

所以啊，姍你这样，叫我怎么办才好呢？

我想，我一直像现在这个样子下去，是不行的。现在，我只是有着一点点小小的决心而已。不够，那还远远不够。

要亲手追逐我们的幸福，我需要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

我，为了你，不应该再害怕什么东西了。

我其实原本是个懦弱的人吧？就是因为懦弱，才在这一片荒原上被囚禁了千年。

但是，对你的爱给了我一点新的勇气。我想，是时候了，我是应该迈出步伐了。我站在原地已经太久了，要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恐怕度过的，是极其平平无趣的一生吧。但是不会了，不会再这样下去了。

迈开步伐，向着我们的未来。这需要很大很大的决心，需要有牺牲的勇气。  
是的，离开这片雪原，脱离囚禁我的樊笼，我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但是，那需要的决心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就算我离开了，我又怎样能够确信，确信自己能够再次与你相遇呢？  
所以，我还在害怕，还在犹豫。  
但是，我终究会迎来那一天的。到了那一天，我必须拿出我自己的决心和勇气。  
为了、我们的未来。

星空下，奸的眼神里，终于多出了一抹坚定的神色。嫫抬起头对上她的双眼，明白了，自己，成功地安慰了她，她终于获得了某些珍贵的东西了。

“谢谢，真的很谢谢你，嫫。”奸抱住了嫫。不同于往日温存的拥抱，这一次，她的力气稍微有些大，非常坚定，不容挣脱，仿佛靠着嫫，在寻找着什么决心一般。

“嫫，我们一起，去往未来吧。”

“当然了，不是，早就这样约好了吗？”

嫫，回以她一个温暖的微笑。

——嫫，我真的，好爱你……

她们再一次接吻。只是这一次，吻里包含的东西，比往日的单纯的爱意要多出了太多太多。

——我想，我找到了更爱嫫的一个理由了。是啊，她给了我，向前的，重新迈开步伐的勇气。嫫，是因为你，我才终于想要逃离这里，去往未来了。

我，仍然还背负着诸多的罪孽。就算离开了这里，我也必须将它们一一偿还之后，才能踏上再次寻找你的旅程。

但是，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吧？

所以，等着我，嫫。

在未来，等着我。这，就是我的决心。

——奸，你的怀抱，从来都是冰冷的温柔。

但是如今，我却从你的怀抱中，终于感受到了一丝丝坚定，原本属于冰的坚定的气息。

我，真的很高兴。是啊，我们一起，向着未来，坚定地前进吧？

一起，去追寻我们的幸福。

只是，我还是很害怕。未来，到底会是怎样的呢？

又是一天，新的清晨，阳光洒落，天高原阔，风语如歌。

“嫫。”

“嗯？”

“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了，那你，会为了我挖开千层的雪，只为搜寻我的身影吗？”

“当然会啊。”

“那，如果就算那样，你也找不到我，你会一直等待着我吗？”

“当然会的，别担心了。”

——还是这样。我，还在用言语束缚着她，将她束缚在对我的爱里。

不过，我也明白了，只要我背负起这一切，背负起这份爱，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我害怕的，只剩下了一件。

我害怕，看见分别的那一天，她的脸庞。

她会多么痛苦呢？

我其实也感受到了，这几天来，她正也一点点变得坚强起来。

只是，我觉得，这份坚强，和她快要承受的痛苦，比起来，有些微不足道。

我的心在滴血。但是，我也必需背负起这份痛苦。

为了，未来.....

“那，约好了哦。这是，我们的第三个约定哦。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哦。”

“嗯，约好了。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约定。”

“嗯，我也会等着你的，姍。”

太阳渐渐升至半空中，高悬蓝天之上。灿烂的金色的雪原，洋溢着黄金般的喜悦，前往未来的道路有着决心和希望。

“奸。”

“嗯？”

“我给你唱过多少中原的歌呢？”

“很多吧。”

“大概都是些什么呢？”

“主要的话，都是些摇篮曲之类温柔或离歌之类优美的曲子吧。”

“那，我记得，我没有教过你中原的舞蹈，对吧？”

“嗯。”

“你看啊，今天的太阳，如此地洋溢着光芒，全是希望的光芒，是不是，不禁让人想要歌唱，想要起舞呢？”

“嗯。”

“所以啊，来，我们一起。我教你，唱中原最最热闹的曲子，跳中原最最欢快的舞蹈。我们就一起在这雪地之上，趁着这片阳光，为我们的未来，跳上一曲祝福的舞蹈吧。”

雪原上，金色的阳光灿烂地照耀下，姍拍着手，唱起了欢快的曲子。奸显得有些笨拙地，应和着她的节拍，两人一起唱起来，歌声里充满了希望和向往，向着东方。

“来，伸出手。”

“嗯。”

双手重叠。姍拉着奸，在雪地上欢快地旋转起来。

“唱歌！跳舞！”

“这，是属于我们两人的祝福。看那太阳，高悬在天空，为我们这样见证着。”

“所以啊，我们，不用再害怕了。向着前方，迈开属于我们的步伐吧。”

“我们的征途，真的是星辰大海哦，姍。那样的征途，会很辛苦的。”

“我知道，我也很害怕。但是，必须要去面对不是吗？你会和我一起的吧？”

“嗯。”

时间慢慢地流逝着，两人，终于走过了大半的路程，离雪原的边界，已经只剩下不到三天的路程了。

仿佛看得见了，看得见雪原那边的云荒的土地。已经能感受到，身周所萦绕的寒冷的气息，已不如之前那样地浓烈了。

“云荒，就要到了啊。姍，后面几天，我们稍微走慢一点吧，稍微适应一下气温和环境的变化，否则可能会有些不舒服的反应的。”

“嗯，好啊，反正都快到了，不急。”

——我，又撒谎了啊。再一次，骗了她。哪里是因为什么变化太过剧烈可能会引起不适呢？说到底，只是我自己，是我自己舍不得分开罢了。她，还不知道吧。所以，我不能流露出太多的不舍，不能流露出太多的悲伤。那样的话，聪慧如她，一定会怀疑和警觉的。

只是，仅仅多留住她几日，又能如何呢？

我不知道，我甚至连留她下来做什么都没能想好。

可是，总还是不舍，

就只是这样也好啊，最后和你在一起，就这样坐着。

其实，我还在想一个问题。

我和你的第三个约定，我许下它的原因，是我害怕，是我想在你的身上，最后再找到一点点勇气。

但是姍，那究竟是不是我的真意呢？

我到底是应该说，

‘谢谢你，忘了我’

还是

‘对不起，我爱你’

到底，我应该说出怎样的话语！

不过，我想。对你而言，你一定也不愿意忘记我吧。

所以，还是那句

‘对不起，我爱你’

吗？

可是.....

这真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我觉得，无论怎么选，都会让你痛苦。所以，我才把它作为约定试着提了出来。

你的回答是，不想忘记我，对么？

那样的话，我一定，一定会更加拼命的，朝着未来前进着。

那么，请让我最后在内心中演练一次。

对不起，我爱你。

很快就要迎来了吧，真正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天。

那时的下一刻，我一定不敢直视你的脸。

那时的我，算是狼狈而逃吧？

大概是的。

所以，真的，对不起。

到了，真的临近了，雪原的边界。寒冷的风中，偶尔已经带上了不属于雪原的气息，有着属于高山的苍茫，甚至会有从山那边来的一点点暖意。

“姍，准备好了吗？明天，我们应该就能到达雪原的边界了。”

“当然了。那么，今天，就是最后一个夜晚了吧？”

“是啊。所以，最后.....”

“所以啊，最后，我们一起看看这片雪原的星空吧。她真的是陪伴了我们很久呢。”姍接过了姍没能说完的话语。

“嗯。”

深夜。两人像往常一样，依偎着坐下，最后一次在雪原上并肩看着这片孤独的星空。

现在的她们，离这片星空中的孤独，已经很远了，仿佛那都是些过去很久之前的往事了。  
的确，这样说倒也没有什么错。

并肩看着天空，不再有言语。

——星星下，还可以最后凝视一次，你双眸倒映着星辰的模样.....

真的，就要说再见啦。

那一天过后，你的发丝会一点点变得冰冷，指尖曾留下的温热触感也会慢慢消散。

但是，我不会忘记你的。

就像，其实现现在虽已不再对星空的孤独感同身受，却仍然可以理解他。

我，不会忘记你的。

等着我，媼。我定会再一次，看见你眼中的星辰。

这才是我对自己，我对你，最重要的约定。

千层雪

长夜终究还是慢慢地过去。

媼还没有醒，熟悉的阳光出现在出现在熟悉的天空的熟悉的地方，一切看起来似乎依旧。

——今天，就是她离开这里的日子了。

所以，明明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却舍不得像往常一样，叫醒正在熟睡的她。

媼，我就这样，最后看看你安静的睡颜吧。

平常，总是在黯淡的星空下微微地看着朦胧的你，感觉很遥远，很模糊。

现在，太阳升起来了，你的一切仿佛从梦中苏醒一般，清晰地展现在我的面前。

带着些许风霜的脸庞，几日来微微有了些红晕。太阳的光线慢慢地爬上你的额头，折射出光泽，看起来那么的明丽。眉毛长长的，一根根，微微地颤动着，仿佛在梦中呼唤着什么，或是等待着什么。因夜晚的寒冷而蜷缩在一起的身子渐渐舒展开来，身体的线条在阳光的照射下慢慢地变得柔和，一点点舒展开她不算曼妙但仍旧动人的身姿。

媼，你快要，醒了啊。

是啊，你快醒了。

一切，都快要结束了。

本就不算漫长的，仅仅几个月的旅途而已。

为什么，这一刻，我忽然感到那么疲倦那么无力？

明明，曾一个人度过了那么久那么久的岁月。曾无比憎恨时间的缓慢，盼着它飞快地流逝，早早迎来一切的终结。

这一刻，却那么希望时间停下来，再长一点。

那么，乘着你还没有醒来。

最后，让我先，向你告别吧。

奸轻轻地吻上已经有些意识模糊的媼的双唇，慢慢地一点点唤醒着她的神智。嘴唇的触感慢慢变得温热，气息渐渐焕发出活力，甚至开始有些紊乱起来。

“奸.....”她低低地唤了一声。“已经，早上了吗.....”

“嗯，起床了哦。刚才那个，是早安的吻哦。”

“今天，我们就踏上属于云荒的土地了吧？”

“嗯，快了，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就出发吧。不用急，现在我们在的位置，就算是慢慢走，上午也能到了。”

“嗯。”

——是啊，马上就该出发了吧？迎着朝阳，熟悉的朝阳。今天，对你而言，应该是最后一次看见它。

不知，此去经年，你是否还会怀念曾在此的一切？

我的话，一定会的。现在，这里的空空荡荡的世界，只是仅仅多了一个你，就已经把我的内心填得满满的了。

可是，马上，我就该送你启程，前往远方的新世界了。

希望你过上新的生活，忘了我？

不，姍，我做不到。也许我真的，很自私吧。

请你不要忘记我。就算不会把自己的时间用在毫无希望的等待上，我希望，自己至少能在你的心底最后有那么一个小小的位置。不一定要在心的正中央，也许就在小小的角落里，像是被小孩子藏起来的小小的宝物，也许平时不会在意，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出了生活，但是有时不经意间看到一眼，还是会觉得很怀念很幸福。

要是那样的话，我也就足够了。

毕竟，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接下来，我能否有再见你的一天。

——姍，我们该走了吧？

太阳已经稳稳地悬在了空中，开始了新一天的照耀。

一切都是那么完美，此时正应该启程了。

可是我舍不得叫你走.....真的好舍不得.....明明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到了最后的最后，却又突然变得这么脆弱。

姍，我该怎么办？现在我该怎么办？等你到了雪原的边界时我又该怎么办？你离开后我又该怎么办！

我很想问你，很想听听你的答案，好寻找一点勇气。

但是我不能，我不是早就已经决定好了吗？

这一次，我必须坚强地走下去。

“姍，走吧，阳光正好。”

“嗯，走吧。”

她回她以一个灿烂若阳光的微笑。姍的心里，剧烈的疼痛起来。

——求求你别那样笑了.....那会动摇，我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

可是，又是那样地舍不得，舍不得面前这绽放的鲜花。

最后，最后任性一次吧。就这样，最后看看你的笑脸。

最后，让我把你的脸，永远永远刻映在心底的最最深的地方，深到就算我掉进在黑的黑暗里，也绝不会让你的笑脸沾染上任何的污秽。

“姍，愣着干嘛？不是该走了吗？”

“嗯，来了。”

她收回涣散的目光，跟上前面的少女的步伐。迎着太阳，两位少女，开始了最后的旅程。

——真希望，这片雪原，可以再大一点啊。要是永远不会走到边界，是不是就好了呢？

不，那样也不行的吧。那样，我们都会止步不前的。

所以，还是这样就好。

就让我，开启我们新的旅程吧。

沿途的风景与往日并无太大差别，无尽的绵延的白色，刺骨的寒冷，阳光照在雪上反射回来直灼人的眼。并肩前进的两人稍微有一点距离，但是不太远，刚好可以听清对方说的每一个字，看清楚每一个眼神，感受到每一个动作。这样的距离，该算是刚刚好吗？是否，也可以算作所谓世界上“距离”之一呢？

——想来所谓的“距离”，有很多吧？什么“最美的距离”“最遥远的距离”“最好的距离”之类的。现在的，是最刚刚好的距离吧？最美的距离是什么呢？也许，是在深夜我偶尔回到冰屋中休息时，你躺在我的旁边，我们之间的距离，刚好伸出手无法触碰到你的发丝，所以，只能在一旁静静看着你安稳的睡颜。那么、属于我的，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呢？是不是也是现在这样的距离呢？这样的距离，是明明我们已那么熟悉，可现在的我却再也不敢牵起你的手。最遥远的距离，还是从这里到云荒的距离，每一步都那么漫长，让我害怕，让我迷茫。

时间一点点接近中午，慢慢地，快要抵达边界了。独属于雪原的寒冷的味道在一点点消散，当那味道已近乎无法感受到，周围的世界已只是普通的寒冷的时候，地平线上，慢慢出现了并非白的颜色。但是隔得太远，看不真切，只像是一片黑色的未被冰雪覆盖的土地。——到了。到了。

到了必须分别的时候了。

到了必须开口的时候了。

娅，对不起，接下来，请你倾听我的过去吧。我未曾向你吐露的我的真实的过去，我未曾向你讲述的残酷的真相，现在，是讲述他们的时候了。

你会生我的气吧？会恨我也说不定。

不过也许，就这样记恨我一辈子，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办法。毕竟，这些，都是我的错。

娅，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娅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娅有些惊讶，也停了下来等着她。

“怎么了，妍？快到了呢。”

“嗯，娅，在这里，坐坐吧。马上我们就走出去了。”

“嗯，怎么了，有点怀念，有点舍不得？”娅笑着看她。“我也有一点呢……那就坐坐吧，最后好好地看一眼这片雪原。”

她安静地靠坐在妍的旁边，静静等着她说些什么。

“娅。”妍低低地唤她。

“我在。”

“我想，和你说些事情。”妍不敢去看她的眼睛，避开了娅递过来的疑惑的眼神。

“什么事啊，这么慎重的。”

妍没有直接回答她。

“先听我讲一个故事吧，讲一个我们魔国里的，有关创世的传说。”

妍慢慢地，但是坚决地，开口讲了下去。

“那是，数万年前的事了。这个世界，并不算是一个很老的世界，说是年轻也不为过。在我们的传说里，除了这个世界啊，还有很多很多其它的世界。只要穿过位于比这里还要北方的世界的尽头，就能通往其它的世界。那些世界有的很年轻，才刚刚诞生；有的很老很老，已经存在了无尽的时间，一切都快要腐朽了。不同的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不只是生物、地形、气候等等简单的区别，甚至是从物理规则包括时间规制更甚至于数学或是逻辑上都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没有人知道这些世界是从何时又因何而诞生的。不过，有一群人，它们诞生得很早，比起其它的物种更早开始了解这一切的运转，并且有了很多的结果。它们游荡于各个世界之中，为了防止后生的物种崛起对自己造成威胁，无情地摧毁着每一个世界原

生的种族，并把自己的子民留下管理着世界。它们自大地称自己为神族，妄图掌控一切的规则，得到一切。”

“神族在我们的世界，也留下了自己的子民。那就是魔国的先代。但是，留下的子民们，却不愿意再受到神族的掌控了。它们在无数个世界里流浪了那么久，终于有了可以定居的地方。本来要说的话，是有些不太适应的吧？可等待真正开始了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世代慢慢交替，就再也舍不得离开。这片土地。已经变成它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可神族的高层并不理解它们，他们无情地调用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资源，毫无感情地破坏着这个世界的一切。”

“留下的人们开始了反抗。它们为了战胜强大的神族，对自身进行了改造，并把新的族群称之为人类。与过去的神族相比，人类的智慧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有了更强的繁衍的能力，有了更加真挚而纯粹的感情，它们不是为了征服为了得到而去战斗，而是为了守护而去战斗。”

“就这样，神族和新生的人类为了这个世界的资源，开始了一场惨烈的战争。想来，神族还是做错了很多事，当初，就不应该把那么多神族的子民都留在这里，不然，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不过，惨烈，也只是对人类而言罢了。神族，毕竟说有着积累了亿万年的深厚底蕴，凭借着改造自己诞生的小小的人类，怎么是它们的对手？人类在战场上开始一点点溃败，从临近世界尽头的沙漠，开始一点点退向那里还只是一片蛮荒的现在被你们称为中原的地方。另一边，在大漠的深处，它们又建起了极为坚固的壁垒，想要借助大漠深处的自然力量阻挡神族侵略的步伐。它们，一度成功了。大漠实在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天堑，凭借着后方就是中原的沃土有着足够的补给，人类在壁垒前开始了漫长的坚守。”

“这样僵持的局面，持续了很久。随着时间的流逝，神族的高层们开始变得非常暴躁。它们最终做出一个惨无人性的决定，放弃认定人类曾身为同胞的身份，展开无差别杀戮。”

“然后，它们开始制造为进入沙漠展开屠杀而打造的兵器。那兵器，是一个少女。为了抵抗沙漠的炎热，神族用了最可怕最强大的冰雪的精华来制造她。在那冰雪的型体内，又注入属于生物的意识或是灵魂，最终，诞生了一位生来就是作为兵器的少女。她诞生的那一刻，北方的群山被强大的冰雪力量所夷为平地，并覆盖上层层的冰雪。”

“‘进攻沙漠深处的城市。不降，则杀。’这是少女听见的第一句话。”

“沙漠深处的壁垒，其实有很多，从最外层往里，一层一层的都是堡垒。人们大多都住在中央的几座堡垒里。少女有着强大的力量，位于最外层的防线，很轻松的就被她突破了。”

“能想象吗？”奸的声音微微地颤抖起来，“一个新生的少女，被要求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杀人。突破第一座城市的那一天，当她杀死最后一个人的时候，太阳刚刚要从地平线上落下去。那么喧闹的城头，随着她把长剑抽出最后一个人的胸膛，他倒在地上，再也没了声响，一切都归于寂静。那是，多么可怕的寂静啊。那些冲你叫喊冲你冲过来的人，一个个在你的长剑下死去，那么沉重的喧嚣散去后，突然安静的感觉，真的好可怕好可怕。仿佛那些死去的人都变成了鬼魂，盘旋着围绕着你，在你身边注视着你，投出你永远也无法读懂的复杂的眼光。怨恨？解脱？悲伤？痛苦？……永远无法知道，因为看不见他们啊，只有它们能看见你，能注视着你。明明看不见，却能感受到，就这样，恐惧袭来，一点点混合着正一点点侵袭的夜色，在城楼上彻底地包围住了你，仿佛令人窒息一般。远处，月亮已渐渐升起，百里之外依稀可见的下一座城楼上，守城的将士望着这边残破的城楼，唱起了悲哀的挽歌，悼念着战死的同伴。”

“那一刻，你还会特别特别害怕。月光混合着悲歌夹杂着悲伤涌动，不禁为那悲伤所感染。不禁会想，同是作战，当它们死去时，会有同伴为它们唱挽歌，等到自己离去时，又会有将士来收走它们的尸体。它们将被送往后方的中原，被埋葬在花开得最盛大而不妖艳的山谷里，后来的千千万万代的人永远纪念它们。而，自己呢？自己只是一个工具，只是满足神族征服欲的工具而已，一切自己的行为都不是出自自己的想法。多么可悲！当自己死去的时候，怕是连一朵鲜花都不会有吧？神族会做什么呢？大概，只是收回自己身上的珍贵的冰雪之力，制造下一个为它们所用的兵器而已吧？何等的悲哀的结局！”



“月光笼罩着她，明明是第一次作战，还是完全的胜利，她却感到了彻底的失败。那是第一次，是她第一次开始抗拒这样的战争了。”

“但是她的反抗，实在是太过于渺小太过于无力了。作为工具的她，有什么资格去停下自己杀戮的步伐？她只能一次次听从神族的命令，在杀戮中摧毁一座座城市。”

“她不是没有仁慈之心，她想过，让那些人族投降，这样的话，自己就不用杀死他们了吧？它们，也可以活下来吧？说不定，神族对待昔日同胞的态度，也并不会太过分。”

“她站在城下，一句句地向城上的人说出真挚的话语。但是，回应她的，是同样真挚的眼神。”

“她看得懂那眼神里的意味。‘这是我们的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这样的土地，值得我们用生命去守护。’那眼神很坚决。除此之外，她甚至能感受到那些眼神里的有些可怜的意味。‘我们的先代，曾经也是和你一样，作为神族管理土地的工具。但是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有了自己的出路有了自己的目标，有了属于自己的最真挚的感情，开始迈向属于自己的未来，勇敢地反抗着神族。而你呢？你不是没有感情没有想法吧？只是，你和先代比起来，太过软弱太过胆小罢了。就算有着千百倍于他们的力量，就算可以将我们都杀死，你的内心还是太过脆弱，得不到自己的救赎。我们是幸福的，是为了自己的信念在战场上死去。你，只不过是一个弱小可悲的人罢了。’是啊，何尝不是这样呢？她，只是一个胆小鬼罢了，什么都做不到的胆小鬼。”

“她继续着前进的步伐，摧毁着一座座城市，一点点逼近中中央的几座城市。人们开始害怕，开始溃逃，涌向中原。大部分比较重要的人，都撤离了。高层在这个时候，是对她已经很不满了。因为她故意放慢了进攻的步伐故意让人族的精英有时间撤向后方，很可能会导致后面作战的本不必要的麻烦。不停的催促下，她终于开始了对人族聚居地的进攻，尽管那里还有着很多很多的居民没来得及离开。”

“那是一次存粹的杀戮，不同于往日的攻城，多少还有这作战的意味。城门在她的力量下洞开的那一刻，她面前惊恐地逃离的，不过是手无寸铁的普通居民罢了。但是除了杀死他们，自己又还有什么选择？她只能开始杀戮，让鲜血开始浸染青石铺就的地板。啊，多么可怕的眼神啊，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围绕着她刺痛着她。这是属于普通百姓的眼神，不同于过去所面对的军人战死时的眼神。军人的眼神，通常并不会会有太多的怨恨，甚至是幸福的，他们是早就做好觉悟的人，是早就明白了一切的人。但是现在的普通老百姓呢？它们从未想过要死，从未想过面对死亡时的恐惧，所以现在，朝带来死亡的她涌过来的，是多么可怕的怨恨的洪流啊。她仿佛听见无数的恶毒的诅咒在她的身边围绕，诅咒她到永远。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人群四散开的喧哗，一切都如同潮水一般，淹没了她。”

“好可怕，这一切都好可怕，一切都仿佛染上了灰色一般，满满的全是讨厌的情绪。再也不想了，再也不想做这样的事了。为什么要自己去伤害他们！为什么！”

“但是，不是不想就可以不做的啊。要是就这样停下自己的脚步，回去后会有什么样可怕的惩罚在等着自己，她想都不敢想。”

“只能继续自己的杀戮。长剑掠过那个人的胸膛，鲜血迸溅开来，自己眼前弥漫着的，却仿佛是一片灰色的水一般。没有颜色，什么都没有颜色，或者说是可怕的死灰。哭喊声渐渐因麻木而无法听见，怨毒的眼神也渐渐地模糊了，不再清晰地感受到。她的心仿佛正在一点点死去，陪伴着这座由她带来死亡的城市一点点死去。”

“冰雪覆盖着城市的道路，阻挡着人们逃生的通道。她还没能来得及用剑，人们就以一个个接着死去了。冷死，饿死，被拥挤的人群践踏而死，甚至太过绝望而自行了断。杀戮，持续了大概三天。三天过去后，这座城仿佛第一夜的城楼一般，渐渐只剩下安静了。或者，该说是死寂，属于死亡的寂静吧。”

“她踉踉跄跄地走出城门，走向荒漠，跪倒在黄沙上，失声痛哭起来。为什么，为什么……不要，自己决不要再这样继续自己的杀戮了。太可怕了，一切都太可怕了，根本不是她这个胆小鬼所能承受的。可是，要怎么做，才能离开这样的痛苦？杀死心，就好了吧？杀死心，再也感觉不到痛苦的话，就好了吧？”

“于是，她这个胆小鬼，再一次选择了逃避，逃避自己的罪恶。”

“下一次站在城门前时，她怀着的，是死灰一般的内心。是的，不会再有什么波动了，只要失掉自己的内心，不再有什么情绪，那就一切都好。自己会就可以完成神族交给自己的任务，就这样一切就都会顺利了吧？她打开了城门，开始了进攻。杀戮，仍是同往

常一般的杀戮。鲜血流淌飞渐，没来得及离开的居民们痛苦的哀嚎。那一天，很罕见的，沙漠里竟然下起了雨，想必，是她前几天留下的冰雪融化所导致的吧。雨水从天上漫漫的落下，冲刷着墙上的污秽，把血水、汗液、泪滴、尘土等等都混杂在一起，行成令人难以描述的恶心的颜色。但是对她而言都无所谓了，都只是灰色而已，一切都只是灰色而已。什么哭喊声啊，自己，不能听见啊。杀戮吧，继续杀戮吧，就这样，机械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就会结束吧？”

“她提着剑，失去了往日的怜惜，疯狂地杀戮着目之所及的每一个人。远比曾经的任何一场战斗，都更加疯狂。”

“她已经是罪人了。在她放弃抵抗选择软弱而去伤害他人的那一刻，她已经背负了永世不能解脱的罪孽了。”

“比之前那座城市的战斗快了太多，时至日落，城内就已是一片死寂了。血水流淌过她凝结的冰雪，沾上了血的冰看起来像是污秽的罪恶的结晶，令人作呕。”

“还有没有人剩下呢？可以回去复命了吧？”

“最后，她都已经准备离开的时候，城市的废墟里，传出了一声哭泣。”

“因为太过安静，所以可以听见。因为太过安静，所以听得那么清晰。那是一个女孩子的啼哭，单纯至极的悲伤，不带一丝其它的仇恨的情绪，只是悲伤着，悲伤着生命的流逝，悲伤着化作废墟的一切。”

“要怎么做？不放过一个，回去杀了她？怎么可能啊！”

“天啊……听到哭声的那一刻，她终于清醒过来了。天啊，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啊……”

“只是因为自己的软弱，只是因为自己不敢反抗，现在在自己面前的，是自己亲手造就的地狱一般的景象。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

“她发了疯似的哭起来，和那个小女孩一起哭起来。然后，走出城门。”

“她违抗了命令，违抗了下次进攻的命令。她站在人族的堡垒前，安静地看着他们一点点撤退一点点离开，没有再出手了。她只是站在荒漠中，看着早上升起的太阳一点点盘旋到空中，有一点点落下，最后夜色降临，慢慢有了寒意。回去后的惩罚，应该会很可怕吧。自己，让神族错过了最佳的一举消灭人族有生力量的最好的机会。那样的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未来呢？”

“不知道，但是她觉得，无论那是怎样的未来，都是她所必须接受的。那是她自己的，另外一种赎罪。仅仅只是因为自己的软弱，因为自己的无能，导致了多么无辜的人的死去。就这样吧，也许，这就是她的结局了，她的短暂而可悲的一生的结局。回想起来，这短暂的一生里，她除了杀人，还什么都没来得及做。她从头到尾都只是一件兵器罢了。多么悲哀。”

“神族的反应出乎她的预料，又或者该说是其实算是预料之中。神族没有杀死她，没有选择拆掉她重新制作一件更称手的兵器，而是对她施以最可怕的酷刑。她被囚禁在她自己造就的雪原的中央，要永世永生承受一个人的孤独。这才是真正可怕的酷刑，对心灵的折磨。那片她自己造就的雪原，现在看起来像是为她自己铸就的牢笼一般。好冷好大好空，什么都没有。她就这样，被囚禁在了那里，永远不得离开。”

她的脸上，慢慢闪过一丝决绝。

“不，其实不是永远不能离开。除了被囚禁在这里之外，还有一种办法。她自毁冰雪之力，让整片雪原从此蒸发，从此肉身陨灭，仅余下灵魂前往其它的世界，辗转寻求解脱。”

“她被囚禁之后，神族在战场上就有些乏力了。要是再制造一个同样的兵器，那么为了这个世界的投入和得到之后的产出已经没有什么多出的价值了。神族，最后放弃了这里，离开了。剩下的人们生活在一起，渐渐形成了今天的世界。”

“这，就是我们魔国的，有关创世的传说。”

“奸，你……”

她的脸上渐渐闪过一丝悲伤。

“该不会，你是想告诉我……” 她的脸上神色涌动，有悲伤，又害怕，又担心，甚至有一点绝望。

“对不起，她。我，没有办法遵守约定陪你离开这里。”

可怕的沉默降临。

奸试着从媼的表情里读出些什么。她似乎觉得刚才涌动的种种神色都化作了愤怒快要向她倾泻而来，已经不敢再看着媼，她移开了目光，但没有动，仍是坐在她身旁。

“为、什、么。”

良久，身边的媼挤出这几个字。

——啊，我在、问些什么啊。理由，她不是已经告诉我了吗，用她的故事。是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是不敢相信？是不愿相信？

“刚才的故事里的少女，就是我。”奸还是回答了她。

“对不起，和你立下那么多的约定，现在又告诉你没有办法遵守。”

——多么无力的道歉。多么苍白的道歉。就算包含着自己最真挚的感情，听上去仍是那么无力。

——媼，你知道吗，你真的是我最重要的人啊，是你，让我找到继续活下去的一点点动力啊。我是软弱的人啊，我是有罪的人啊，我是一个在地底被囚禁的鬼魂啊。是你拯救了我，是你让我重新看见了阳光，纵然太过于耀眼了。媼，真的很谢谢你，谢谢你这些日子给我的温暖，给我的陪伴……媼，我孤独悲伤了千年。现在，又要和你说再见了。我也，真的非常非常不舍啊……其实我的决心哪有那么坚强，都是我在骗自己罢了。但是，这是让我们继续下去的，唯一的方法不是了吗？

——身心都在翻腾。一切都在扭曲。自己的幸福，自己一心追求终于以为得到了的幸福，现在，又要再一次，化为泡影了吗？自己该怎么做？向她大吼大叫？向她质问，你为什么要骗我？又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为什么？

可是其实都没有意义，只是意味向她宣泄自己的情感罢了。因为，那些问题的答案，自己已经知道了。自己，可是这个世界上，最理解她的人啊。又怎么会不懂呢，她做出这一切的理由。

没有了言语，彻底失去了能说的任何东西。奸很想再一次道歉，但是又觉得，那样的话，再说也已经没有意义了。她能理解的吧，自己深深的歉意。正如现在，自己正理解着她的痛苦，并为之感到同样痛苦一般。

“奸……”媼带着哭腔，还是先开了口。

——别这样，媼，你骂我你打我好不好？你这样的，我会更加难受啊……

“奸，我明白的。我明白你为什么做这些。我很想告诉你，我不会怪你。但是我有怎么可能不会怪你呢？你给了我那么多那么多的希望，现在又自己亲手把他们全都毁掉。这样的奸，这样的深深伤害着我的奸，如今也仍旧是我最爱的人。你知道吗，我有多少次在梦中，想起你和我在那个星夜里做下的约定，我们两人的世界。和你在一起后，我就很少做恶梦了。本来，我曾已被梦魇困扰十年之久。现在的我，却喜欢上了做梦，喜欢上了沉浸在那个和你一起的远方的世界里。可是，现在，一切又都没有了。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回到我最开始的时候。我该，我该怎么办！我是多么爱你，奸，现在的我，又该怎么办才好！”她终于失声大哭起来，瘫倒在雪地里，泪水不受控制的涌出，快要汇成悲伤的河流一般。

奸也哭起来，没有那么激烈，可哭出的滴滴泪水都瞬间化做冰晶，针刺一般扎在地上。

“对不起媼，真的对不起。你走吧，你去云荒吧。你的幸福，应该在那里。你不是一直想要去云荒吗？现在，你只需要再走一点点路程，就可以到达了啊，那个没有战火侵扰的世界。然后，不要再想起我，就这样，度过安稳的一生吧。”

——明明，是在向她传达此时最正确的话语。这话语却如同刀一般割裂着我的内心。

“奸，不要，没有你的世界，我才不要。奸，我就在这里好不好？我就在这里留下陪着你，我们就这样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一起散步一起跳舞一起唱歌，一起看星星……”

“媼，对不起，但是，不行。我们必须向前走，必须迈开属于我们的向着未来的步伐。不能再这样了，不能再原地踏步了。媼，我保持现在这个人人不鬼不鬼的样子，已经千年了。是你，是你给了我新的勇气，继续下去的、向着未来的勇气。我必须珍惜这份勇气。媼，你也这样走下去吧，向着云荒去吧……”

——不能留下你，姍。要是那样，我还是没能改变，还是千年前那个软弱无力的女孩。我必须坚强起来，不再只沉溺于现在了。要是仅仅就这样和你在雪原上度过一生，之后的我，又该如何呢？我又会继续承受孤独吧？那样的你，在时间的大海，只是一朵溅起的小小的浪花而已啊，等到时间过去千年，我又会把你忘掉吧？我，不想那样。所以，我们一起，前进吧。

“姍，再见了。”奸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瘫倒着哭泣的姍，仿佛要把这个女孩刻进骨髓一般。然后，她的身姿渐渐涣散，涣散成漫天的飞雪，飞舞着，轻柔地覆盖着地上的女孩，像是送给她的，最后的拥抱一般。然后，随着发丝脸庞也一点点模糊，她带着最后的含着泪水的微笑，彻底地消散在了空中。

“奸……”

“奸！”

——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啊！

什么向着未来啊……我根本，不想要什么未来啊……我想要的，只有你而已啊……

但是，你就这样，离我而去了吗……

“奸！”

“奸！”

“奸！”

呼喊传开去，空空荡荡，没有回应。

——奸，你好无情，就这样扔下我离开……说什么远方的世界，什么云荒……

奸，你怎么，连最后，都是这样呢？我们的约定，真的那么让你没有办法去遵守吗？

但是啊，奸，我在想。就算你不遵守约定，我也会遵守的。

谁让，你是我最爱的人呢。

谁让，你是最理解我的人呢。

谁让，你是曾无数次拯救我的人呢。

谁让，你是只和我相近的星星呢。

奸，我们是不是曾约定过。

如果有一天，我找不到你了。

那么，为了你。

就算是，挖开千层的雪。就算是，用一生去等待。

所以奸，别说什么我会离开的傻话了。我现在就回来，我现在就来找你。

更何况，这雪原上的雪，又哪里有千层那么厚？

等着我奸。

我回来了，我回来找你了。

少女站起身，揉了揉因哭泣而红肿的双眼，慢慢地转过身，朝着雪原的方向啊。

——什么云荒啊。

现在，我的幸福，不在那里啊。

现在，我的幸福，被这不知深厚的雪，埋藏在地下的某处啊。

我曾决定，要自己去寻求自己的幸福对吧？

那是在到达这片土地之前，我就对自己许下的承诺。

所以现在我来了奸。为了寻找你，为了寻找我。

她重新走向雪原的深处。天色渐晚，还未至日落，勉强还可以看清，前面的路。

勿忘我

——好冷。风好大。快要看不清地面了。

天色一点点黯淡下来，终于，太阳还是落下山去。夜晚到来，只是不见了往日的繁星。看不见的云层遮挡了来自天空的最后的光亮，苍茫的大地上，最终只留下了黑暗。

——奸，你到底在哪儿啊。

求求你，回答我，好不好。

“奸！”

仍然没有回应。

——奸，求求你了，快出来吧。我不会怪你的，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而已啊。

奸，我们不是约定过，如果你消失了，我就会来找你吗？

奸，我来了啊。所以求求你了，快出来见我吧。

奸，我真的好想你。这里那么黑，没有你，我怎么可能走得下去啊。

奸.....

——姍，我听得见你的呼喊。

但是对不起，我无法回应你的呼喊。要是我真的重新走出来，再一次站到你面前，我还会再次忍心离开你吗？

我一定做不到的，就像我现在默默地听着你跪坐在雪原上哭泣，自己也跟着哭出来了一般。

对不起姍，我是个懦弱的女孩啊。以前是，现在也是。你好不容易给了我一点勇气，我不能就这样再次把它丢掉的。

对不起姍，真的辛苦你了。明明那么伤心那么难过，明明都那么累了，却还要拼命往雪地里跑，拼命地来找我。你一直都是个坚强的女孩吧？一个人背负起那样的过去，一个人生活了那么多年，一个人越过了那座山。现在，又一个人行走在雪地里。

对不起姍.....

不知多深的地底下，冰雪作成的少女眼中，滑落下泪珠。昏暗的光线里，只能听见玉碎的声音。

风呼啸着肆虐在雪之原野上。像是失去了控制的野兽的咆哮一般，毫无规律，只是单纯地发泄着原始的冲动。那野兽冲撞着，掠过少女的身躯，把她冲得跌跌撞撞，似乎就要倒下一般。

她咬着牙，慢慢地把身子压低，继续向前艰难地前进着。

——第一次，在没有她的夜晚里感受这雪原。

原来是这样么，奸，你一直，都是从这样的处境里保护着我啊。

原来，没有你，我其实连一个晚上都没办法一个人度过。我还吵着什么要去云荒，其实想想，我一个人到这里的时候，连最后的食物都耗尽了，这样的愿望，只是如梦一般的幻想罢了。

都是你啊，奸，你就像是实现我的梦想的天使一般，降临在我的身边，拯救了快要死掉的我，给了我向前的方向，还把我送到了云荒的边缘。只要再向前一步，我就可以到达我梦寐以求的理想乡了吧？

但是，为何，我再一次回到了雪原呢。

为何，现在的我，一点喜悦的心情都没有呢。

答案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奸。

没有你的生活，我怎么可能还过得下去呢。

没有你的土地，只是一片空壳罢了啊。

可你还告诉我，要我一个人去那里。你还要我，一个人开始新的幸福的生活。

奸，你还不明白么。我都已经说过那么多那么多次了啊。你就是我唯一的幸福啊。我一个人的话，什么都做不到啊，就像曾经的我一样。你，是我好不容易才遇到的人啊。

奸。你已经，不会再回应我了吗？

你已经，不会再拯救我了吗？

大概，是的吧。

我想你是听得见的，我的呼喊。可是，你还是不愿意回应。那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你所说的，向着我们的未来前进吗？

可是我的未来，仅仅只有你而已啊。

奸，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啊.....

她的体力在风雪中一点点耗尽，最后还是疲劳地坐下，无力地抽泣起来。那么多年过去了，她仿佛还是那个在废墟里哭泣的小女孩，看着自己的幸福一点点远去，却什么都做不到。

真黑啊，夜。真远啊，星星。真像是个梦啊，这一切。

她慢慢失去了意识，疲惫地闭上了双眼。

再次睁开眼时，仍旧是黑色的夜。

过去多久了？自己在雪地里昏睡多久了？

仍只是一片茫茫的夜色回应她以咆哮的风。不过，天边，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紫色。

——啊，天就要亮了啊。

费力地从雪地中起身，一晚的风中过去，身上没有被厚重大衣覆盖的地方宛如刀割一般疼痛。

——自己该怎么做呢？继续向雪原深处寻找她吧？

嗯，那是一定的，因为，那是自己和她的约定。

不过，在此之前。

她重新坐回地面上，双腿并在一起，整个人抱成小小的一团，揉了揉眼，望向天边正一点点浓郁起来的紫色。

——我想，再看看日出。

想看看如同往日一般，太阳照常升起。

紫色的光芒在至浓至郁的一刻，开始慢慢褪去，转而变为黄色或是红色，最终，随着天空开始泛出白色的光芒，太阳从地平线上探出了最边缘的轮廓。

还是这样熟悉的景象。

——只是，内心有些隐隐作痛啊。

不论如何，天亮了。该继续了。

她起身，继续走向雪原的深处。

时间一点点流逝，太阳爬到了天幕的中央。有些累了，她坐下来略作休息。本就没有吃早饭，饥渴之下，她随手抓起身边的雪，塞进嘴里。

——好冰。

冰得令人从幻梦中清醒。

冰得让过热的大脑慢慢冷却下来。是啊，其实仔细想想，要想从这里走到雪原的中心，找到奸，是不可能的吧？更何况，她都那么执着地离开了自己，下了那么大的决心，自己还要这样回去找她。而且，奸离开后，自己没有任何食物和生存手段。自己现在的行为，就好像是一时兴起发的疯。她明明都费尽了那么大的心力把自己送到了云荒，自己却不领情地把自己重新逼回到死路上。无论怎么算，都是一个最糟糕的决定。

可是，这是自己仅能做出的决定了。难道，要违背和她立下的约定，把她扔在这里，自己一个人去云荒？

不可能的，自己一定做不到。那样的生活，完全没有半点想要过下去的欲望。

所以，自己，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啊。

疲惫。无力。绝望。悲伤。害怕。失落。悔恨。迷茫。汹涌的河流淹没了她，她再一次低低地抽泣起来。

——老是哭老是哭。自己这两天都哭了多少次了？怕是比较以前加起来都要多了吧？自己是什么时候变成爱哭鬼的？

可是除了用哭泣来逃避之外，自己又还有什么办法呢？

奸，我找不到你啊，我真的找不到你。雪原那么大，你那么厉害，你故意躲着我不见，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好无情的女人啊，谁叫我爱上的，就是你这么个无情的女人呢。

我，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吧。

我，连自己接下来该往哪里去，都不知道。

是就这样继续漫无目的地在雪原里追寻你的身影？还是乘着脚印还未被风雪完全掩埋，乖乖的原路返回，走向云荒？

都不了吧。接下来，我要真的开始我们的约定了。

我要挖开这千层的雪，搜寻你的身影。

其实，真是在痴人说梦啊。就凭我，怎么可能啊。

只是奸，我已经尽了我全部的力量了哦。我已经，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到最后一刻了哦。奸，我爱你。所以啊，要是这样，我也仍旧找不到你，那就让我在冰雪中死去吧，让我亲手挖开的洞作为我最后的容身之所，我就这样陪着你，化作万年不化的冰雕，陪伴在属于你的雪原之上。

要是那样，其实我也不怎么遗憾。

她开始用双手在地上挖掘，试图掘出一条可以通往更深处路。不过，这地面上的雪，竟然出乎意料的松软。轻轻几下，地面上就已经堆起了浅浅的雪堆，慢慢地可以往里面去了。——大概，是因为在地表的缘故吧？还没有足够多的时间，足够的深度，让自己再变得更坚硬更顽强一点。不过多亏如此，自己才能这样一点点的前进吧。

嗯，这样就好多了。在挖一点，在挖一点，可以了，勉强能进去身子了。

继续挖，继续挖。

啊，越来越深了，现在应该离地面有一些距离了吧？光线有些昏暗了，看不太清。

继续，继续。

现在，已经有多深了呢？不知道，光线已经近乎于无了。

继续，继续。

现在，已经只剩下黑暗了吧。

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挖多深吧。也许五米？也许十米？不知道。不过，只凭借双手，又怎么可能真的挖出一条路呢。

而且，现在再往前挖，已经开始碰上坚硬的寒冰了。

极限了吧。到这里，就是自己的极限了吧。  
直到最后，都是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坐在黑暗里。  
其实想起来，过去的最令自己悲伤的那些夜晚，至少还有星星陪伴着自己。  
不过现在的自己，是真的只剩下黑暗作伴啦。  
妍，对不起，我没能找到你。  
大概，这就是结束了吧。  
晚安。

漆黑一片的雪洞中，疲惫的少女，合上了双眼。

——妍，真是。  
你为何，如此执着于那个愚蠢的约定呢。那个约定，只是我一时兴起而已啊。  
我都那么欺骗你了，我都那么伤害你了。你为什么还是这么温柔呢？为什么，还是愿意为了我挖开这千层的雪呢？  
你真是个傻瓜。瞧你现在的样子，把自己累坏了吧。那么狼狈的待在地下的洞里，那么黑，那么冷，你不害怕吗？  
不过，你现在闭上了双眼了。  
现在的话，就可以了吧。  
就让我，最后为你做一些我能做的事吧。就让我，把最后想要说的话都说完吧。  
然后，我就该离开了。接下来的路会很长，那是通往星辰大海的漫漫征途，看不见尽头，广阔到没有方向。我能前进下去的唯一的凭依，只是你所给予我的勇气。等我走到这条路的尽头，也许，又是一个千年了。  
所以，此去，其实大概就是永别了吧。  
你啊，就别管我那个什么愚蠢的约定了吧。不用等我了，不用再花费一生的时间来等待一个永远不可能再出现的人了。  
你很年轻，只有十几岁而已。你该有自己的未来的。  
真的很抱歉，是我害了你。

——你还是那么美丽。微闭的双眼，修长的睫毛。我不在的一天，风雪就已经给你的脸颊添上了新的伤口了。  
坚强而美丽的，绽开在雪原上的小花儿啊。  
现在，我就要离开了。这就是我最后的道别。  
再见。

妍低下头，吻上妍的面颊。妍没有醒，甚至一点动作都没有。也难怪吧？她的双唇，本就如雪一般冰冷。  
那么永别了，妍。  
我爱你。  
她挥挥手，光芒从身躯中绽放，一切都开始变得不同，冰雪开始褪色，开始消融，一点点蒸发向空中，仿佛是它们的灵魂离去了一般。她的身躯一点点涣散，化作近乎虚无的光晕。乘着还有最后一点力气，她拿出早已写好的信，和最后要给她的其它东西，放在仍在昏迷中的妍的怀里。  
光芒越来越强烈，混合着蒸发消散的冰雪，全是一片白茫茫，什么都看不见了。  
然后，白色一点点褪去，直到一切重新归于沉寂。



雪原上，已经什么都没留下了。  
远方的星辰微微地闪动着，仿佛欢迎着新的开始流浪的灵魂。

——好刺眼的光。奇怪，自己不是应该已经死了吗？这是在哪里？  
太阳的光。自己，为什么在地面上？自己，不是应该在雪地深处的冰窟中吗？

她睁开眼，环顾四周。  
哪里有什么雪原？留下的，只是一片布满顽石的黑色大地。  
啊，是这样啊，她突然明白了。  
她走了啊。

她低头看向怀里的东西。  
——一封信，一盒食物，一个用绳子编成的小巧纹样。  
是那天夜里，自己在雪地上教她的样式。  
你真是傻，还编得那么难看。  
不过，谢谢。  
然后，这就是永别了吧。你，还是没忍心看着我死去么？所以回来找我了，然后，就这样离开了。  
那么，最后的信里，你到底，想对我说些什么呢。  
其实你真是狡猾，连最后的话，都只有你一个人在说。  
不过，足够了。

深吸一口气，用微微颤抖的双手，她轻轻地打开了那封信。

致姍：  
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前缀称呼你，所以就这样写了。请原谅我用这么轻快的口吻，不过既然是最后的告别，实在不愿意沉浸在悲伤之中。  
首先，我要向你道声抱歉。真的对不起。我骗了你那么久，什么都不对你说，才把你伤害成了这个样子。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错。我不知道能用什么方式来偿还，大概，这是我永远欠你的了。真的，对不起。  
然后，我走了，对不起。我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你这一辈子都走不到的。所以啊，别犯傻了，不用再来找我了，别想今天这样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了。去云荒吧。去找你自己的未来吧。我知道你也许要说什么，但是姍，时间或许真的可以冲淡一切。去云荒吧，不管怎样，我已经离开了。说不定，当你在那里安居下来，时间漫漫过去，多年以后，你回忆起我们的往事，只觉得宛如幻梦一场，对于当年的你我之间的事情，也可以一笑了之。就当是一场梦吧。忘了我们立下的那个约定吧。不用等我了，姍。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我面前的路很长，看不到尽头，要走过它，不知要穿过多少年的时光。到那时，也许你已经不在了。我们的一生应该就像是两条直线，短暂地相交在一点，然后又互相离开，永不再见。  
很抱歉对你说这么绝情的话，我不是很善于表达，我只是想说，真的，姍，忘了我，开始你新的一生吧，云荒的土地还在等待着你。  
还记得我们那个夜晚说过的话吗？我们所描绘的，那样美好的世界。你很快就可以开始享受他们了啊。不用担心自己是一个人的。我觉得，你很快就会有新的邂逅，不是吗？到了云荒，你一定会认识更多的来自中原的人。那里土地肥沃，你们也不用为了争夺资源产生纷争。你们只需要大家一起生活下去就好了啊。那时，你会和中原的朋友们一起，开垦一座座

山坡，建起小小的村庄，炊烟在河畔袅袅升起，你们趁着日落，聚在一起，吃着晚饭聊着天。太阳慢慢地下坠，最后的余辉映照着河面，泛起金色的波涛，又像是千万面破碎的铜镜。你和他们，一定会有更多的能说的话吧？不像我，对于你们的世界，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还要缠着你给我讲。你可以和他们享受每一个夜晚，谈起中原曾经的苦难，和如今的平静的生活，觉得无比的幸福。

那样就足够了，姍。你可以度过如此美好的一生。你喜欢什么呢？你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喜欢好看的衣服，喜欢盛开的野花。你是个热爱着生活的人啊对吧？你爱着世界上的美好的东西。现在你都有机会得到他们了啊。只要使用你自己的双手，你就有无限的可能在那片土地上创造出你想要的任何东西啊。

开始新的生活吧，姍。我已经走了，我不会再回来了。

再见。

——奸，你在害怕吗？

奸，你在恐惧吗？

你其实，实在害怕着我忘记你吧？我明白的。虽然，你的信里胡乱说着让我开始新的生活，让我忘了你。

可是你的话语分明那么无力那么凌乱，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啊。

她轻轻翻过信纸。信纸背面，写着几个小字。

——“对不起。”

“我爱你。”

——是啊，奸，说这些就足够了，表达你最后的所有的的心情就足够了。不用告诉我去开始什么新的生活，不用花那么长的篇幅来欺骗自己。

你根本就不舍得我忘记你嘛，撒娇鬼。

但是别担心了奸，我不会忘记你的。

我们不是约定好了吗？虽然你说，那只是你一时兴起立下的约定。但，那才是你最真实的心情吧？那，才是你真正的愿望吧？

我会做到的，就像我做到了回来找你一样。这次我也会继续遵守我们的约定，我，不会忘记你的。

她慢慢地把信纸重新收好，放回怀里。

——这就是永别了啊。真的是永别了啊。曾经，约定过，我们要是到了云荒还怀念在这片雪原的岁月，还可以重新回来看一看；如今，连最后承载回忆的地方都消逝了。

你真的，走了啊.....

没有眼泪。没有眼泪可以留下了。能流的眼泪，早在昨天就已经流干了。

她真的已经走了。自己已经没有余下的选项了。

那就去云荒吧，如你所愿，去云荒吧。

再见，雪原。

其实哪里有什么雪原，冰雪蒸发后，这里的地貌回到了千年之前的样子。一片未经开垦的洪荒的原野，黑色的土地，遍布着坚硬的顽石。地面坑坑洼洼，满目疮痍之景。

好在，只折返了一日的行程，所以重新回到云荒的边缘，并未花去太多的时间。第二天的下午，她就已经走到了原野的尽头。

这原野的地理位置很高，大概可以算作高原。最后的路程几乎全是向下的山坡，沿着前方望去，黑色的土地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绵延开去的绿色的森林。阳光下，树林深处偶有晶莹闪动，似乎是潜藏在林中的水泊，或是散落的蓝宝石。

云荒。曾梦寐以求的土地。远离战乱的理想乡。

可是如今，内心不再有半点喜悦。只是，结束了啊，一切都结束了。

到了这里了。所有的苦难所有的辛劳都结束了。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接下来，只需安稳地度过余下的大半生就好了。

——好，这就是你希望的属于我的结局吗？

沿着山坡向下走去，高原的寒冷慢慢地退散，湿润温软的微风拂面而来。脚下，杂乱的顽石渐渐变得稀少，青葱的野草一点点茂盛起来。天空蔚蓝高远，太阳安静地待在天空里不做声。她停下脚步，一切也都仿佛停住了。她最后一次转过身，朝着已经不剩半点冰雪的雪原。

永别了。

时间慢慢地流逝。转眼，十年过去了。

十年里，并没有发生太多的事。离开雪原后不久，她就在云荒的平原上找到了来自中原的难民的村落。里面没有曾经在荒原上遇到的那队人，大概，他们最后还是没能越过那边的雪山。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难过。不过，那些都过去了。表明了自己也是来自中原的难民后，她也在村庄里住了下来，和村民一起开始了平淡的农居生活。这里的物资还算丰富，从中原迁徙而来时，带了很多的植物的种子，溪流有肥美的鱼，森林里有奔跑的野猪。大家吵吵闹闹，一天天就这样过去。

——是啊，这个世界，并不如想象的那样。那个晚上，我们描绘的云荒，是一个安静的世界。可是你看，其实云荒也是热闹的，满是生命，鸟儿也叽叽喳喳地从天空里飞过。

这个世界，总是与我们的期待，那么的不同呢，好。

如今的她，已经二十六岁了，是村子里最能干的姑娘。能缝制好看的衣服，能打理精细的家务活，会做好吃的饭，会绣好看的花儿，哪家出了事情，也都会过去帮忙。想娶她的小伙儿，多得数不胜数。

但她从未对任何人动心，自己搭了一座坐落在村庄最边缘的小小的木屋，一个人住着。村子里说，要是在半夜起来，到她家的院子旁，一定能看见她靠在窗边，默默地望着天空。有时会觉得她是在看星星，有时是在看月亮，可就算是天空一片漆黑，没有半点光亮，她也仍是那样望着天空。

老人说，那是在看更远的地方，她的视线穿过了天幕，凝视着远方的未归的人。真是可怜的人啊，就像是守望着的织女一般。

是啊，就像是织女一般。白天要是有空，她就会开始做衣服，一件件慢慢地缝，精心绣上最美丽的花纹。可是她从来不穿，也不拿给任何人看，偶尔有看见一眼的人，也觉得那衣服的尺寸并不是为她自己准备的。应当是一位高高的，有着长发的佳人吧。

青春的年华载着思恋与回忆，随着村边的小河，不停地流逝着。

一切都平静下来后，像是回到了最开始的日子，自己过去曾居住的那个小小的村落。里面的人们都是一样友善，周围的景物都是一样美好。不同的是，自己的心。永远无法忘记的，

永远无法再见到的，那个人。这成了她新的梦魇，一旦如梦，就会看见她的容颜，可要是伸出手去触碰她，就会瞬间崩裂成千万块碎片，在她身上隔开一道道伤口。渐渐地她学会了，不再碰她，只是待在梦境的角落，远远的望着她，直到从梦中醒来。

时间推移，几年的辛勤劳作，加之此地本就土地肥沃雨水适当，村里的收成连年都很好，很多物资都有了充足的积累。渐渐大家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人们有了足够多的麦酒和烤肉，可以晚上围坐在一起唱歌跳舞。有时媚也会去，她唱的歌总是最欢快的曲子，她跳的舞总是最激情的舞蹈。只是，没有人能跟上她的舞蹈，仿佛曾经有过某个人，和她一起跳了太久，所以她的舞姿完全适应了那个人，再也不能改变了。

你不在了，可哪里都是你。

——妍，你知道吗，我一个人，去完成了我们的很多很多约定了哦。

我的小木屋，建在村庄的边缘，靠近树林里的湖泊。只不过，和我们的想象，其实差得很远就是了。一点都不方便，到了夏天啊，要是还敢划着木船在湖中飘荡的话，一定会被蚊虫咬成傻子的。看星星的高楼，我自己一个人实在是建不起来，到了最后，也只是打了一个仅仅三层楼高的小阁而已。不过，晚上在上面带着，一个人可以看星星，也可以转过头看看村庄的灯火。有时我会觉得自己真是很蠢，明明都已经在这里数十年了，还是在徘徊，徘徊在星空中的你和身后的灯火之间。不过请放心，我今后也会一直这样徘徊下去的。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啊，对了，现在我看星星时，除了和过去一样的孤独寂寞的感觉，竟然也觉得一丝丝温暖了。为什么呢？我想，流浪在那片星空中的你，也会回头看着我的对吧？

所以啊，我越来越喜欢看星空了。每晚我都看，无论看不看得见，也会凝视它的方向。

我不想错过任何一次你的回眸，哪怕永远无法看见一次。

我们的花，我也去尝试了。这里的人从中原来时，其实没有带太多的花的种子，仅仅只有最平常的几种而已。我们想的那么多花，其实大部分都是没有的。所以，我就把这仅有的几种都种在了湖畔，也用不着每天跑到森林里去照料它们了。不过，这里的森林倒是有很多未曾在中原见过的野花，都很漂亮，也很香，只是叫不出名字，未免有些可惜。所以我也开始给它们取名字，不过都是胡乱凭着性子来的，有时候自己上个月才取的名字，到了下个月，自己都忘了。远方的山，我也回去过好几次，是和村子里的大家在树林深处找物资时，晚上一个人偷偷去的。不过真的是什么都不留下了，一片焦黑的原野，空空荡荡的，一点怀念的感觉都没有呢。后来我也就不怎么去了。不过，在上面回望我们的村庄和树林，倒也还是挺有趣的吧？可是没有你啊，不像我们的故事里，你坐在我的身边。那样的话，待在上面，久了就会觉得很冷的。另一边的大海，我也去了。是和村里的大家打渔时一起去的。那里的话，倒还不错，和我们想象的美景，没有太大的差别。嗯，不过，我其实很不习惯海风的腥味。啊，还有，沙滩的话比我们想象的其实脏得多，我才不愿意赤着脚在上面跑呢。

我也曾一个人划船去海上看星星，如同我们说过的那样。回来以后，大家都说那太危险了。大家还说啊，大海深处比我们的想象可怕得多，什么一起在海底慢步啊是不可能的啦，因为海底有很大很大的很可怕的海兽，一口能吞下一个岛屿呢。听到这个故事时，我有些害怕，我一害怕，就会想起你。我一个人，是断然不会敢去的。可要是你在，我觉得，你那么厉害，说不定真的可以带着我，我们两人一起在海底慢慢地散步。

妍你知道吗，我真的好想你。我没有忘记你哦，相反的，你的影子已经变得无处不在了。

妍，我还在等你哦，等到我死。就算我死了，我的灵魂也会一直等下去的哦。

妍，你又在哪里呢？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某一天的午后，她一时兴起，走出门外散步。在溪流旁，看见了自己的倒影。

啊，已经老去了啊，她自嘲地笑了笑。不复当年的青春了。自己，已经开始变成一个老婆婆了啊。真是嫉妒奸啊，她就算是过了千万年，也还是保持着那样的青春美貌吧。

是啊，自己已经老了，有很多东西记不清了，甚至开始淡忘了。奸啊，是否有一天，连你都会忘记呢？我真的好害怕啊，害怕那一天的到来。

不愿意再想下去，她抬起了头。走吧，散散步。

沿着溪流慢慢走，索性走得再远一些，再远一些，去看看那些自己还未去过的山谷。反正阳光正好，时间还足够。

来这边，这边的鱼儿在水中欢快的游动着，溅起一串串的水花。啊，看那边，野兔蹭的一下蹿了过去。嗯，就是这样，继续走，继续看看这里。

溪流在前面进入一条山谷，转了个弯。她蹒跚着跟了过去，踏入这条山谷。

映入眼帘的是盛开的花，白色的野花。溪水流过倒映着盛放的圣洁，微风轻拂，白色随之微微摇曳，在细长的倒影溪流中开起来，像是一头微微摇晃的长发。

那一瞬间，她几乎要流下泪来。

——奸，奸。这正像是你的长发，你的素白的纯净的长发。我曾无数次凝望，那时的我跟在你的后面，只要风吹过，它就轻柔地张开，占据了 my 视野的中央。那是行走在原野上时唯一的美景啊。

奸。

她停下脚步，轻轻地凝望。

——奸，我找到了记下你的方法了。这片山谷盛开的野花，和你多么多么相似啊。连风中带着的香气，都是如此的相似。

只要我看着这片盛开的花，我就永远不可能忘记你的。

这花，叫做什么名字呢？想来，是一种只在云荒盛开的没有名字的花吧/

那么，就让我来给它们起一个名字吧。

勿忘我。

这片山谷所盛开的，是勿忘我。

为什么不叫勿忘你呢？

我想，这样，才更有你撒娇的味道。

奸，对吧？你就是那片盛开的勿忘我。

真好啊，这片花，让我想起你容颜的花。

奸，我还是没能等到你。我，已经快死了啊。我做到了哦，用一生在等你。

死的时候，让大家把我葬在这片山谷里吧。

那样的话，我连死后，也不会忘记你了。

我就会，一直，一直等待下去了。

我爱你，奸。

我不曾反悔，我为你做过的一切。

那么，也许，来生再见了吧。

春夏秋冬，春夏秋冬。

花开了。

花谢了。

花又开了。

花又谢了。

花不再开了。

按照嫫最后的愿望，村子里新生的年轻小伙们，把她葬在了那片花开的山谷，和她的那些华美的从未曾穿过的小小的衣服一起。还有一个盒子，零零散散地装了些东西，不过她生前最宝贵的，是一封已经泛黄得似乎一碰就要碎了信。盒子最里面，装了一个绳子编的小小的纹样，很幼稚的手法，看起来不像是出自嫫的手。那会是谁呢？没有人知道。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

她的葬礼很安静，也没有太多的人悲伤。对于村子里人而言，她永远都是一个局外人，虽然似乎和大家生活在一起，但是从未曾真正走入她们的世界。嫫从未对他们敞开过心门，她的心被另一个没有人见过的人填得满满的。

“嫫思恋的那个人，一定在她凝望的星空里吧，哈哈。”

有时，大家也会这样取笑她，但她听到这样的取笑时，也从不生气，仅仅一笑了之。

一个很好的姑娘，一个不合群的姑娘。除此之外，村子里的大家，实在是没有对她的其它的认识了。所以，当她的身躯被埋入大地之后，没有人知道是否该为她立一块墓碑，因为就算立了，也没人知道该写些什么。

“那就这样吧。从此她就与我们再没什么关系了。为了她最后的心愿，大家跑了那么远把她葬在这里，也算是尽了心意了。大家以后也不要来祭拜，我想，她也不愿意我们来的。她只是想一个人待在这里，连死后，都在等着那个她已经等了一辈子的人。走吧。”

于是他们离开。时间过去，这里已经渐渐被遗忘了。十年，百年，连埋葬她的最后的人都死掉后，更是没人再记得，曾经有过一个叫嫫的奇怪的人，在村里活了一辈子，仍然像是一个过客。

中原的战乱，早已经平息了。最后，北方的铁蹄踏开了南国的城门，改朝换代的乱世，历时一百五十余年，终于过去。中原重新恢复了平静，仍是歌舞升平，不复过去的凄惨模样。

一切都变了，一切都变了。

不过，在那个再也没有人会打扰的山谷中，素白色的野花仍然那样盛开着。风一过，就像是好的长发在飞舞，温柔地拂过岸上的小土包。

你陪着我，我陪着你，哪怕都已只是幻影。

这就是，我们的结局了吧。从开始，到最后，都是这样。

勿忘我。

夜来香

第一封信

致妍：

你在那里呢？你还好吗？

我到达云荒，已经三天了哦。之前一直都没有空，现在终于能够坐下来，写这封我想给你的信。

云荒真的是个很好的地方吧。这里的人几乎都是中原来的难民，大家坐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过去可以聊。虽然我们的过去大多都是痛苦的回忆，不过在漫长的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和偶尔的欢悦时光，也很够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了。大家都是很友善的人，对我这个外来者也很友好，我表示要在这里定居后，还分给我很多的粮食和布匹。

妍，你真该来看看这里的，和我一起。天空很蓝，很悠远，当太阳在空中的时候，整片的蔚蓝都洋溢着温暖的气息，和雪原上的天空完全不一样。那时我们所见的天空，纵然同样蔚蓝同样悠远，也是那么的冰冷，那么的遥远。可这里的天空，柔和得仿佛要低头亲吻人的面颊。天空不同，吹过的风也完全不同。曾经有多少次，我被那凛冽的寒风刮得睁不开眼，都是你走在我的前面，帮我挡住迎面而来的风，转身轻轻吹气，用温暖的气息拭去冰冷的余韵。现在，你已经不需要为我而担心了哦。这里的风温暖柔和，从不带有半点锋芒，安静地拂过人的面颊，带着湿润的青草的芬芳，像是春天，或是某个带露水的清晨里不经意的一个吻。

妍，这里的一切都很好哦。你，又在哪里呢？

最爱你的

姬

第二封信

致妍：

上一封信，我把它系在了一只路过的小鸟的腿上，不知道你收到没有。想来那只小鸟要是有足够的勇气向着星辰大海飞去的话，你一定能看到我的信的吧。

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总是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村子里的活儿，一天到晚的总是叫人跑断腿。但是奇怪，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让人觉得累觉得难以忍受，甚至还有些有趣。只要我穿上袜子，跑到田地里去，一天就会不知不觉地过去呢。

妍，你可别生气哦，我呀，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有时竟会因为太过投入，而暂时的忘记了你哦。不是说真的忘记了你，而是那种你不在时，我心中的空虚和悲伤，被这暂时的劳作所替代了。想来还真是对不住你，你说用什么来补你的缺不好，非要用田里的小麦.....

妍，可是不管我做多少事，收多少麦子，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无法控制的想起你。那时，我内心的空虚和悲伤，就会连带着我白天逃避的份，加倍的袭来，用什么都填不满。妍，来到这里后，我一个安稳的觉都没有睡过。我老是梦见你，梦见你在风雪中凝结成型向我走来，脸上带着你那柔和的微笑，我伸手去触碰你，你却瞬间凝结成一座单纯的冰雕，连带着你原本的一切的颜色都瞬间褪去，仿佛我只是触碰了一块形似人形的寒冰一般。

妍，你现在又过得如何呢？我们分别，已经有十来天了吧？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到达了天空中闪耀的某一颗星星上了呢？

嗯，要是你到了的话，请一定记得，要回头看看我啊。看看被你丢在这颗星球上的我啊。妍，我还是很生气哦。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地看着我，来祈求我的原谅哦。

妍，我知道你的路很辛苦，很漫长。要是哪一天你真的觉得累了，觉得不能再走下去了，随时都可以回来的，我一直都在这里，等着你的。从今以后，直到我死去，都是这样。妍，这里，永远是你的归属。所以啊，要是觉得那片星空太寒冷了，就回来吧。

我一个人在云荒的深夜里，也会觉得冷啊。

想你的

姍

### 第十七封信

致妍：

上一封信我装在了瓶子里，拜托要去海边的村民放在了大海里，不知你收到了没有。

最近，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越来越好了。我们已经分别多久了呢？快一年了吧？所以，我在这个村子定居下来，也有一年的光景了啊。至于其他的村民，到这个村子的时间肯定更久了吧。有了他们前几年积累下来的食物，加上今年的好收成，现在家家的粮食都很富裕。回想起当年大家在中原都吃不饱饭的日子，真是无比的感谢现在的生活。而且，随着来云荒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有了几个很年轻能干的小伙子，他们还在试着回一趟中原，带来更多的作物的种子和一些家畜的幼禽。虽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不过他们的确带回来了很多的好东西。桑蚕，茶叶，还有在路上买的中原的绣花的手绢……好多好多呢。总之，现在大家可以开始做丝绸织的衣服了，那可比我们现在身上穿的粗布衣服好多了呢。而且啊，到了明年，就可以喝上茶了吧？有些期待呢。

妍，你现在待的地方，是否有茶呢？哦对了，你从来也没有喝过茶吧？只是那天晚上听我提及过这种饮料而已。真想让你试试啊，那种清凉的芬芳而厚重的独特感觉，有别于任何其他的人间烟火的气味，想来要是有所谓“雪茶”的话，一定和你的气质再搭不过了。

嗯，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已经活得很好很好了哦。你一点都不需要担心我。

姍

### 第二十封信

致妍：

我把上一封信装在袋子里，随着河流飘走了。不知道你收到没有。想起来，总是让老天做我们的信使，你要收到也有一些难吧。

因为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喝茶，我去那些小伙子那里要了一些从中原带回来的成品。真是不错的味道，应该比我当年在中原喝过的最好的茶叶都要好。当然啦，我当年也确实没喝过什么好的茶叶。当我泡上一杯清茶，在它还冒着热气的时候，捧到手心里，坐在窗边，静静地望着那片闪烁的星空。那时，我就会沉浸在对你的思念里。我想起我们之间说过的那些话，想起我们描绘的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那时的我们，也曾约定过，这样一起并肩坐着，喝着茶，在山坡上看下方的世界。现在没有你了，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坐在窗边，慢慢地喝。夜里要是起风了会很冷，所以还要把大衣拿出来披在身上，蜷成小小的一团靠在窗沿下，缩着头喝着茶，看着天，想着你会在哪里看着我。你是否真的回头看过我一眼呢？哼，我才不信，明明走得那么干脆，最后一面都不让我见到。

可我还是越来越喜欢望着天空发呆了。睡不着，或者是有些害怕睡着。有时，我坐在窗边，看着天色一点点变暗，一点点涌出星星的海洋，一点点深邃至令人害怕，又一点点明亮起来，吐出的白雾散开在清晨的雾霭中，像极了即将消融的雪。

姍

第？封信



致妍：

过去了好久了啊。快有十年了吧。我已经从一个十五六岁的未成熟的小姑娘，变成了即将失去青春年华的女人了哦。可你还是没有回来。

妍，你还不回来啊。我都差点被别人追走了哦。前几年，村子里想娶我的小伙子多的是呢，一天到晚都缠在我的身边。什么茶水啊点心啊，帮着我做这做那。不过妍，我一个都没有答应哦。我拒绝了他们所有人，大家都在背地里说我是个奇怪的人。想来也是的吧？明明村子里最年轻帅气能干的小伙都来追我了，我却对人家冷冷淡淡，一句真心话都没有。

妍，我来这里这么久了，还是一个人在生活。现在已经过去那么久了，我的青春年华也即将失去了，不会再有年轻的小伙子围绕着我献殷勤了。

妍，从今以后，我大概也还是会这样一个人生活下去吧。

妍，我好想你。我真的一点都不幸福。我好寂寞。

妍.....

你大概，也还是看不见这封信的吧。

仍旧让它随海浪飘去。

妍

第？封信

致妍：

我去了哦，树林中的小湖。夏天和大家一起去树林中采集东西的时候，偷偷离开营地去的。

怎么说呢，妍，和我们想象的真是不太一样呢。蚊子多得烦死人，谁要是敢在湖边摆上一张椅子睡个午觉，醒来的时候可能浑身都是疙瘩。晚上也一样不太平，要是乘着小船在湖中飘荡，大概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认不出彼此了吧。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还真是叫人幻灭啊。

不过，那时我就在想，在冬天的时候，会好一些吧？所以啊，在冬天的时候，我一个人去了那里。确实哦，烦人的蚊虫都消失了，除了我踩在积雪上发出的声音以外，四周一片寂静。一切都覆盖着白茫茫的雪，冰冷的孤独的颜色，除了树林中的那个湖，那个在冬日覆盖着寒冰，真的如蓝宝石一般的湖泊。冬天的这里，除了没有在舞台上肆意地舞蹈的花仙子，真的就如同我们所想的那般安静，那般寒冷。

不过，那里实在是太冷了，就算是裹着厚厚的大衣，也不愿意在那里停留太久。所以，我很快就回了村子。

妍，这封信我放在瓶子里，扔进了湖中，也许，有一天你能看见吧。

妍

并不是那样，她并没有很快地离去。相反，当在茫茫冬日，她一个人偷偷跑出村子，来到冬日的湖畔时，她在那里默默地矗立了许久，什么也不做，静静望着湖面发呆。

一切都如同幻想般的模样，只是少了飞舞的精灵。也许，现在展现在眼前的，便是仙子们消失后的场景吧。那样的话，实在就没什么差别了。湛蓝的湖面，不知是属于湖水原本的颜色，还是反射的天空的颜色。但那宽广的湖面，实如天空一般广阔。那冰面上翻涌着的气息，也实如高空一般寒冷。她轻轻地踏上封冻的湖面，慢慢地一点点往中央走去，踩在冰上行走的感觉很奇妙，轻盈，小心翼翼，风吹过湖面，有些微冷，行之靠近湖心的位置，身周全是天空般湛蓝的冰面，一尘不染，晶莹剔透。视线尽头是已然隔得有些远了的湖畔，错落的立着被白雪覆盖的树，像是童话里由冰和雪组成的森林。

仿佛漫步在天空里一般，一切都是那么遥远，触手可及的东西只有虚无缥缈。这里是哪里呢？这里，是悬在冬日的寒冷高空之中的属于童话世界的幻影，冰雪组成的森林中，身处的城堡空空荡荡，徒留寂寞相伴。

她停在了湖心的位置，不再走动，静静地坐下，等待夜幕的降临。当星辰的海洋慢慢从天幕中浮现时，一切都仿佛是十年前，她坐在冰雪的白色世界里，看着漫天的繁星，想着许许多多的事。只是，当她再一次从星星里读出孤独的味道时，已经没有人会牵起她的手了。

自己应该怪谁？怪自己的懦弱？怪奸的冲动？不知道答案。到底，当时的我们，应该怎样做，才是最好的选择呢？

不知道，也许，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永远不会有回答。她抬头所见的繁星，也只以沉默作为回应。

好冷。好寂寞。奸。真的好想你。

第？封信

致奸：

我去看海了。就是我们曾说过的，云荒东边的海洋。

海给我的感觉，比想象的还要震撼。那是一种无比的辽阔，无比的广大，甚至包容了天空。难以描述那样的感觉，比来说在天空里漫步，我觉得更有一种厚重感，属于海洋的厚重感，划着小船，慢慢驶向海洋的深处，里海岸一点点远去，直到不再能看见海岸线。四周都是蓝色的海面。要说是天空里散步的话，会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吧？可是这里没有，在这里，仿佛连移动都不能凭借自己的愿望，只能任由大海推着自己漂流。

我想大概是两种不一样的孤独吧，在天空的是自由的太过孤高的孤独，在海里的是落入尘世的不由自己的随波逐流中的孤独。哪一种更可怕呢？是永远不会有人懂得自己，自己被遗忘在世界的上空可怕，还是来到人群中，一切都不由得自己，只能永远随波逐流下去可怕？

奸，你的回答会是什么呢？我的话，我举得都不可怕哦。不管怎样，都会孤独的吧？来到云荒之后，我真的明白了一件事，人永远是孤独的，人和人永远是无法相互理解的。我想，就算是我和你，也还是有不理解的地方吧。我们如此相爱，如此珍视对方的原因，不是真的完完全全理解了彼此，而是感到我们是同样的灵魂，有着同样的内在，就像是在天空里漫步时，从世界尽头的那面绝对光滑界面的对面看见的倒影，或是从海面上翻涌的浪中瞥见的仿佛自己的身姿。所以我们才这样爱着对方吧。但是，我们真的很了解彼此吗？大概，我们的确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彼此的人，但是，也没能做到完全理解对方。不过啊奸，那已经足够了，足以让你成为我最思恋的人了。何况，连我自己，都没能完全理解我自己，不是吗？有时，我总会感觉我的心里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我的表层意识的，我的清醒的感觉，而另一种，藏得非常地深，不知为何而出现为何而存在，但确实有力的影响着我。那是什么呢？是所谓的来自心底的声音吗？可是这样的声音里，我没能感觉到一丝的理性，它总是让我做出很多冲动的事。不过，我仍然要感谢它，正是因为它，我才有了足够的勇气爱上你吧。

真是复杂啊，这个世界。完全不懂的，也许无论过多久都不会懂，就像你和我之间的事，没有答案一样。无论怎样，都没法走到最好的结局吧？是一个一开始就不存在解的问题。又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离开你以后，我从最开始的奔涌的悲伤，渐渐将它平淡后，转为了夜里才会浮现的淡淡的悲凉，到后来也就一点点散去，真是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啊。当那些转瞬即逝的冲动散去后，留下的，只是思念与寂寞了。如今，这两种感觉，恐怕会相伴我的一生吧。就是在这样平静的内心世界里，我终于开始思考我们之间的事，思考我们为什么相爱，思考我们到底应该怎样。

我来云荒那么多年了，没有人再像你一样让我触动。大概就真的是那样，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相似的灵魂，或着说是唯一的和我对应的人。所以，我们才这样的爱上了彼此。

孤独的海洋里漂流着，我们是彼此唯一落脚的岛屿；孤独的天空中漫步着，我们是彼此唯一的镜面天穹之中的倒影；孤独的星辰中流浪着，我们是彼此唯一相吸的那颗星。

所以，就算再活下去，走遍整个世界，我也找不到你一样的给我的触动了。可是如今，你已经离我而去了。要是当时你留下来，或是我留在你身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好一点？我现在觉得，其实也不会的吧？也许你是对的，我们都必须向前进，否则只能困死在原地。要是我留下来，你就会永远无法离开那片雪原了吧。所以，就算我们看起来选择了最悲伤的结局，那也是最好的结局了。而且我想，其实也没有那么糟。就像是被扔入悲伤汇成的海洋，向下永远地坠落着，也许开始会害怕会痛苦会挣扎，可一旦习惯了，一旦悲伤达到了极限，到了最关键的临界点，接着而来的，是悲伤之后的豁然幸福。那是一种无法和物质甚至是和现实世界挂钩的幸福，同样是出自心底的莫名的声音的幸福。这种幸福和那种感觉到喜悦的和快乐幸福不同，只是感觉自己的内心已经十分坚强而充实了，不再害怕一切的悲伤，无论什么都足以去面对，而产生的幸福感。

嗯，这样的幸福感，真的不是虚假的、自欺欺人的吗？我不知道，也许同样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但现在我觉得幸福，那是痛苦的幸福，难以描述的、伴随着寂寞孤独的幸福。奸，对我而言，现在，我最想做的事情，已经变成了看着星星，想你在哪里而已。

海啊，大海。真的看见了大海的辽阔以后，我就突然明白了那么多的事，也多了那么多不明白的事。不过，那些不明白的事的大多数，我已经学会了不再纠缠了。不再去想那些永远不会有答案的问题了。奸，现在我唯一要做的事，就是等你而已。或者，应该是一边看风景，一遍等着你？我也看了海洋的星夜，坐在已经离着岸边很远很远的船上，看着星星。那样的感觉，真是很奇怪，不过，同我们的想象差别就有些大了。什么海洋倒映着星空的景象，让人觉得如坠星辰的海洋而飘荡其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啦。海面并不那么平静，细碎的波涛总是时刻不停息的翻涌着。何况，就算他平静下来，能反射的天空的星光，也太过于黯淡了。深夜的大海，真的就只是暗涌的黑暗而已，甚至比树林深处那种感觉还要黑暗。要是站起来，望向大海的深处，那真是令人害怕而发抖的景象，黑，一片纯然的黑，仿佛通向世界地下的深渊，掉下去了就没有再回来的一天。

夜晚的大海上，唯一能算做给人的安慰的景色的，仍是头顶的星空。我真是越来越喜欢星空了，喜欢到我自己都不可思议，现在一旦遇到阴天不能在夜晚看见星星，我就烦躁得不行，唯一平静下来的方法，就是想着你的样子做衣服。大海上的星空，外观上也没有什么不同。想来也是，无论在哪里，只要不是在真的星空里，看见的星空的外观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吧。不过，感觉是真的很不一样的哦。怎么说呢，那样的靠在船上，想着背后就是无底的深渊，面对的是散落着星辰的苍穹。自己真的好渺小啊，和躲在窗边看星星比起来，大概多了这样的一种感觉吧。那一刻，仿佛可以感觉到时间的流逝，感觉到它慢慢流过的强大的平静地不可阻挡的力量，和它在一切事物上慢慢刻出的一点点痕迹。时间空间，世界广大如此，我们渺小如此，无论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只有遇见对的彼此时，可以互相安慰罢了。我们的一切都是过去的散掉的云烟，时间的风一过，就不见了踪影。那时的我就想，我们之间的爱，或者是我自己的存在，到底是不是有意义的呢？慢慢地我觉得，真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都是无所谓的吧。开始时，我为这样的想法，感到真切的难过。不过很快我就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吧。因为正是没有意义，所以才有了绝对的自由，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一切，而不用管任何事情。没有意义，才是绝对的自由吧。然后啊，我就躺在船上傻笑起来，望着天空，希望那片星海之中流浪的你能听见我满含真心的笑声。当然了，你没有回应我。我仍然就那样躺在那里，最后睡过去了。

这封信写于海边的小木屋，我把它同以前一般装进了瓶子放进了海里。你说啊，要是这个瓶子随着海潮流入了海底的深渊，不停的向下坠去，会不会终有一天，它穿过了一切，到达你的身边呢？毕竟，那都是最最遥不可及的远方。

我仍然想你。我仍然孤独。我仍然寂寞。

姍

第？封信

奸，我的青春终于还是逝去了啊。多久了？二十年了吧？如今的我，已经算是带着浓厚的中年气息的女人了。几十年的劳作，我也算是村子里最富有的几家人之一了哦。你看看你还回来，别家都有孩子继承她们的财富，我这些东西，就只能拱手送人啊。

听说啊，中原的战火平息了。北方的铁蹄终于踏过了长江，踏入了南国的大门。大概就是四五年前吧，那真是极其惨烈的景象，想来快百年的战争，以这样的浩大恢弘而血腥的战斗作为结束，也不足为奇。中原还是有很多有血性的将军的，最后的几场战争，甚至到了血染长江，满城化作血池的地步。不过，血都流尽后，一切又都转为平静了。换作了蛮族统治中原，不管怎样，百姓的生活的确是重新又安定了下来。相比之下，我们这些逃到云荒躲避战火，还活得悠闲自在的人，真是太幸福了。

我很想去亲眼看看江南，如今是和平年代了，重回到中原完成当年没能完成的很多心愿，大概也是不错的选择吧？不过，我的年龄实在是不太允许了。说是不到四十的年纪，可常年的劳作，早就逝去了那种游山玩水的感觉或是热情了。现在的我，只能在这里安静地度过我的余生吧。

不过啊，乘着我还有几个钱，我也做了我们约定过的另一件事哦。我请来了村里最好的木匠墨师，在我的木屋后面、村里边缘的地方，搭了一座小小的木楼。当然，比起我们曾经说的那样高的瞭望塔，确实是差得太远了。不过，我也没想着再要躺在上面看星星了，对我而言，现在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所见到的，只要是星空，都有着足以让我回想起一切的魅力，没有必要再去刻意寻求那样的感觉了。所以，我把它真的做成了一个可以生活的小木楼，在里面添置了很多的生活用品，铺上了暖和的毯子。现在呢，我比起坐在窗子边看星星，更多是坐在木楼里看了，因为这样我会觉得，离你更近了一点。嘛，虽然花去了二十年，也只离你近了十米，不过，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吧。

我还是很想你。我在木楼的隔间里放了泡茶的用具，每天看星星时，总是要喝上一杯。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是单纯地想要喝，说不清楚那样的感觉，但是，茶的温度，大概是我深夜里唯一的陪伴了。很不行吧，竟然用茶做你的替代品。奸，我真的好寂寞啊。随着年龄一点点增大，悲伤已经消失，寂寞却是一天更胜一天。我这，到底算不算提前迈入了老年呢？不知道呢，只是，大概，就算到了我死之前，这样的生活也会一直持续下去吧。

不过，足够了。虽然寂寞。

姍

第？封信

致奸：

我开始种花了哦。今年的我，已经快五十啦，有些干不动了。索性想了想，反正存着的东西，用到死的时候也不是什么问题，就干脆少干点活了。这样一来，空出了好多的时间，也没有事情做，最后想了想，开始了我们说过的种花。

花的品种，自然是沒有我們想的那樣的豐富的。這裡有的從中原帶來的花的種子，大多都是那種本就在中原受大多數人喜愛的花，由於早已看太多遍，看起來沒什麼感覺的。不過，種在院子裡，平時看看，倒是個不錯的感覺。就像是，屬於日常生活的不太意外的美好吧，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不過啊，我現在發現了，其實雲荒這裡有很多中原不曾有過的野花。雖然很多都並不給人以驚艷的感覺，甚至有的花說得上是醜陋，不過大多數都還是不錯

的，看得过去吧。偶尔能，能在悬崖边或是极深的树林深处，看见一株非常非常美丽的花。那样的花，从未曾见过，连色彩的搭配都极其新颖，给人非常非常强烈地冲击，一瞬间，回想起很多很多的事。那样的花，大概是我所曾见过的最美丽的花了。不过，我觉得，还是不要把它弄回来种为好。大概，它的心愿，本就是在无人的世界角落里开出只属于自己的最美丽的姿态吧。那样的花，真是让人倾佩呢。我们的村子里，也来了好几位中原的客人年纪都很大了，大概是要客死在这里的，都是前朝的遗老，不愿意随了新的朝代，跑到了这里来。几位老人都是很有些学问的人，我没事的时候，偶尔也会去找他们说说话，感觉能开阔很多的视野。

真的是人老了，有些耐不住寂寞了吧。妍，我自己都觉得，最近像这样写信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感觉，虽然你仍然满满的占据着我心中最底下的位置，可我的魂灵已经不敢再同往日一般在那里陪伴了，有点想往上走，想要逃。我是不是让你失望了呢？但是我想，你可以放心的。不管它游得有多高，逃得有多远，你永远是我最后的归宿。现在这样，大概只是因为生活的气息太多浓厚太过浮躁，让我的魂灵也随着飘起来了。但等到一切都散去的那一天，她一定会回来的。

姍

第？封信

致妍：

我看见你了。或者说，是你的头发了。更或者说，是像是你头发的风景了。

我已经很老很老了，没有几年，可能就会死了。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很多东西了。虽然有关你的每一点我都仍然清晰地记得，可是我开始害怕，开始害怕有一天也会把你忘掉。我现在爱上了出门散步，讨厌了待在本就不喜欢的村子里。大概人老的时候，也会做很多的任性的事情吧。

蔚蓝的天空。细长的峡谷。潺潺的溪流。

在那边，那边的拐角。

我重新邂逅了你，妍。那是开遍山谷的白色的花朵，溪流倒映着它们洁白的身姿，风一过就涌动，像极了你曾在晨曦中，一头白发如花般绽放的模样。

那一刻我突然就不害怕了，我觉得，怎么可能嘛，我怎么可能会把和你有关的事情忘掉。忘掉其他的事，只是为了更加清晰地想起你的事情而已啊。妍，我现在觉得，那么多年过去，我重新离你变得近了。我，就要死了。人死了话，会有灵魂的吧？终于到了，我可以来找你的那一天了吧。你会来吗？我所了解的你呢，一定是不会回来的。因为你知道，就算回来，我也早就已经死了，不在这里了。那你，会像我寻找你一样，也来寻找我死后的魂灵吗？

大概是会的吧，我如此相信。在死后的世界，我也会一直等着你的。

这样想着，就很有些安慰了。说不定，离我们重逢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妍，我真的好老了。世界一点点离我而去，生活一点点离我而去，我感觉得到。现在的我，心中能装下的，只有你的事了。明明都老了，哎。大概，这也就是我给你写的最后的几封信了吧。前些天，忽然想算一算，我这几十年，到底写过多少。后来觉得，算不清的，何况想说的话，又哪里是仅仅在这几十几百封短短的信里呢。也就不再在意了。

妍，好久都没说过了，今天突然很想再说一次。

我爱你。

姍

第？？封信

致妍：

这就是我的最后一封信了吧。最近咳嗽得厉害，现在连笔都拿不太稳了，看东西也看不太清，乘着最后意识的清醒，最后写写。我可能，还有几天就该离去了。

葬我的地方我已经选好了，就在那一片花开满的山谷。我想，最后的陪伴也是好的吧，纵然是虚无飘渺的幻影。我仍旧能如此清晰地记忆起你当年在晨曦中的模样，记得当年你在星空下的白色的泛着光的白发。对我而言，那样的颜色，实在是有着太多的意义。所以，最后就选择了葬在那里。

我的财产已经分配得差不多了，都送给了村里的人，除了最后一点点我当年带来的东西。你记得吗？就是那个你给我做的笨拙之极的纹样。给你做的衣服，你已经不可能在回来穿了吧。上个月，我趁着还能动，把他们都烧了。应该说，是叫举行了火葬。烧的时候最初还是有些心痛的，就感觉那么多年的东西，就一下子都没有了。随着越来越多的衣服化作灰烬，慢慢就释然了，无论怎样，它们都不可能有应有的归宿，这样也无妨，反正我也快要离开了吧。村子里的人一面感慨我的慷慨，一面感慨我的浪费奢侈。不过，无所谓了吧。

今天是秋末，冬风很快就要来了。是不是曾说过，喜欢秋天的花的人，会死在秋天呢？我喜欢秋天的花，也喜欢冬天的雪花，虽然那大抵不能算是花。所以，就安排了我死在这样的季节吧。不过很不错，我挺喜欢的，这样的凉意袭袭，而不寒冷的感觉。等我下葬时，就已经是寒冷的冬天了吧。那样也好，那样的话，我就会想起你。

结束啦，一切都结束啦。妍。我该说点什么样的话，作为告别？你当年对我说的最后的话，我现在都还记得哦。

‘对不起，我爱你。’

我也爱你。不过，我该如何回应你的对不起呢？我早就已经觉得没什么了，所以，大概不会回应的吧。再见？晚安？

总之，不愿意选一个太沉重的结束语呢。毕竟，不愿意当一个沉重的束缚你的女人啊。

那么——

我等着你。

嫫

夜色仍旧如同往常一般慢慢降临，天空中没有云朵的遮挡，星光灿烂地洒落在河边，水中倒映出星辰的光辉，和着白色的花朵的倒影，像是冰做成的百合之花以星作为花蕊，在无人的世界的角落里极美地盛开着。

一片寂静，这里，已经几十年没有人打扰了。想来，以后也不会有的。小小的土包安安静静地听着溪流细微的声响，倒映着星辰，仿佛是遥远的星星在呼唤一般。

夜色彻底地降临时，微风袭来，旋转着绕过山谷中盛开的花儿们，轻盈地降落在土包旁。时值冬日，雪下了起来，渐渐，细细的雪覆盖了整个山谷。

微有微风送来暗夜的芳香。

星海

（嫫）

——过去的我，一直在想。

死后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没有你的世界，会是怎样的呢。在那样的世界里，我能继续等待你吗？

好黑。这就是答案吧。唯一能感觉到的关于外界的信息，只有黑。没有温度，对冷热毫无感觉，听不见声音，从未有过的如此安静的世界……这是连那片雪原都无法比拟的安静，只余下灵魂的安静。

是啊，这是只余下灵魂的安静，因为，我已经死了啊。所以，除了黑暗，其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也是理所应当的吧？

但是，我仍然存在着。无论我身在何处，是否能感觉到任何的事物，仅仅只是眼前的这一片黑色，也足以告诉我，我仍然存在着。

现在的我是什么呢？一个鬼魂，孤独地飘荡着的鬼魂？我又是在哪里呢？

一切都没有答案。也许，时间会给我答案吧。

好黑啊，这里。

.....

.....

.....

——自那以后，过去了多久了呢。或者说，我死了多久了呢？感觉，过了好久好久的时间，比几辈子都还要漫长。只是，这面前的无尽头的黑暗，除了冰冷死寂的感觉以外，什么都没有留下。无法计量时间。这样的岁月，恐怕还将没有尽头地延续下去吧。过去的这些时间里，我只是面对着这片黑色的虚空，静静地回忆着和她的那些过往。时间就是最好的筛子，我的一生像是一把流沙，撒在上面，一点点流逝，最后剩下的，就是最最珍贵的东西了。妍，除了和你的那些回忆，其他的事情我都记不清了。真是的，明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而已吧。又或者我该说，幸好只有几个月，这样，我就足以把每一点点都牢牢地记住。

妍，我很想你了。当我一次又一次的回忆起那些记忆时，思念会短短地褪去一瞬间，随后，又会如同这虚空之中伸出的一只无形的手一般，死死地揪住我的内心。过去的数不清的岁月，我就这样一点点过去。

妍，我还在等你哦。在这片虚空的黑暗里，在这片不知何处的地方。什么时候，才能出现一些变化呢？我又要过多久，才能再次得到有关你的消息呢？

不知道，而且我也什么都做不了。感觉不到方向，就算尝试着移动，不管飘向哪里，也都是毫无变化的黑暗，以至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移动。妍，我只能这样等着你。多久才会结束呢？

我想，也许是永远之后。

.....

.....

——过去多久了呢？现在，我竟越来越有了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好像时间在倒流一般，我的时间仿佛一点点在往回走，回到那个年少的我，回到那个未曾与你相遇的我。妍，我觉得你离我好远好远了，远到几乎永远都无法再追上你的背影。我曾觉得自己像是个被扔下的孤零零的小孩，现在竟那样的感觉也不曾有了。妍，我不是忘记了你，我不可能忘记你，只是，我真的觉得，你离我好远。

你离我好远。远得像是超过了时间，回到了我们相遇之前的模样。我觉得，那时的孤独回来找我了。那时的我从夜空里看见的沉积着时光的孤独，如今再一次向我袭来。有想要倾诉的话语，有说不完的话想对你说，有太多的事情想要做，却对如今的一切无能为力，像是

个被世界扔下的可怜的小孩。妍，你已经不会再回来找我了么？那样的话，我就只能继续这样一直一直等下去了啊。

好黑，好黑。

.....

.....

——妍，我现在真的开始觉得，我是永远都等待不到你了。

曾经的我，也曾无数次对自己说，我可能永远都等不到你了。但那更像是一种祈求，祈求如果你能听见我的这样的话，就会从遥远的世界飞奔回来找我。我一次次祈求，一次次用这样的可笑的方式给自己希望，一次次等待。

我也曾有过悲伤的奔涌的河流，有那么多的波浪。但如今过去了太久的平静的岁月，一切都渐渐淡了，河流丧失了最后的力量，变得如死水一般。

现在的我，从心底中觉得，不会再与你重逢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的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看这片黑色的世界，我无数次想起，自己已经死了。那样的话，自己是灵魂吧。那样的话，自己为什么没有去往冥界，而是徘徊游荡在这片虚空之中？

我想，那就是人们所谓的执念吧，有执念的魂，不能往生，只能作为游魂飘荡在虚空之中，成为孤魂野鬼一般的存在。

现在我想，那些深夜中飘荡的幽灵，也不知有着多少悲伤的过去。

妍，也许这就是我的最后的结局吧，一切的灵性和执念被时间揉和起来，变成一块不知何物的鬼魂。

.....

.....

——我好孤独。

但是，不是你走之后的那样的空虚带来的孤独。不是等待不到你，空有想要倾诉的话语的孤独。也不是年少时家园被毁一个人流浪的那种夹杂着青涩的和恐惧的不满的孤独。而是在这片黑暗的、死寂的、不知何处的空间里游荡了千万年后，仿佛回到了灵魂刚刚诞生时的那种孤独。我觉得自己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一般。

我感到自己即将成为的存在，不是因执念而不能往生的鬼魂。我像是个游荡在世界之外的不知何物的东西，唯一能做的，就只是看着这个世界，世界永远都不会注意到我，而我呢，就算看透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对世界而言，也是毫无意义的存在。

我不害怕，不如说，我好像回到了自己最开始的样子。感觉，灵魂自诞生之后，在世间走了一遭，染上了诸多尘埃，又于这死寂之地，洗尽铅华，只留下纯净的感觉。

妍，我的灵魂洗净后，唯一留下的与世界相关的东西，就是你了。好像，你就是世界唯一在我身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一般。或者，不如说，其实，你也是与这个世界无关的、仅仅只与灵魂相关的存在吧。这样才对吧？本来，我们之所以相爱，更多的，也一定是出自于灵魂的相似吧。

灵魂，灵魂，我从未如此清晰地认识到它。可在这仅余下我自己灵魂的世界里，我竟变得如此清明。

这片黑色的虚空，竟像是镜子一般，如此清明地映照出我的灵魂。还有你的，透过我的灵魂，我看见了你的影子。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妍，我明明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如此遥远，可我又是如此清晰地看得见你的灵魂的模样。

那到底是你的灵魂还是我的灵魂呢？甚至只是我太过孤独而产生的幻觉呢？

.....

.....



——我仍徘徊于黑暗之中。我仍徘徊于黑暗之中。我仍徘徊于黑暗之中。

我觉得，如此清明的我，即将接近一个残酷的答案。

.....

.....

——我好孤独。

在明白答案那一刻，我是如此的孤独。

其实这个答案，我早在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吧。只是，一直没有勇气去承认，没有打算去面对。

可是，时间与面前的虚空，终究还是让我得到了答案。

我的面前，并没有映射出奸的灵魂。那终究，只是我自己的幻觉罢了，只是因太过孤独而产生的幻觉罢了。

我一直希望，能有谁理解自己。希望可以遇见相同的灵魂。

所以，当我遇见奸的时候，我为我们灵魂之中相同的部分而如此狂喜。

但是。现在的我终于明白。我们终究是不同的。终究还是两个灵魂。

如今仅余灵魂的我，仅凭这一点，便不可能等到她。若是活着的话，灵魂的不同也许可以接受，毕竟是交流的对象。可当已经死去，那一点的不同，变成了永恒的鸿沟。

我和奸，终究是不同的。是两个并不相似的灵魂。终究是要走上永不再相干的道路。

当我终于明白这一点时，我感到我灵魂中的清明达到了顶点。

同时，也永远的陷入了孤独。

不可能有的，相同的灵魂。永远无法彻底被理解。

所以，才是立于世界之外的存在吧。心底的最深处的某些事物，与其他的一切都不再有关，仅仅只与自己相关而已。

所以这样么。成为，与世界无关的存在。那是我们的最后么。

.....

.....

——我是谁？不知道。

我在哪儿？不知道。

我去哪儿？不知道。

身体，轻飘飘的。

一切都感觉不到。

连眼前的黑色都要消散了。

漆黑的虚空中，飘渺地升起了一团不能为生灵所察觉的魂。她迷茫地飘荡了一会儿，从这里飘向哪里，又折返回来，重复几次后，像是终于选定了一个方向似的，慢慢地飘去，再不回头。

——感觉不到自己与世界再有着丝毫的联系了。曾经在黑暗的虚空之中徘徊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深陷黑暗的泥潭，于其中无法挣脱。但就算是，也无法否认，那时的我与世界是有着如此深刻的联系，身存于世界之中。

如今，这样的感觉已经完全消失。我与世界，不再有任何的关系。面前的虚空对我而言，只是能够轻易掠过的事物罢了。

自己终究还是成为了最可悲的存在。成为了世界之外的事物。自己，恐怕要永远这样看着世界了，直到迎来世界的结局，自己都只能这样游离在世界之外，看着它，也只能看着它。

绝望么？可悲么？孤独么？

没有。那样的感觉，全都没有了。

现在的我只是与那些一切事物都无关的、仅仅只于自己相关的事物罢了。所以，所谓的绝望、可悲、孤独，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事。

那，既然只能看着这个世界，就去看看吧。

看看这一切。

奸。熟悉而陌生的名字。

若是再次与你相遇，欣喜之情也定然不复存在。

那时的我，灵魂中会涌起怎样的变化呢？

（奸）

——该离开冥国的大门了。我感觉到了，最后一丝有关嫫的气息，已经彻底在这个世界上消散。想必她已彻底地消失，或是成为了与这一切不再有关的东西吧。既然如此，我也没有在这里继续等她的理由了吧。

其实这样也好。大概，她也是终于明白了那个答案了吧。我之所以在这里等待她，怕的就是她迟迟不能找到答案，仍然沉浸于我，以至于成为一心执念的游魂。但是既然她已自己寻到答案，我也没有什么再要做的事情了。

回想过去，自己又是从何时明白了这个残酷的真相呢？这个自己永远是孤独的真相。

那是，经历了太多的事吧，离开嫫以后。不否认，她仍是我最重要的人。但，我们永远无法触及彼此，到底是不同的灵魂。想来当初还在那个世界的时候，其实就算已经活了几千年，也到底是个孩子。为了一时的邂逅，为了她的温暖，彻底沉溺了。可离开她之后，走过了太多的世界。我们的故事，和我所见到的那些比起来，甚至都不算什么。有远比我们的故事悲伤的故事存在，有远比我们的故事更加美丽的故事存在，有远比我们相似的灵魂更加相似的灵魂存在。

但是那又如何呢。结局永远是这样。

渐渐地，我明白了这个事实，接受了这个事实。

那么，我也该走了吧。

永远地离世界而去了。

.....

.....

.....

.....

世界之外。

——咦。好熟悉的感觉。

——咦。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样的感觉。像是与自己完全同样的存在。脱离世界的存在。

——这样的感觉。像是与自己完全相吸的另一半。灵魂之中，一半相同，另一半互相吸引。

——好怀念，这样的感觉。是否曾经有过谁，在自己的灵魂中留下了至深的印记，以至于连一切与世界相关之物已失去的这个灵魂中，仍有着有一丝怀念？

——好怀念，这样的感觉。那是曾为之付出过一切的事物吧，以至于现在仍有怀念之情。

世界之外，两个飘渺的魂，在不知是近还是远的距离，相遇又离开。

也许，到世界终结之前，她们仍会这样相遇无数次。

也许，连世界终结之后，她们仍会无穷无尽地相遇，然后又离开。

悲哀么？

不，它只是存在。

（正文完）

## 初稿后记

这篇后记，大概是想说说，写这本书，是为了什么、是想表达什么。

现在回想起来，这本书的形成，实属意外。本来，没有打算表达太多的，想写的只是一篇不长不短的同人而已。可是越写，越偏离原作的内容，越写越想写自己的东西，到最后，已经跟原作没什么关系了。

那，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意义是什么。写这些的意义是什么，表达这些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最终我觉得：没有意义。其实何止是这篇文章，越想，我就越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我也不会再去深究所谓“意义”的问题了——因为，那根本就不存在，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既然失去了意义，又是因何而写作呢？其实，在原本若是有意义的时候，是没有自由的；因为会去纠结，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意义。但是，既然现在已经没有了所谓“意义”的困扰，做任何事都不再有约束了。做不做一件事，不再去管所谓“意义”，而是变为了“想不想做。”想不想做呢？想不想写这本书，表达这些东西呢？想的。所以，做了。这，大概可以算作写这本书的理由吧。

那么，我要表达的东西，大概有着几点吧：孤独与爱——少女们年轻时的最美好的感情，于孤独之中生长的爱；一些想要描绘的场景，总觉得里面藏着很多的东西，每当想起时，总会心中有一阵阵的悸动；最后关于她们的结局，又回到了最开始的“意义”，表达一种我认为的最后的结束时的模样。

先说说孤独与爱吧，算是本书的中心部分了。

不是孤独和爱，而是孤独与爱。我觉得两者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因为，孤独和爱，是两种似乎独立存在的彼此不联系的东西，只是恰巧碰撞在了一起，迸发出一点点火花罢了。可孤独与爱不同，这是一种东西，是交织在一起的某种事物——因为孤独所以才产生的爱，因为爱所以才从孤独之中暂得解脱。这样的爱，和普通的爱情比起来，我想很有差别的吧。这样的爱情，并不因喜悦之情而产生，其根源来自于痛苦——如果像普世之人一般把孤独看作痛苦的话。所以，这样的爱情，也更加沉重吧。想象一下，从出生起，身边就没有能够理解自己的人，无论做什么，到最后都只是自己一个人在承受着一切，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没有可以交流的灵魂。孤独吧，这就是所谓的孤独。所以，当终于能够有人倾听你的话语，倾听你酝酿了数十年的灵魂的冲动，或是你看见她清澈的眼眸，就觉得透过她的眼眸能够哦直达她的心底，并且所见的事物就如同自己的内心一般时——那是怎样的喜悦和感动啊。想把一切都对她诉说，想让她了解自己的全部，却又觉得什么都不用说，面对那样与自己完全相同的内心，又需要什么多余的言语呢？这样的爱情，必须要两个条件，需要无比孤独的过去，还需要她与自己极其相近的灵魂。只有这样，才能在孤独的两个灵魂之上绽放出没有色彩却无比美丽的属于灵魂的爱之花吧。

这大概就是我所说的孤独与爱吧。光是这样说也不好，看看我所见过的作品里，离这样的爱情相似的，到底有多少呢？

我想先讲讲最相近的两个。嗯，既然是灵魂的话，就不局限于女女了，虽然那些男女的作品里还是多少带了一点点让我不舒服的情节就是了吧。水仙，评分极高的一部作品。两位生命垂危的病人在生命的最后的故事，一段灿烂的冬日的回忆。孤独的灵魂，我想是了。这是两个无比的孤独的灵魂，孤独到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世界成为了虚无的存在——这正是我所理解的孤独。她们在生命的最后，决定逃离冰冷的医院和冰冷的家，开始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就是要逃走，甚至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这么做了，简直是鬼使神差一般。在经历了一段灿烂的旅途后，最后，迎来了生命的终结。非常感人，或者说，里面的那种孤独的味道我很喜欢，觉得自己能够理解；那样的两人的沉默的性格，我也喜欢。那这样的故事，算作孤独与爱么？她们的灵魂，想必是足够孤独的罢。可是，我觉得，她们的灵魂，并不够相近，甚至是离得太远，所以，彼此也只是生命之中的过客罢了。当然，真正灵魂相近的，又有多少呢？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所以，在我的这部文里，我也没能让她们拥有真正完全相同的灵魂。不过，彼此经历的孤独，确实如此真实，若是仅仅关于这份孤独的话，看着彼此，会有在雨夜里坐在灯火通明的屋内，隔着玻璃凝视黑暗的街道的感觉吧。

下一部作品就恰恰与之相反了，我说的是和谐 harmony。灵魂上，米啊哈与图安，在我看来，是如此的相近。她们同样感到世界里沉溺着的窒息，同样的为之反抗着。她们的灵魂之如此的相似，纵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却又在最后到达了同一个终点。在我的理解里，我见过的作品里面，她们是灵魂最最相近的两个人。但是，恰恰，我没能从她们的身上读出一点点孤独的味道。到底是为什么呢？要是对于世界感到窒息的话，孤独也是理所应当的吧？可她们却似乎一点也不。是因为她们灵魂深处的骄傲么？蔑视着其他的灵魂，从她们的言语里，处处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是因为她们的成熟么？从不独自在幻想的世界里沉溺，而是投身到各种各样的现实中，或是做着其他的事情，总之永远在做着些什么。又或是，因为她们的战斗或是反抗的意识太过强烈了吧？从中学时代开始，就一直在与这个世界抗争，不曾留给自己或是世界一刻的喘息时间。啊，既然是投身战斗的勇士，想必也不会孤独的吧。她们一直是与世界紧密相关的，与我所追求的离世的那种孤独，完全的不同吧。我也曾经想要过与世界有什么联系吧？可后来还是慢慢觉得，除了自己，其实找不到一点的真实，就算是自己，也没有什么真实可言。所以一切都在远去，只剩下虚无。扯远了，回到她们两人，更大的问题是，她们之间，至少在原作里，几乎看不见爱情的影子。所以，她们，我也只能归结到相似的灵魂这一类了.....

说完了这两组，聊聊其他的吧。比如说艾莉卡。那句“深藏在孤独与寂静之中的少女，第一次感受到了，恋爱的欢喜。”确实写得不错，配上精致的画面和优雅的字体，接踵而来的颤动人心的配乐，无一不令人潸然泪下。但是嘛，正如同我多次所提到的，flowers 系列里剧情和人物的深度，实在是配不上画面和音乐的精美.....这里所谓孤独也是。艾莉卡的孤独，并不是那种真的游走到了世界的边缘，归坠于虚无的那种孤独，而是——虽然我这么说有点不太好——小孩子一般的哭闹似的孤独。哭闹自己的亲人没有那么爱自己，哭闹没有人陪伴自己，一心想着谁来成为自己的伴侣。所以千鸟来之后，她们相爱了。大概就是这样感觉吧，不然，要真是孤独到了游走在世界的边缘的程度，也绝不可能在春天的时候把书放在班长的床上。所以，小孩一般的孤独，这就是我的总结吗？大概吧，我觉得她们的爱里，并不占有多少孤独的成分，最多的还是陪伴的爱情，而且是那种灿烂如夏花般的美丽。啊，多么绚烂的爱啊。不过，我真的对于这样的感情，没有什么共鸣和太多的触及灵魂深处的感动。我只觉得虚假罢了，和过眼云烟般的一时欢乐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吧。这大概也是我和其他某些百合粉丝的区别吧，对着两个漂亮姐姐亲嘴的画面如同猪叫一般的啊啊啊啊啊，我实在做不到。虽然我很喜欢百合，但是那样的接触，若是根本不伴随有更深层的灵魂上的相容

仅仅是欢愉的或是肉体的成分，我觉得实在是于男女之情无异，没有达到我觉得的两位都是女性的话才能触及更加深层的灵魂的想法。

另一个要好好说说的是千寻，我最喜欢的作品的主角，也是本文最初创作时的原型，就算是现在也可以找到一些影子的。嘛，就是很可惜吧，要是眠雪的内心或者该说是灵魂也是千寻一般的话，拿这部作品就算是最最接近我所想的“孤独与爱”的作品了，纵然孤独的程度还不太够，但是大题的框架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惜不是，说到底这段爱情里也只有一个千寻，所以比起孤独与爱来，我只能把它叫做属于千寻的“孤独的爱”，她一个人的孤独的爱。这并不是说眠雪就没有爱，也不是说眠雪就不孤独——至少在学校里，眠雪也是比较孤独的罢。但是眠雪的灵魂最深处不同，那里没有孤独的成分——那看看晴唯就知道了，一个孤独的人，怎么会能够温暖起两人的家呢。我想眠雪心底里是个温暖的女孩，我大概可以把它叫做“二十世纪末尾二十一世纪伊始时独属于中国小城的女孩的温暖”。也正是因为如此，千雪才会爱上她的吧，爱上一个温暖的灵魂，确实是很容易的事情。不过，无论是孤独的伤，还是深夜里透彻灵魂的冰凉，伤得最深的，都是千寻。连在另外两个结局里，离开这座城市，都是千寻。所以，我只能把它叫做属于千寻的孤独的爱。不过我真的好喜欢千寻，她是我见过的里面，距离我的理想最最接近的一个，纵然还有一点差异，但是我甚至近乎能够完全理解她的灵魂，理解她的一举一动。……嘛不管如何，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作品了。我之所以不太喜欢千层雪的结局，大概也是觉得，千寻若是真的和眠雪在一起了，灵魂之中的孤独的坚冰，想必也会被眠雪的温暖所融化，最后变为我不喜欢的类型吧——这样看来，我是否有点自私呢？——我是多么喜欢她独特的孤独的灵魂啊！

再说一部我非常喜欢的作品吧，Blue drop 天使们的戏曲，神作吧。不过，这个就离孤独与爱差得有点远了，无论是孤独还是灵魂的相似，都不太谈得上。不过，她们灵魂中脆弱的那部分，确实极其相似，大概也正是这一点，使她们最后走到了一起吧。嘛这部作品最让我感动的地方，是她们灵魂之中的温暖。……她们呢，大概就是应证了我说的只有同为女性才能抵达内心最深处的一对吧。嘛，确实毕竟与主题无关，说不了太多，再谈谈其他几部作品，比如利兹与青鸟，她们的灵魂完全是相异的两对，虽然这么比喻很不恰当，但是她们的灵魂已经相异到了人与鸟的区别的程度。……虽说是互为青鸟啦，但不管怎么看，灵魂上都是迥然相异的两人。所谓的孤独，大概也只有灵一个人拥有吧，也不是那种真正的孤独，只是想要陪伴的孤独罢了，我觉得，甚至比之前说的艾莉卡的孤独还要浅。而且不管怎么看，虽然我很喜欢这个角色，但，她也是一个会让人觉得沉重的女人啊。……真是难受。哦，漏了一部很喜欢的作品，lingua。吴羽仪，她的感情线有两条，一条是过去的和家教的，另一条是和林以乐的。嘛，和林以乐的话，孤独与爱也是完全沾不上半点的关系。和家教姐姐的话，大抵与孤独也是无关的吧。不过，灵魂之上，在我看来是极其相似的两人。这么说也不好吧，毕竟她们真正在一起的时光里，羽仪还不是现在的羽仪，她变成这个样子，更多的也是受了她的影响。与其说她们的灵魂相似，不如说，她们的灵魂是同源的，本质上非常的相近，安静，唯美，沉寂在时光的角落里，不声不响，做一枝静静地展开的白色的花。很让人惋惜的一对啊，毕竟受制于时代，不可能走在一起的，最后还是向世界妥协了。嘛，至少目前，羽仪还没有放弃这一切，我真心希望，在接下来的故事里（如果有的话），她能为一切带来改变。我记得我曾看过一部漫画，讲的就是中学时代明明两情相悦，却最终受制于俗世，没能走到一起，十年或是二十年后，两人中的一人仍在为这一切奔走的故事。遗憾又让人感动，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吧。接下来的那些欧美的作品，比如 Highway Blossoms 和 Blackberry honey，全是近乎傻白甜的糖，和我要讲的东西完全没有关系，可以当做饭后甜点食用。Citrus，终将成为你同理。圣母在上是一部让我有些看不懂的作品，她似乎讲了非常纯洁或者甚至是圣洁的某种感情，但是里面的人物的灵魂，我能理解的只有不到五成吧。不理解她们的行动方式、思想方式、行为语言，以及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也是了，我

还太年轻，看不懂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不过就像我曾觉得的，我和日本人终究还是完全相异的精神世界，我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理解圣母在上里的人们的灵魂吧。不过还是一部很不错的作品，这一点是自然的。那么同为三神作之一的神无月的巫女呢，反倒和我所要讲的孤独与爱有一点联系。她们的灵魂也是完全不同，但是在孤独这一点上，两人是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存在，所以想必会是无比孤独的吧。但是最大的问题是，把她们两人一起隔离在了之外，就一点也不孤独了——她们两人就成了彼此永远的依靠了。这部作品最最打动人心的地方，还是她们的凄美的爱，必将迎来的悲哀的轮回吧。在 steam 里为了凑单而购买的根神，说实在的，我讨厌这部作品。莫名其妙的剧情，人物感情在我看来刻画得是如此简陋毫无深度，人物性格除了主角稍微好一点之外也都是莫名地触到了我讨厌的点，特别是东云。而且她们把什么最重要的朋友挂在嘴边，就一点都不觉得廉价吗？真的非常让我不喜欢。啊，最后再说说刚玩过的泡沫冬景。这里面，我读出了孤独——两人皆有的孤独，程度呢，我觉得是远胜于艾莉卡，但是又还里所谓世界的边缘有一些距离的孤独吧。带有一些年代感的孤独，这种感觉，我非常喜欢。不过灵魂之上，也是两个完全相异的灵魂——不过，在大城市中同为渺小的存在，同为底层人民的共鸣之感，还是有的。怎么说呢，感觉她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归宿吧。

所谓的孤独与爱，大概就是这些了。接下来，讲讲我想说说的那些场景吧。场景的话，大多都写在约定那一章里了，那是我自己所幻想的几个世界。其实，真要说起来，本来想写的场景，只有雪原这一个而已。漫步在雪原上，抬头看是漫天的繁星，沉浸在亿万年遥远而古老的星光里，感受那种离世的孤独，四周安静无声。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可是，总觉得，只在雪原上看星星会不会单调了一点？所以加上了海，也加上了山。当然了，花这种可爱的东西也是必不可少的嘛。其实想了想，写的东西，真的还是比较单调了……不过，第二版，正在计划之中。那时，我打算开一个新的番外，讲讲奸离开之后在其他的世界经历的故事。在那里的话，想必我也可以尽情的发挥我的想象创造更多的世界吧。至于要问，写这些场景，到底是想表达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不如说，其实先于我对故事本身的构思，那些各种各样的场景早已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要是给同样的场景配上不一样的故事，表达的情感想必也会完全不同吧，所以，我觉得不能在这里妄下断言说那些场景表达了什么。星空，海洋，花朵，太阳，蓝天，白云，月亮，冰雪，和风，公路，城市，灯火，烟花，乡村，山水，……能想到的东西，远远不及所想要描绘的世界的千万分之一。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我脑海中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场景越来越多，以至于我几乎不可能将她们完全表达出来。所以，我大概也只会挑几个比较喜欢的写一些吧，比如这次的雪原。

最后还是来说意义的问题吧。我承认，第一版的结尾是很仓促，虽说整个故事本身也没有太大的起伏，非常平淡甚至是有些无味。不过我想，等到我继续慢慢修改，把每一处都恰到好处的融入情感之后，一定会变得感人的吧。你看我的主线，讲了一个流浪失所的少女为了去远方的理想乡，踏入了雪原，邂逅了生命中的最重要的人，那人许下了陪她前往理想乡的谎言，却又在即将到达前与她分开，最后只能一个人在理想乡里度过余生的故事。其实写到这里，这个故事还算圆满。不过，我为了表达我坚持的某些观点，还是描写了她们死后的事，把我亲手塑造的美丽又全都推到。（虽然无论哪一方面、哪一章现在回头看来都写得很烂很烂，但第一版主要也就是理一下脉络、想一下主题，细节的工作，还是交给第二版来做吧。）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很对，那就是人心有着自己的绝对领域，人和人永远不可能彼此相互理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如何，最后还是只会只剩下自己，甚至自己也不剩下，一切都要归于虚无，那就是唯一的结局。一切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所期待的最好的结局，就是待在一个与世界永不相干的地方，静静看着一切罢了。这就是我想表达的结局，所以我想把它写进这个故事里。不过，确实融入得太过于仓促了，不仅看起来完全没达到效果，甚至让本来就写得不好的前面显得更加烂。这也算是修改的好几个问题之一吧。

孤独与爱、想要描绘的场景、对世界的理解，我要表达的，只有这些了。但是，说实在的，还是显得太过单薄了。这样的作品若是不写得极好的话，完全不会有任何深度的吧。但就算是如此，我也想为了我的这一份作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我是完全把它当作我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投影来写的。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内心一团糟，对不对？我想，我对情感的描写可以写得再细腻再含蓄一点，故事的情节一定要巨量地增加——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毕竟在那样一片雪原之上，能做的事情也实在是极其有限。对场景的描绘，完全可以再细致一些，好好地融入我要表达的情感。故事的主线也还需要很大的润色，目前看来的确是生硬而做作。一切都需要更加自然一点。不过，我相信是可以做到的，毕竟我想要达成的心情，以及创作这部作品时的心情，绝无半点虚假。

那么，第二版加油。